

# 國畫



中國文藝協會發行

第九號 三期 第

# 大日如來尊像

弘法大師金泥曼荼羅寫  
御室仁和寺曼荼羅之內  
吉祥真摺刷 十園主人珍藏



# 藝國

中國藝術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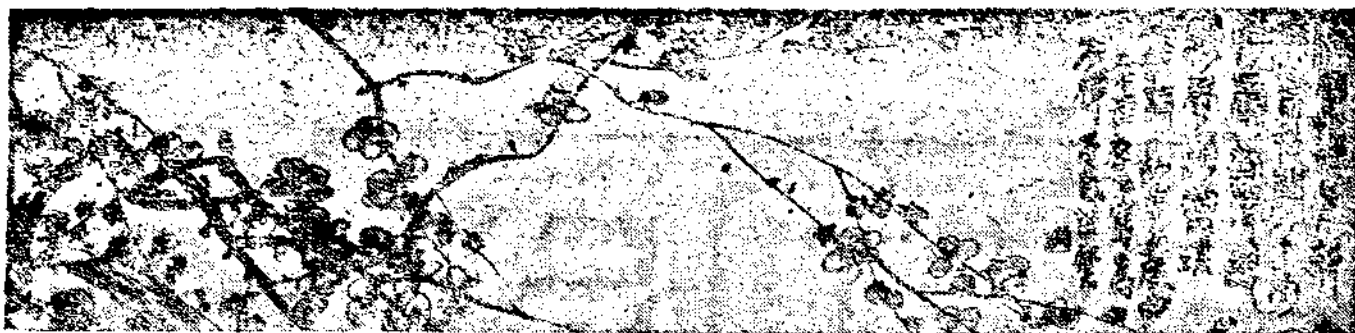


★  
第  
三  
期

★  
第  
二  
卷

九 月 九 號





庚辰九日發起冶城登高小啓..... 陳邦章 王西神 蔡哲夫 陳家士..... 一

國藝之友 題詞..... 梅思平 徐良 金國書 周伯慶..... 二

**今文選**

孔琴石次長母阮太夫人七秩開壽序..... 林柏生..... 三  
 重印守信錄序..... 李宜倜..... 四  
 十年說夢圖自序..... 王蘊章..... 五  
 庚辰上己泰淮修禊序..... 陳獻湖..... 六  
 清詞玉屑序..... 汪曾武..... 七

**名家**

孝子金鹿賓先生家傳..... 陳澹然..... 八

**遺稿**

耐充室詞話序..... 樊增祥..... 九  
 地學簡明..... 汪志伊..... 一〇  
 詩結輯雅..... 朱維魚著 曹惺悵藏..... 一一

**專著**

詩人與藝術家..... 希哲..... 一五  
 俞曲園先生年譜..... 徐澂..... 二〇  
 陳可園先生年譜..... 張江裁..... 二二  
 文學與宗教..... 津..... 二五  
 國學用書類述補遺..... 翠微居士..... 二八

**(考證) 蘇城發現宋代石刻考**

..... 祖光..... 三一

**詩詞**

采風新錄..... 東昇 蒼虬 范史等..... 三四  
 雁宕雜詩..... 寒士..... 四三  
 荷花生日壽寒翁..... 劉雪蕉 江亢虎等..... 四五  
 中秋之什..... 汪精衛等..... 四七  
 單雲閣詩話..... 單雲..... 四九





# 筆乘

金陵女狀元記..... 耐 充..... 五三  
 伶人被參二則..... 二 集..... 五四  
 燕都史蹟風土叢編..... 拜泉堂主人..... 五七

# 散文

我的故鄉..... 重 錄..... 五九  
 雨..... 禮..... 六一

# 說部

## 創作

悲喜劇..... 陸 拾..... 六二  
 夜的哀訴..... 杉 木..... 六二  
 「姐姐」..... 袁笑笑..... 六七  
 蠻子營的故事..... 津..... 六七

## 譯著

神祕的椅子..... 江戸川亂步作 柳若譯..... 七四  
 帶刺的玫瑰..... 佐山英太郎作 風介譯..... 七八  
 志夢..... 淺原六郎著 楊叔譯..... 八一

# 戲劇

學與戀 獨幕劇..... 匯 光..... 八三

# 遊記

紫金山..... 凡 人..... 八七

# 藝術

文徵明先生年譜..... 段 秋..... 九二

輪山水畫..... 白 水..... 九四

# 封面解說

..... 紫 雲 馬 午..... 九七

# 編輯餘瀝

..... 九八

# 補白

插圖一王羲之愛鵝(前封面) 大日如來像 漢代瓦當 六朝斷碑 曹槃亭記  
 杯本 十國郵票 十國集郵圖 荷香圖 山水 宋代石刻拓片 新修  
 內閣閣像錄像 文徵明像 白門新畫圖 魏造像(後封面)





# 通源鹽業公司

總公司 上海九江路五十號四樓

電報掛號 一六一六

分公司 南京建康路二四八號

電話 二一五二五  
電報掛號 一六一六

協興官鹽棧

建康路二二八號

福和精鹽號

朱雀路一〇七號

江甯同盛鹽棧

外江經銷處 句容 鼎豐鹽棧

浦六經銷處

高淳經銷處

庚辰九日發起冶城登高小啓

桂子香遙。清秋不淺。菊花節近。苦雨何多。牆屋新修。半壁話六合之表。山天共色。

廣廈憑一木之支。敬維

先生鼓吹休明。扶持和運。登高能賦。是絕代題糕巨手。落英可餐。宜及時簪萸滿頭。昔謝安與王羲之同訪冶城。悠然遐想。有超世之志。今卽於是地。煮茗雅集。分韻賦詩。笙磬同音。此會誰健。鹿鴻並顧。其樂最賢。詠白露於江皋。應不敗催租之興。見南山于籬下。何必期送酒之人。佇看織翠華裾。逐珮聲而韻。藏山絕業。共地靈而傳。

發起人

王蘊 章西神  
陳歡 湖鄰袁  
蔡 守哲夫  
陳道 量學士  
同啓

地點 莫愁路朝天宮東側。綏靖警備總隊第三大隊所在。汽車直達。登山卽冶城。卞忠貞墓在其麓。明高士史癡翁臥癡

樓故址尙存。今名史墩。

時間 夏正九月九日卽國歷十月九日午前九時至十一時。因是日不逢星期例假。故題名分韻。不欲虛費唇刻。務請注意時間。

任總隊長祖暨聞其事。特派第三大隊陳隊長預備茶點招待。



# 國 藝 之 友

土山樓殿疎風物似永嘉  
 垂蛇秦淮水習俗樸無華  
 朝暎開宿霧百丈參卑  
 街管書去個色期會  
 活桑麻走馬歷四部十  
 室九美嗟出哉終身  
 者凍餒行相加况復錢  
 占鐘匠離去室家有司  
 亦民隱救死別無他  
 丁丑夏留別口筆四首之  
 一土山忠香謝世石游愁  
 地余建仁寧新治  
 算官舍於其下亦嘉  
 在故鄉頗擅山水之勝  
 并以附誌  
 琴士先生編著國藝月刊  
 屬為題詞即錄舊作也  
 梅忍平

一紙郵傳貴洛陽鷄林  
 重譯到遺荒吾文不墜  
 種不滅賴汝費費長文統  
 先國藝月刊 徐良

單雲閣主人主編國藝賦此奉題

周伯夔

抱膝單雲閣。神游一枕山。文章揚古豔。  
 談笑破天慳。新命官無腐。勞人意自閒。  
 庾壘飛不到。寄託在刊冊。

集滎陽長潘 乾校官碑字為

# 德 藝 高 奧

國說月刊壽

金國書





孔琴石次長母阮太夫人七秩開一壽序

林柏生

觀音山迥。紅棉二月之天。鎮海樓高。丹荔一灣之地。由來淑氣。乘自山川。豈少名聞。培茲英彥。斯則毛生奉檄。不媿文人。溫嶠絕裾。還誇學者。自古迄今。實乎尚矣。孔母阮太夫人者。壯其公之淑配。而琴石先生之壽母也。竹林上姓。欽縣名家。幼即端莊。長而和順。詢余伯姊。共遵陌上之桑。問彼諸姑。自織盤中之素。裁衣議食。籍甚鄉閭。習禮明詩。翩然林下。其十九歸。壯其公也。儒雅步兵。為求快婿。風流北海。便誦通家。禮矣周南。傳珩璜之懿範。爛其韓姑。播篋宮之徽音。太夫人禮成加笄，位為同室。葛覃示惠。戴嬌與齊女並稱。樛木洽慈。季芊與孟贏媲美。一門之內。相處怡然。不徒室無交謫之言。抑亦家少內顧之慮。其事太封翁也。滄澹旨甘。勤能養志。繡繡臙脂。婉以承歡。說者謂田氏鳳卜之昌。基於孝敬。于公駟門之大。兆自祥和者已。太夫人既能逮事高堂。遂乃無違夫子。六珈偕老。伉儷情深。一襪同心。唱隨分在。荆釵推髻。洵哉德曜高風。汲綆提瓶。允矣少君遺範。方壯其公之外出也。鸞貨通財。經營銖黍。牽車服買。跋涉關河。寶氏機中。雖無回文之什。秦嘉道左。徒勞上計之行。歲月不居。困諸羈旅。家庭之樂。邈若雲霄。於是太夫人曲體所天。周旋兩婦。米薪措念。無臨時庚癸之呼。井臼操勞。鮮予室漂搖之感。居是廬而婢獲翁若。子淵之僮約猶存。造其門則秩序整然。萬石之家法具在。是為有政。命曰惟賢。取夫荆樹連枝。椒聊善衍。戲為蠟鳳。鬢齡皆對食之兒。解答楊梅。齒齒盡勝衣之子。雍雍穆穆。少長咸集。天錫其寵。韓家之四玉交輝。人發其祥。高陽之八元比威。薛誇三秀。無此蕃滋。陳美二難。遜茲繁殖。於斯時也。教以義方。期為國器。太夫人則折蘂勵志。斷杼示勤。本慈母而兼嚴師。耳提面命。以庭闈而為岸序。藏修息遊。琅琅書聲。聞諸隣舍以外。熒熒燈影。照於明月之前。凡經史之分程。皆聖善之垂訓。母心之苦。蔑以加已。琴石先生擔簦萬里。涉足重洋。以終賈之年。擢機雲之秀。既精讀律。亦善理財。司馬遷之出遊。蔚成史記。王安石之變法。原本周官。比與同官為僚。連牆通謁。作徇途之木鐸。語不猶人。為度世之金鍼。事惟求是。亞洲必大。修玉帛而偃干戈。中國復興。出水火而登衽席。凡茲理解。畢見旬宣。人第謂先生才華出眾。遭際超時。不知座右之官箴。皆兒時之姆教。功名

事業。施於一時。孝子之心。斯為不置。今者太夫人桑榆食報。五鼎具陳。翟舞垂榮。三駟同駕。固人生之幸福。而老境之慰情已。而太夫人乃安必思危。責不忘賤。澣濯之服。亦可為締。雞豚之供。不如負米。益以恩欲下逮。澤必旁流。謂孟嘗之券可焚。緩急亦情所難免。謂仲由之裘斯敝。有無乃義不能辭。是乃鄉里有喪。麥舟為助。友朋告乏。米石相期。且也雅量容人。見侍女汚衣而不怒。慈心待物。聞鄰家撲棗而弗譏。此其防禮而自持。亦與人以無忤。洵古時之賢媛。輓近之女宗也已。夏歷七月二十一日。為太夫人介壽之辰。曾見麻姑。擊麟脯於七夕。待逢月姊。望露魄於中秋。時而朱李甘瓜。人啓南皮之會。金風玉露。衆逢東海之倦。鄴縣泉生。料量種菊。廖家井溜。商略尋砂。長樂千春。奉慈軒者潘騎省之迎養。弁頭四傑。傳秋水者王子安之為父。於焉生日娛。鄉音喚。門生故吏。羅拜而問八座之起居。海客外僑。僮譯而祝三多之福壽。卷施心在。終古無傷。松柏齡修。後凋益茂。秦淮河畔。奏天寶之羽。建業城中。翥雲間之鸞鶴。雖有新亭景異。舊苑塵生。而時際雍熙。宏開壽宇。世逢清晏。同樂春臺。則十日為歡。潘妃為之。酹酒。六朝如夢。江總為之題箋。何其感也。僕等患難餘生。自嗟蕩析。憂老在念。時讀典墳。因思范滂母賢。勸與李膺同黨。孔褒親在。甘為張儉株連。此物此志。迥不可及。大抵巾幗之列。不少鬚眉。靈秀所鍾。斯生甯馨。茲也登堂公瑾。親甚同鄉。寄鮓士行。善哉有母。乃知三公祠側。昔為名宦之區。五羊城邊。今指壽人之樂。郝夫人神明自若。得天者全。曹大家禮法不逾。垂誠者遠。德星百里。猶記當年。居宅三遷。庸忘此日。爰乃含毫製紋。洒墨陳辭。如岡如陵。善頌善禱。花間勸酒。年年行樂之詩。水樹徵歌。歲歲無愁之曲。

### 重 印 守 信 錄 跋

李 宣 侗

守信錄。先君守廣信時所手編者。廣信為外曾王父沈文肅公舊治。光緒丙申。先君迎養王母沈太夫人之郡。版輿所至。瞻拜要遮。稱道文肅嬰城林夫人倚井為命事。會寶井堂成。濤園祖舅為之記。親故又掄綴以文字。並先君題識。共得八篇。因以見文肅遺澤入人之深。且久思所以釋朝廷一方之憂。而下慰父老屬望者。無若端士習通民知為本計。而時當東師既償。朝野苟安於和議之成。移放軍資。興發土木。詩人有倚嗟之傷。北門之歎。先君鑿顛曰。是再敗也。而志士感憤圖強。又欲盡廢詩書。顧新學。

先君閱之曰。夫叔造銛利。精研物化。則古遜今。我不如人。至若孝友樸忠。重廉恥。慎刑賞。此治齊不易至理。安事外求邪。呂祖謙以宋得中興。其根本深固。由文治可觀。而事功不競。在武績不振。凡闕略未備者。營進之完善。已具者。尤宜愛護扶持。旨哉言乎。爰本經史時務。課士命題。多規諷時事。激揚風化。所錄亦十數篇。合前八篇。釐為上下二卷。刻之郡齋。曰守信錄。歲久藏本無多。而索者相續。遂謀重校付印。從伯兄宣龔。又輯補編一卷附後。庚辰首夏男宣侗謹志。

# 十年說夢圖自序

王蘊章

削絹一尺。移山四圍。潑眼成翠。遊心入元。危樓欲墮。扶以雲氣。虬松將飛。乃作龍怒。鶴夢自瘦。睇山鬼以何之。梅魂不肥。詠碩人其在寐。客有見而問曰。杜陵茅屋。秋風破扉。玉谿無題。錦瑟託序。何昧天之夢夢。駭煙墨而無說也。余曰。唯唯。否否。僕之為是。固將以作無聲之詩史。訴遙怨於靈脩也。酒邊說劍。自寫其性情。却外披圖。不關夫風物。揆其旨趣。可得詳焉。僕乾隆早傾。書城幸託。篋無昌黎之三書。懷滅孺生之半刺。乃有采以虛聲。強屈記室。繫馬大功坊底。尋秋小姑祠中。紅蓮參幕。時接勝流。青門種瓜。言逢故將。洩歎秦淮之水。都是愁痕。紅燒鍾阜之霞。全消王氣。是日騎夢。其說一也。三秋賦別。江淹因以銷魂。九州可談。鄒衍從而立說。僕招隱無山。遊仙有願。荷衣蕙帶。草木徒誌夫南方。柳酒蠻花。竹枝會賡乎西域。懸崖百仞而題句及之。駭浪十重而醜酒賦之。紅鷺瓦冷。訪荷蘭之故宮。白足禪參。拜緬甸之金塔。鴻影猶雪。漚心自波。是日客夢。其說二也。士貴知己。盧翻所以興嗟。時不與我。馮唐嘆其晚遇。僕擇異荆棲。厄同楊閣。學賈則舞袖袖長。獻策則主憚薪銜。遂乃送張儉於亡命。賦仲宣之登樓。歸還。有鶴。弔鍛羽之令威。望帝問鷓。泣低頭之臣甫。感靈旗以告夢。死友謂何。思塵尾以招魂。生平已矣。是日哀夢。其說三也。急難居間。人所時有。蛾眉謠諑。或謂善淫。僕因肺腑之親。遂有懷刑之懼。輕裘緩帶。羊叔子或且酖人

。慧苡明珠。馬將軍不妨好貨。蓬心自苦。看萋菲之成章。葵足難衛。痛珠崖之尚在。障西風而終污。干春水以無端。臣質之死。匠石傷焉。是日噩夢。其說四也。嗟乎。萬感鬱於輪囷。百年驚其彈指。犬馬之齒。忽過三旬。龍蛇之變。焉知來日。亦可謂將隕之泣。無假回波之吹。已斷之腸。不煩命騷之寫矣。抑僕於斯。重有說焉。昔王筠之集。不止一官。白傅之詩。亦分五本。而朔叢書於笠澤。雪纂為勞。擬酬和於西崑。風流未歇。珠非記事。自成乙乙之穿。竹可編年。聊引烏鳥之唱。蓋自庚戌歲為涵芬樓艸叔小說月報。中間離合不常。一為前馬。再使續貂。聿至今茲。適屆十稔。夫虞初九百。嗣響云遙。孔甲二十。雜家競進。事不道於薦紳。賢猶愈於博奕。而况青鮫是吾家故物。白衣識吳下阿蒙。賣癡未盡。憐西華之單寒。銜嫁無媒。許東隣之顰咲。往往驛騎紛來。訂神交於尺素。邪許相應。託微波於寸心。蠶食而求神僊。鷄鳴而忍風雨。遂得因茲一說。慰彼四愁。尙留身外之身。更作夢中之夢。則斯圖也。其諸飄風之箭。過時而在林。皴水之面。觀河以自鏡者乎。說夢命名。夫何間然。余言未終。客歌而起。娥月窺景。如來笑人。寒飈振險。若助嘆息。援筆累款。書之圖端。後有覽者。其謂之何。

說夢圖係汪洛年吳待秋吳倉石諸人所作。此文脫稿後。淳安邵次公（瑞彭）為廣徵題詠。陳石遺先生見而激賞。題詞中有膽欲煩君駢儷筆。小詞一序為操觚之句。時石老方刻其詞集也。旋巧拔可為介。訂交於海上。則詞集已刻竣。約以拙文刻於續集。今石老次公先後作古。追憶舊遊。不勝淒感。附及之以志一

時文字相知之雅。

庚辰八月西神記。

### 庚辰上巳秦淮修楔序

陳歎湖

豚望香薰。書城餘瘦骨一把。鯨波春逝。江甸看殘山四圍。陵柏蕭蕭。而狂英亂舞。聽芸冉冉。而雜樹新髡。搖魯港之酒帘。南船安往。捫湘筠之淚影。邊馬未歸。遺老襟疎。索寬前裙之會。書客天遠。忘却永和之年。維時吳都舊壘。半是春苔。漢幟重扶。猶存遺種。陸沈隻手欲挽。上京單騎先收。殷亦有仁。黍離行邁。仙胡不學。城郭心傷。雪涕長歌。不同春燈燕子。退豪濡墨。莫賦秋柳落花。集谷音一編。杜伯原思其舊也。主月泉吟課。謝皋羽亦復爲之。顧或謂川原移易。岸谷崩遷。元曲絲哀。楊苻扑帳。巴寶賦苦。雪液添波。著心史者。棄文字而絕交遊。思故君者。聞子規而託望帝。今日梨花槍馬。江湖有李全夫妻。往時桐閣年華。南朔類劉廖父子。國殤則付騷矣。不祥其可被乎。抑知執蘭招魂。始於溱洧水上。臨河作序。事在典午轍東。渡江以還。極紛爭與危亂。邑岐之後。似豆剖而瓜分。不坐修竹之林。奚續流杯之詠。余也滄桑留命。萬感填膺。被楔興言。厥有數義。翠微南征。六軍西幸。露叢未隧。鳥道咸通。令下從亡。不及離家王粲。淪胥惜誦。苦滯入洛陸機。劫火亘天。熊羆三月。擔槍屬地。耿耿連宵。射獵南山。訶瀟陵之醉尉。牽車東渭。遇辭漢之銅仙。此應被楔者一也。周德天厭。曹社鬼謀。海國連衡。用齊州爲孤注。蕭牆變起。哭秦庭作冰山。送王十載江萍。誓將去汝。吹皺一池春水。事總干卿。遂

致巨壑藏舟。賸撈蝦之艇子。長戈指闕。晚繫馬之樓台。此應被楔者二也。滿江鶴唳。心怯草木皆兵。雙袖龍鍾。手攜生民難盡。乃有桓山刺鳥。翟泉出鵝。楚幕有烏。趙圍探鷄。戾天之鷲下上。離羣之羽差池。子遺餽餓。獨飽讓神倉之鼠。寒菹果腹。執爨手秦時之松。况復石獸夜嘶。金椀早出。池平樹古。堞圯城荒。菜麥俱焦。仲連寢失玉貌。圖書并燼。蘭成莫續哀江。此應被楔者三也。蛇生珠死。玉碎瓦全。舟服五溪。共雲山萬疊。松明六詔。指王氣半空。試問蠻語參軍。飯隅識否。會晤酒壚卓氏。蒟醬何如。千里火雲。文翁別來無恙。一篤僮約。子淵筆底太苛。有幾多遺事流傳。閒話天寶。不知從何處說起。實錄靖康。此應被楔者四也。東陵種瓜。門前栽柳。宋登子反。晉錮樂盈。說士舉火立談。肘懸六印。故人連茹競進。位伴五侯。甘陵猶是舊時。儒墨並網。中樞依然再建。姑婦相稽。邯鄲枕中。是若個糧熟夢醒。衣裳會裏。惟領袖苦唇乾。今年雪而此地寒。龜言鶴訝。流寓區亦逋逃數。燕去鴻來。此應被楔者五也。田橫島陷。屈子湘堙。陣列酒兵。卽吾亦欲張楚。腰纏肥遁。似君誰不避秦。地轉天迴。同屬傾陽葵藿。人聲犬吠。別有夾岸桃花。薇蕨誠甘。采之豈如御之名士。文移信美。作者亦佩魚之達官。既是周召共和。果爲誰家抗節。絕非湯武革命。何取塊肉託孤。落日心懸。天下皆饑者溺者。春服身試。沂水其浴乎風乎。此應被楔者六也。嗟乎。盍簪散去。麗澤莫占。風雅盟壇。穉園正如茶如火。邯鄲雜奏。青溪亦若存若亡。寂寂江關。詞客指樽前之少長。淵淵語業。吟朋盡座上之羣賢。品彙察而宇宙觀。要知修短一也。後視今猶今

視昔。曷禁感慨系之。珮聲十六人。太史應書德星聚。江春三月暮。聖人再俟黃河清。

### 清詞玉屑序

汪曾武

蠶園主人杜門却掃。寄心令慢。灌園之暇。就耳目所聞睹。著清詞玉屑十二卷以示余曰。不佞非惠非夷。不通不隱。遐思感代。瀏覽墜編。曉漏夜繁。琴言箏語。還理舊業。為遣閒愁。汪子讀而喜之。既而嘆曰。此非遣愁之為也。君給予哉。主人斂容避席曰。噫。子真知我者。其為我序之。應之曰。可。自來文史詩話。代有名家。大都摘句略事。就簡祛繁。君則肆志緝惟。導源樂府。紀事掛古。修辭獵奇。陳編專集。盈篋堆案。舉凡朝野故實。騷壇風氣。人情俗尚。幽異神靈。驚世駭俗之事。清新閒婉之句。兼收富有。博采菁英。事以經之。詞以緯之。援據精覈。吐屬雋雅。而裁紅刻翠之間。別有嗚黍傷若之感。

如絲如縷。縈繞筆端。此由仙慧夙萌。性情獨摯。乃能篇故彌新。沿俗愈雅。極盡騷人之能事。可作野乘之先聲矣。且夫名位稍遜。篇闕遂失流傳。晏叔原之深慨。燠涼之態。浸淫人於風雅。顧梁汾所浩嘆。斯編之旨。抒懷舊之蓄念。發潛德之幽光。乃至繡閣名媛。秋墳靈鬼。名章俊語。斷句殘篇。文獻足徵。網羅勿闕。昔人所謂幽蘭叢桂。奇玉特珠者與。屬稿既竟。以復於主人。主人矍然曰。審音定律。厥事綦艱。操雅選騷。則吾豈敢。子真知我者。雖然。堂下斲輪。糟魄見喻。雲門說法。裨販是詞。解人不易。自古已然。子既知纂述之深心。吾亦見撥拾之微尚。豈敢給予哉。予曰。信如君言。詞以庀史。談柄有資。事綴成文。香屑罔遺。以之作裨史觀可也。即以之為遣閒愁。亦無不可也。丙子九秋。世愚弟汪曾武序於燕京。陳散原曰。情緒紛披。辭致嫺婉。雅與騷稱。

### 百字令

姜可生

民誼部長集都中風社諸君子假水部瞻園綵排鷓鴣客園故中山王邸倚此詩感並似 翰西委員長

西園委員

雅音不作。為像想當年漢家樂府。賴有崑山傳一派。衣鉢遙承良輔。裂石新聲。繞梁逸韻。移情處。會心

非遠。抑揚應識官譜。難得從政餘閒。當歌對酒。曲顧周郎誤。尤喜羣賢翮入座。一例引商刻羽，南國笙絃。

西園水木。我欲婆娑舞。月明今夜。醉歸方值秋醑。

### 前調

姜可生

冠吾主席於中秋節邀中日軍政長官為賞月游園之會賦呈一闕

屈指今宵。喜又是秋色中分時節。高會庾樓資逸興。莫負當頭明月。刻燭詩新。揮毫氣王。座客應驚絕。酒酣一往。不知星斗斜揭。想見繁敦風流。驩游竟夕。餅陋吳均說。桂露初溥香正遠。吹滿廣寒宮闕。擲笛偕來。移床小坐。聽取歌聲發。清光延佇。翠樽休使輕竭。

名家

遺稿

# 孝子金鹿賓先生家傳

桐城陳澹然劍潭

先生姓金氏。諱元嘉。號鹿賓。浙江紹興人也。寒素讀書。天資奇孝。布衣蔬食。自處儉然。父母所需。輒百計徵求。必得乃已。清咸豐十一年。髮賊竄紹興。父他出。負母竄海濱。聞父被賊獲。則冒死入賊穴。長跪號痛乞之。賊會持不可。先生取佩刀自殺以代。賊會歎曰。此孝子也。奈何傷孝心哉。釋其父。遣卒送之歸。其誠孝感人如此。未幾。父病歿。荒亂流離。不克成喪禮。則茹齋三歲致厥哀。而躬授生徒養其母。同治十一年。母病瘳。手足不仁。則製籐輿。躬荷之游行娛厥意。病劇則深夜焚香禱天帝。封股濡藥進之。詰旦。疾良已。以此得延壽三年。其誠孝格天如此。母歿。廬墓側三年。哀毀骨立。鄉里敬之。生平律己端方。一祛崖岸。見人過則婉詞切戒。急則殫心力赴之。鄉里忿爭。片言輒決。而取與特嚴。少時或負先人逋。父歿則取券火之曰。此先志也。嘗購物於販。歸稱之。販誤稱而多與也。則訝甚。追其販而予之。其一介不欺如此。天性冲和。泊然榮利。諸子長則一課子爲兢兢。既乃澤其宗以逮其鄉里。金氏居紹興城外。曰安城村。宗祠在焉。于姓既蕃。築者鬻祠產且盡。先生深躡太息。獨起倡捐款贖之。刻意經營。始增厥

舊。於是攸學童。敦舊典。羨則給孤慈養之。光緒二十九年。國校既興。而本鄉獨闕。則命其子國書。度祠地增校舍。勸義務學堂。躬督之。以族學爲鄉里倡。更十餘年。卒業日蕃。而校風益盛。先生復就院中植桂柏。至今蒼翠蔚然。先生既歿。見者輒思慕其人不置。國書既躬庭教。隸學官。先生諭之曰。讀書貴經世。章句奚爲。國書用是精法律。自幕入官。肫然爲當道所重。祿入差豐。先生儉素如故。餘則澤乞丐貧民。雨則施簪笠。暑則給蒲葵。病則施良藥以拯其厄。改革後。國書知定海縣事。祿薄不足供甘旨。恆切慮之。先生馳書諭之曰。喪亂未甯。民生凋敝。爾能盡職。養雖缺。吾且甘之。奈何懷此戚戚也。國書治定三載。不敢取絲粟以污其親。去之日。父老流涕攀轅蓋以此。先生年近八旬。氣象淵穆。方面巨耳。隆頂豐頤。鬚髮森嚴。眉竦出二寸許。望而知爲嚴潔冲懿之士。偶與諸子述先人危苦狀。輒涕泣不忍言。諸子進肥甘。則喟然太息曰。汝大父母困絕時。糞殮且不給。吾其忍此肥甘乎。則潛然泣下。蓋其至性純結。終身如一日。曾祖諱辰一。祖諱安瀾。考諱字輝。三世均隱居不仕。配沈氏。幼時繼母患乳癰劇甚。親吮其毒活之。既



歸。則事翁姑如父母。生三子。茹素以終。伯子國綸。候選府經歷。次國書。清縣學生。孝廉方正。迭佐北洋大臣浙江巡撫幕。保直隸州知州。晉四品銜加級。增三代從三品封典。為中議大夫。妣皆淑人。民國來官定海縣知事。次國璋。長女適楊沛庭。夫歿。守節數十年。清旌節孝。次適謝子承。孫四人。先生季行。已載越郡閩幽錄。清宣統三年。浙江巡撫奏諸朝。奉旨旌表。給純孝性成額褒異之。民國五年。大總統黎公。特頒無間人言額。給褒章褒詞彰厥事。卒當民

## 耐充室詞話序

恩施樊增祥樊山

同社宗子威以耐充室詞話四卷畀余曰，知公不與人作序，求題簽足矣。度閱三日，未嘗啓封。暑夕無俚，始復展視。余讀近人詩文集罕終卷者。是書甫觀首列二表，覺其有異恆常。乃於詞學真有心得者。閱十數刻，遂竟四卷。起而歎曰，數十年來詞章之學微矣，而填詞尤甚。以吾少壯所見，若李會稽周東鷗前輩。王壬老譚復堂張韻梅陶子珍，皆深於五季兩宋倚聲之學。其次若沈東軒諸運鞠孫彥清王子常文小坡，亦皆琬琰成章，桃瓊互報。迄於今日，宿草同悲。而余亦垂垂老矣。詞話為能羣陳君所作。君曩在都門賣文，日編詞話一則，積三年哀然成帙。近乃雍其繁蕪，存其精粹，誠足以發前賢之秘要，啓後學之津梁，其得力在玉田詞源，與白石自度腔之旁注。他人讀之不解者，君一人心識之。是四庫提要所云，安知後世無懸解之士，能尋其分寸者乎。君可謂懸解者矣。詞學自兩宋以後，元人循其塗轍，差少謬誤。

國七年五月十一日。春秋七十有七。聞者哀之。

贊曰。孟子稱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於大舜見之。則甚矣孝之難也。先生足不出閭巷。迺獨孺慕以終厥身。非大孝焉能若是。吾浪游海內四十年。輒喜觀人氣象。以徵其福澤。先生儀觀敦偉。所見王侯將相。舉莫克逮。意者大亂之世。擁旆據鼎。皆出斗筲。人爵不足震天下。天乃特尊天爵。彰其氣於山澤間。藉以激人心於貞元之際者歟。嗚乎、已。

蛻崖蛾蚋，不愧名家。至明而流波歇矣。升菴膽大，元美氣。積三百年，衆作蟬噪。至圖譜盛行，宋賢平仄，幾於無字不可移換。清初作手，亦有時不盡譴嚴。紅友詞律出，痛詆圖譜，以宋詞為科律。不可謂其無功。特其意在難人於可出入者，必舍順從拘。此則其根本謬也。紅友於詞學，本未深造。其所謂律者，僅辨至去上而止。而陰陽上去入五音，未能縷晰。如夢窗之鶯啼序，傍柳繫馬，填者但以四仄了之。其實定須去上去上。美成之瑣窗寒後闕，小唇秀鬢今在否，定須上平去入平去上，方能合轍。自負如紅友，且猶不知，况與淺學家道乎。神悟若能羣，庶幾可與言矣。至於其所論列，家家導駁，語語當行。標舉名章俊語，俱足發人興奮。視近人蓮子居詞話，度越遠矣。丁卯六月十三日八十二翁樊增祥拜撰。





# 地 學 簡 明

(五)

(桐城汪志伊未刊稿)

## 過峽

相地之法。固妙於觀龍。觀龍之術。尤切於審峽。峽者。龍之真性情發現處也。未有龍真而無美峽。未有美而不結吉地。蓋龍行延長。必須多有跌斷過峽。則氣脈方真。脫卸方淨。力量方全。經云。十條九條亂了亂。若是真龍斷了斷。然峽有吉有凶。尤當細察。過峽之脈。欲其透掩嫩巧。活動悠揚。如梭帶絲，針帶線，蜘蛛過水，躍魚上灘，馬跡渡河，藕斷絲連，草蛇灰線之類。又須有送有迎。有扛有挾。護衛周密。分水明白。不被風吹水劫為吉。祝觀物八段錦云。龍過脈。認蹤由。高低脊脈莫模糊。最要兩邊生護轉。却愁一水過橫流。龍經云。莫令凹缺被風吹。切忌溜牙遭水劫。蓋龍之過峽處。其氣東聚。最怕風吹水劫。故必有護峽之山。八字之水。乃以為真。護峽山又喜合形像。

。或如日月，旗鼓天馬，貴人，金箱，玉印，垂纓，串珠，龜蛇，獅象，劍笏，戈矛，等形者。貴格也。前去必結貴地。或如倉庫廚櫃，谷堆，爛錢，辦錢，攤衣，質庫，銀瓶，蓋筋，倒疊，金鐘等形者。富裕也。前去必結富地。其有峽不全美。而左邊不足。則穴之左亦有虧。峽之右有所缺。則穴之右亦不周。及有峽中。定穴高下左右。并向首之說。皆天造地設。自然之應也。峽正出。則穴亦正。左出則穴居左。右出，則穴居右。又有正出而斜過者。則穴亦側身而正倒。透頂出脈者，則穴居脚下。脚下出脈者。則穴居頂上。峽中左砂短。則穴前左砂必先。峽中右砂短。則穴前右砂必先。池邊過峽。前途池住。乾壇過峽。逢乾壇住。石脈過峽。逢石曜住。旗鼓峽逢旗鼓住。龜蛇峽見龜蛇住。子午卯酉出脈必作子午卯酉向。

乾坤艮巽出脈。必作乾坤艮巽向。餘可類推。且其如格。有陽過。有陰過。有平地過。有穿田過。有池湖過。有草坪過。有半嶺過。有高山過。有正過斜過。明過偷過。長過短過。硬過直過。大過小過。遠過關過。又有雙峽過。渡水石梁過。大抵龍之過峽。惟欲其脈之中出。勢之飛揚。形之活動。星之秀異。護從周密。分水伶俐。迎送均勻。扛夾照應。高過而不悍硬。低過而無殘傷。長過而不受風吹。短過而脈不粗腫。闊過而不懶散。直過而不死硬。遠過而有包藏。穿田而無水劫。渡水而有石梁。斯為美矣。若或奇巧異常。有池湖。靈泉，怪石之類。尤貴。反是則過峽不美亦不貴。更或雖有護送而低不及峽。有夾而遠不及峽。前去必無融結。又一有等凶龍。迢迢而來。並不跌斷。全過無脈。直至穴場。雖有屈曲奔走之勢。然。

無峽則無脫卸。殺氣不除。必主凶禍惡逆。若抽脈落下平地。脫盡殺氣。變換而作穴者。不以此論。然平地亦有平地峽。與山峽無異。只看水分爲準。若平洋無異。亦非真龍也。故審峽之訣。爲地學關鍵。尋龍捷徑。

陽峽，凹中出脈。或凹腦坦中出脈

陰峽，其脈自頂有脊而出。或起突

曲峽，其脈屈曲活動。如生蛇渡水

• 主貴。小者尤佳。

長峽，太長則易受風。宜遮護周密

• 若長而又直。則如死脈。不吉

直峽，直爲死脈。不吉。中間有泡

者。雖直亦吉。

短峽雖不受風。亦要斷跌明白。若

模糊則非峽矣。

闊峽，氣散不聚。要中間有草蛇灰

線微高之脊。似虎項獅項則美。

兩邊名毡褥。亦謂之霞帔峽。大

富貴。

高峽，山大而斷處未至平地也。多

是人行之嶺。凡高過之峽。要護

山周密。

遠峽，大龍峽亦有數十里坦過者。

或數里塌過。亦曰遠峽。要兩邊迎送護應。此龍去甚遠。

穿田峽，兩邊田皆低。中央過脈之

田獨高。則分水明白。最吉。

渡水峽，要水中有石梁。謂之崩洪

脈。葬書云。脈界水即止。此謂

渡水何也。蓋水不界石脈而界土

脈。

邵子曰。水即人身之血。石即人身

之骨。土即人身之肉。故血行於

肉。不行於骨。血以資肉。肉以

養骨。以成身。惟氣則無往而不

通者也。

右峽九格。皆以脈言之也。而其脈

又須有蜂腰鶴膝之形爲美。蜂腰者。前

後大中腰小者是也。鶴膝者。前後小。

中腰大者是也。凡龍脈束聚。而成腰蜂

鶴膝之形。其處氣旺。結穴必近。

迎送

凡脈離山而出。兩臂有

護從之山。謂之送脈出身。亦曰送峽。

脈起頂而上。兩臂有回轉之山。謂之迎

脈過峽。亦曰迎峽。其格，有單送單迎

者。有雙送雙迎者。有有送無迎者。有

無送有迎者。其迎龍之枝。雖是逆轉迎

峽。然不可認爲逆龍。蓋逆龍枝脚一一

望後。而正身前去挺然獨出。故曰逆龍

。此則惟是枝脚逆轉一二山顧峽。其正

龍則自向前順去。隨身枝脚尤多且長也

• 扛夾

凡脈從中過。兩旁客山

，或本山特起高卓相應者。謂之扛。外

山隔水遠來護峽而相夾映者。謂之夾。

凡扛夾之山，最喜成形。左右俱有極吉

。若左右兩峯高聳峙立。又名天弧天角

。經云。天弧天角龍欲渡。

枝脚橈棹

龍有貴賤美惡之不

同。觀其枝脚橈棹而可見。蓋枝脚橈棹

。龍之分氣也。其形體各以類從故龍之

吉者。共聚爲枝脚。亦起星晨。帶貴氣

。龍之凶者其見于枝脚。亦必惡陋類凶

形。其或龍無枝脚橈棹者。謂之奴。雖

有枝脚不踴躍拔卓者。謂之弱。散漫委

靡而無收拾者。謂之虛。反背無情。而

不顧本身者。謂之逆。凶惡失利而反射

本身者。謂之殺。把拽太重而奔走東西

者。謂之劫。及有枝脚不均。或邊有邊

無。邊長邊短。邊順邊逆。邊美邊惡者

謂之病。又如兩旁垂落如拋槍插竹。臥

尸提籠。加繩如刀。加斬指斷頭。如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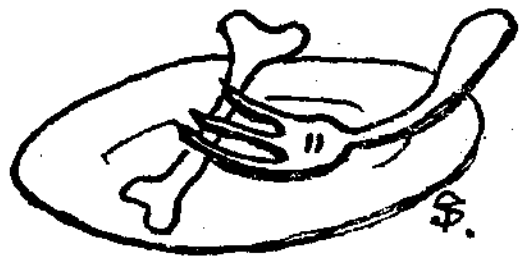
葉之亂。死蛇之靡。灰囊投算。鵝頭鷄

頭。種種不吉之形。皆凶氣之發見者也

•

枝脚對生如梧桐枝。如龍中第一貴

格。



詩 緒 輯 雅 (續)

朱維魚著  
曹悃悃識

荇(爾雅作荇) 水草也。釋草  
荇接余。其葉荇。詩疏白莖。葉紫赤色  
。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  
與水淺深等。大如斂股。上青下白。蠶  
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食。顏氏  
家訓荇黃花。色如蓴。可用為祭祀之俎  
。埤雅荇亦名懸葵。舊說藻花白。荇花  
黃。葦芳譜荇菜一名荇絲菜。一名屏風  
。一名蘆。一名曆子菜。一名金蓮菜。  
形似蓴而微尖。

葛 絺絺草也。釋草拔龍葛。註  
似葛。蔓生有節。江東呼為龍尾。亦謂  
之虎葛。細葉赤莖。埤雅葛性柔韌。葛  
生可衣。瓜葛皆蔓延相及。故親之絲遠  
者取譬瓜葛。清異錄葛為世用。花入藥  
。根參果蔬。筋備紉織。土生而具三材

。亦草中之白眉。爾雅翼食葛非為絺絺  
者。其花藤可醒酒。一名鹿藿。一名黃

斤。一名雞齊。  
菘耳 藥草。爾雅泣泉耳也。亦  
云胡菜。江東呼為常菜。形似鼠耳。叢  
生似盤。詩疏一名菘耳。葉青白色。似  
胡菜。白花細莖。蔓可煮為茹。滑而少  
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今或謂之  
耳菘草。鄭康成謂之白胡菜。幽州人謂  
之餅耳。荆楚記亦曰蒼耳。本草亦名菘  
。一名鼠黏子。俗謂之道人頭。東坡雜  
記蒼耳花葉根實皆可食。食久令人骨髓  
滿。膚理如玉。長生藥也。

苧苧 藥草也。韓詩傳直曰車前  
。瞿曰苧苧。(生子兩旁謂之瞿)郭璞



庚辰暮春獲此埤雅於秣陵童家山中  
朱翔閣拓 戈諤

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幽州人謂之牛弓。又名當道。其子治婦人生難。本草生平澤郎陵阪道中。一名勝鳥。亦謂之陵鳥。一名牛遺。列子生於陵屯爲陵鳥。車前也。詩疏一名馬鳥。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饗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芡苜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域。衛宏及許慎王肅並同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賣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馬鳥之草。即陸璣云所治難產者也。藥譜一名常輪菜。產開州者良。久服輕身明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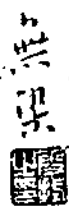
萋 萋蒿也。爾雅註疏購一名商。萋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詩疏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

藜 白蒿也。釋草藜蒿註疏藜即白蒿。繇猶白也。此蒿葉粗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葉似艾。葉上有白毛。蠶澀俗呼蓬蒿。可以爲菹。詩疏藜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游胡北海又謂旁勃。故太戴

名陳博質甚粗得於林陵產於山  
共口方惜皆殘斷先留時懷寧



方朔小東嘗取以書體證之  
當亦亦朝道物托奉 馬下與子長



禮夏小正傳藜由胡旁勃也。爾雅藜由胡未詳。釋草藜之醜。秋爲蒿。疏醜類也。言藜藜我之類。春始生。氣味既異。其名不同。至秋則皆呼爲蒿也。

蕨 山菜也。釋草。蕨藪疏蕨一名藪。初生無葉。可食。詩疏周秦曰。蕨齊魯曰藪。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埤雅蕨狀如大雀拳足。又如足之蹶。故謂

之蕨。俗云好生者亦類雞脚。故名雞也。格物總論蕨如紫草。莖亦青紫色。末如小兒拳。二三月山中人采作茹食之。釋草葇月爾註即紫葇也。似蕨可食。廣雅即謂之蕨。非矣。

薇 蔬屬。釋草薇垂水。疏草生於水濱。而枝葉垂於水者曰薇。詩疏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

可爲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本草薇有二種。生原谷似柳葉者。白薇也。生水旁葉似萍者。薇也。集傳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本草紫葳似蕨。有花而味苦。謂之迷蕨。月令廣義薇卽今灰條菜。紅者佳。白者蛇灰有毒。演繁露說文云。薇似蕨。蠶豆葉也。豆葉本圓而未尖。皮微皺澀。薇葉與之肖。山中極多。俗呼苦遮。味苦。以葉火肉最諧宜。其苗春則山中盛發。至秋老硬。然不萎死。雖雪中亦可采也。小雅采薇之詩曰。薇亦作止。謂春而苗茁也。薇亦柔止。謂及其夏而天脆也。薇亦剛止。謂霜降而苗葉堅勁也。

**蘋** 田字草也。釋草萍萍。其大者蘋。註疏水中浮萍。江東謂藻。本草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形者蘋也。俗呼破銅錢。一名四葉菜。一名菜苜。生水者曰蘋。生田中者島蘋也。晏元獻殊曰。蘋葉圓而小。花始生。俗呼爲水照。以類鑑也。其花五出。黃細而香。感於中夏。無飄零。西陽雜俎太原晉祠冬有水底蘋。不死。食之甚美。吳興志。白蘋洲在苕溪東南。越女采蘋之處。

**藻** 水草之有文者。釋草蒼牛藻。註江東呼爲馬藻。詩疏生水底。有二

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埤雅生與萍雜。至秋則紫。今俗謂之馬藻。亦謂之紫藻。羣芳譜水藻葉長二三寸。兩兩相對生。卽馬藻也。聚藻葉細如絲。節節連生。卽水蘊也。此草好聚生。故言蘊藻。蘊訓聚。俗名鯁草。又名牛尾蘊。郭璞注三蒼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今人寸斷五色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蒼草。用以飾物。卽名爲蒼。張敞名之曰緹。埤雅萍藻之藻浮。蒲藻之藻沉。

**白茅** 草之似茅者。釋草。孟狼尾。又薺杜茅。註白茅屬。疏一名薺。一名牡茅。一名孟。一名狼尾。今人以之覆屋。毛詩註茅之始生曰黃。柔而白也。本草白茅根名地筋。一名土筋。蘇頌曰。春生茅。布地如針。俗謂之茅針。亦可噉。格物總論茅叢生。根茹相連。葉長三四尺。生荒野間。野人刈以覆屋。莖有毛刺者。曰菁茅。本草李時珍曰。白茅俗呼絲茅。其根甚長。白軟如筋而有節。乾之夜視有光。故腐則變爲螢火。

**葭** 葭之未秀者。邢昺疏一名華

。卽今蘆也。漢書註。葭其筒中白皮至薄者。西京雜記葭蘆之未解葉者。謂之紫葭。本草綱目蘆葉抱莖生。無枝。花白。作穗。似茅花。根似竹。其節疎。蓬 流草也。師曠曰。歲欲流。流草生。謂蓬也。說文云。草鬻彫蓬。蓬。疏釋蓬蒿也。草之不理者。種類非一。故有鬻彫蓬。蓬。埤雅。其葉散生。末大如本。故遇風輒拔而飛。詩首如飛蓬。註蓬華如柳絮。而飛如亂髮。

**匏** 壺盧也。埤雅。長而瘦。長上曰瓠。短脰大腹曰匏。匏苦瓠甘。似匏而圓曰壺。亦曰壺盧。古今注。壺盧匏之無柄者。本草。壺酒器。盧飯器。此物各象其形。故名。俗作葫蘆。魯語。叔向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註。言不可食。佩匏以渡水也。捫蝨新語。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壺圓而善浮。故腰之以渡水。爾雅瓠樓辦瓠中瓠也。一名瓠樓。碩人詩作瓠犀。人之齒美者似乞。瓠苑。瓠亦瓠也。瓠其總。瓠其別名也。詩疏瓠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煮。極美。河南及揚州人恆食之。小雅幡幡瓠葉。采之烹之。



## 詩人與藝術家

希 哲

詩人和藝術家是人類社會里缺不了分子。自有人類以來，爲了求生存起見，大家組織起家庭，社會，國家種種的制度文物，以求生存上的便利。然而也就爲了有這些不自然組織，人類生活反失天然的美趣，感覺到枯燥和煩悶。於是有一班人因爲受不住這種不自然的生活，大聲疾呼的要回到自然中去。雖則他們在事實上不能夠把這個世界送回原始的自然中去，他們仍然要努力把這種不自然的生活美術化，自然化的。他們有的便去嘔吟詩歌，將人心深處的祕密，希望，憎愛，一一用美妙的的方式，陳現在大眾面前，使大家因不自然生活所束縛的情緒，得藉詩歌的吟誦而解放。還有的去研究繪畫，彫刻，用一架石像或一幅帆布來暗示人生的究竟，叫我們的精神融合在這些藝晶里，去忘掉不自然生活的苦痛。更有的去研究音樂，希望把類人的微妙的情意，靠琴弦的顫振，打動大眾的心扉，藉以調劑麻木生活。這些人便是詩人和藝術家。

現在要說的，只是這些詩人和藝術家中，最爲我們所認識的幾個西洋近世的天才而已。我們從他們的生活中可以得有一點關於他們的瞭解。特別是青年人，最應該多讀些前人的傳記，多明白些前人的生活，因爲不僅可以了解他們著作的時代和背景，且可作爲一種「借鑑」，好叫我們知道這些

已往的人所以有一點成就，大半都是要用下一番苦工才能奮鬥得出來，並不是生下來便是詩人或藝術家的。

### 1. 沙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沙士比亞是英國施脫來福 (Stratford) 地方的人，父親是一個商人，兄弟姊妹一共有五個，他是最長，幼年的時候同在市里的小學讀過點拉丁文和希臘文，並不會比他的弟妹們多受過什麼高深的教育。

十七歲那年，他和一個比他要大八歲的姑娘結了婚。不久以後就生了第一個孩子，再一年之後，又得了一對孿生子，以後這位年青的父親便離開家庭，到倫敦去加入一個戲班里做戲。從那時起，他漸漸學得許多戲劇上的經驗，後來還兼做了一個班子的經理。他的營業很成功，不久以後，倫敦的一個著名的戲院也有他的股份了。

但是演戲和領班只是他的營業，不是他的事業。他的事業是那些不朽的著作。二十歲的時候他已開始寫他的劇本，但是現在我們所熟知的那些名劇，都是他中年以後才寫成的，威尼斯商人 (Merchant of Venice)，哈姆來脫 (Hamlet) 等便是他四十歲後的著作。李亞五 (King Lear), The Tempest, Julius Caesar, Antony and Cleopatra 等都是他五十歲時的作品。他的晚景很好，那時已有五百鎊一年的收入，這個數

目在十七世紀的初年，對於戲劇家是一筆很大的進款。但是不幸就在寫完這些劇本兩年之後，便因熱症逝世。

七年之後，他的第一版劇曲集才和世人相見。

沙士比亞是一個丰姿秀美的人，但是我們現在對他的印像，只是從記憶中遺留下來的，因為他生前會否請人替他畫過像片，還是一個疑問。不過僅就他死後藝術家為他所做的雕刻和畫像上看來，他的淺棕色的眼睛，紅棕色的髮鬚，配上一副奔奔動動人的面容，也夠人想像了。

他表現於他的著作的，不只是一個時代的反映，一部分人性的呈露。他的偉大在他的永久性，普遍性。雖然在三世紀後的現在，他的劇曲仍然叫我們心靈沈醉，一些也不減於當時的觀眾。有的批評家說，最偉大的文藝和美術作品決不反映牠們的時代，在沙士比亞的作品里，我們找不到依麗沙白時代的特性便是為此。這種偉大作品是無時代性的，無國界的，無論那時代那地方的人讀了，都能給你心靈里灌輸進奇妙的感覺。他作品中的人物，只是赤裸裸的男或女，任你給他們穿上那一種的衣服，總掩不了內藏的真情真性。但是沙士比亞所表現的人物却又不只是代表人性中的一部分，他遺傳給我們的，決不僅是恩怨的報施，或者僅是慈愛的溢露，他所表現的是人性的全部，我們在他作品里，可以見到人世社會里的一切，他並不會告訴我們說他作品中的社會是那一個時代那一地方，他只是永恆的指示給我們看這個社會里包羅着的是何等完全而又何等真實。

他的寫作技巧也是那上乘的。在他全部第十七部戲曲集里，他能夠用極不雷同的方法表現出其間多多少少的英雄豪傑來，使他們一個有一個的性格，風範，彼此不同。我們在近代人的著作里常常容易發現其中的主人翁，千篇一律都是

一模一樣的性情脾氣，但是沙士比亞決不會把他自己渲染到他的的人物身上去，他的人物都是一個個活人。他的技巧越到晚年越有精彩，人物也越生動，我們很可惜他不再多活幾年，不然從後世批評家那里，又可以多聽到許多關於他的讚美了。

## 二、密爾頓 (John Milton, 1608—1674)

密爾頓是英國十七世紀中繼沙士比亞而起的偉大詩人之一。他生長在倫敦，家境很好，幼年時候受宗教的陶冶很深，又喜歡詩學，像那些中世紀的騎士的浪漫故事，以及荷馬 (Homer)，佛及爾 (Virgil)，但丁 (Dante) 的詩和聖經等都是他百讀不厭的，這些詩書深印入他的記憶中，影響及他日後的著作很大。

十六歲那年他被送入劍橋大學，在校中以詩文見稱，二十四歲得文學碩士學位。那時他很想投身為教士，但是為了酷愛自由，難受教內束縛之故，沒有做成。他對研究文學之心因而愈感，他已能用希臘文拉丁文讀荷馬但丁諸人的原書，他還不滿意，於是就着手學希伯來文，想讀原文的聖經。讀書之餘，他還想出國旅行以充足其學識，所以在他母親死後，二十九歲那年出發漫遊。

他先遊法國，會訪問過當代大學問家格老秀斯 (Grotius)。繼而到意大利遍遊比薩 (Pisa) 及佛羅倫斯 (Florence) 諸城，而且幾次會過物理學家蓋利里奧 (Galileo)。最後到羅馬，羅馬是當時文藝美術的中心，密爾頓大受薰陶，古堡，名畫，危柱，遺石竟將他鍛鍊成一個完全的詩人。

不過密爾頓的偉大不僅是一位詩人，而且是一位政治運動家。那時正是新教運動最激烈的時候，人人都反對舊教的國王，他那時一支筆也不停地在寫小冊子之類來攻擊舊教。



結果新教勝利。

四年之後他就結婚了。但是結婚之後的生活却不很好，結果他的妻子竟不能和他安居而回到娘家去了，他也有離婚的表示，因為他的妻子和她的母家都是舊教，自然和他處不下的。

他對舊教國王查理一世 (Charles I) 的處死，以為很應該，並且做文章來解說這樣處置的適當。以後他就做了克郎威爾 (Cromwell) 的秘書，克氏是當時新教的首領，掌國政大權，密爾頓因此也頗有政治上的聲名。

一六六〇年英國舊教復辟，查理二世 (Charles II) 回復王位，密爾頓幾乎入獄，結果雖然被赦免，過着後半世林泉生活，不幸又遭失明之痛，兩眼不能見物。然而就在這樣失意悲慘的時候，他的不朽名作失樂園 (Paradise Lost) 和樂園復得 (Paradise Regained) 才產生出來。

但是密爾頓這些不朽名作之為世人認識，還在他身故之後。在當時，人家所知道的他，只是一個政論家，一個政客，一個克郎威爾的上賓而已。他晚景之寂寞，可從查理二世和一個公爵的話中見之，公爵問他說：「什麼！你竟讓這個老東西不吃點苦頭？」查理答道：「他苦頭已經吃夠了，又窮，又老，又瞎了眼！」

### 三、哥德 (John Wolfgang Goethe, 1749—1832)

現在的年青人大概都知道有一本小說叫做少年維特之煩惱的，哥德便是這本書的作者。

哥德生在德國的佛蘭克府 (Frankfort-on-the-Main)，幼年的生活很好，到成人後家境衰落，便只能過着勉強維持的生活。十六歲入來比錫 (Leipzig) 地方的大學，能用希伯來原文讀聖經，對於文學的興趣從小就很豐富。三年之

後升學到施德來斯堡 (Strasbourg)，習法律，因為他的父親希望他學法律。但是施德來斯堡地方竟給他許多詩的藝術的涵養，古色的教堂，還帶有中世紀風格的城堡，城下滾滾北流的萊茵河，以及濃密的森林，織成他的想像世界。二十二歲那年他得了法學博士的學位，就到當時德意志帝國聯合議會所在地的慈惠拉 (Wetzlar) 去做律師，但是第二年就回佛蘭克府的老家去了，在家又住了四年，這期間，他開始他最初著作 *Genie* 的問世。

隨後就是少年維特的出版。這部一出之後，立刻使全德意志撼動，青年們熱狂的傳誦，水濱柳下到處可以看到年輕人們的夾帶里都有這麼一本書。翻譯哩，做作哩，演劇哩，註釋哩，漸漸如傳染病似的全世界的青年都捲入「維特熱」里去。很奇怪的，哥德不僅是個文學家，法律家，而且是一個科學家，雜特出版後他就住在維馬 (Weimar) 居住，前後十一年之間，他會有關於植物學上重要的發現。三十九歲，這位廣博的詩人就出發他的漫遊了。他在意大利，遍歷羅馬，拿坡里 (Naples)，佛羅倫斯，和西西利 (Sicily) 諸地。這次遊歷在他日後的著作上很有重大的影響。

他和當時詩人席勒 (Schiller) 很有友誼，彼此得益不少。他的最煥發人口的巨著浮士德 (Faust) 的出版，已在席勒逝世二年之後，但是席勒確會給他許多有力的激勵和活力。這部浮士德決不是頃刻間可以寫成的，有人說至少在作者心中已孕育了五十年之久。其中一部分是他在瑞士旅行時所寫，而全部結構之意識，還是他在大學時代所形成的。浮士德對於哥德，猶失樂園對於密爾頓，可算是他畢生最光榮的傑作。

年華易老，哥德的春秋也隨他的著述而增進，可是他的

創作活力決不少衰。他有一句座右銘道：「不慌不忙，不休不止。」很可看出這位八十三歲老頭的安閒和進取的精神。真的，他臨終的時候還是握着筆坐在他書桌旁的安樂椅上，他昏昏的看見一張紙條丟在地上，還問道，怎的將席勒的信這樣不小心丟掉，問完了，他就漸漸沈睡下去，嘴里隱隱還可聽見在喊着「光明，再多點光明！」這就是他與世長辭的別語，也是他走入黑暗的死域前最後的希冀！

哥德一生的特點在他的廣博，他對於各樣的智識都感覺興趣和不滿足。他的生活可以說是科學和藝術的混和，他對內心企求詩的安慰，他對自然喜歡觀賞和考察，所以他是一個多方面的人，很難說他在什麼方面是最偉大的，即便在詩文方面，他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為「生的悶脫派」(Sentimental School)之鼻祖，而浮士德則是一部教條，我們只有總合起來稱他做「近世最偉大的智囊。」

#### 四、拉飛爾 (Raffaello, Urbino)

拉飛爾是十六世紀初葉最偉大的畫家，一直到現在，我們還可以說很少有人能夠望其項背的。他生於意大利中部的歐平奴 (Urbino)，那時還隸於教王領國 (The State of the Church)。他的父親是一個頗有聲明的畫家。不幸在他八歲的時候死了母親，十二歲時候又死了父親，於是這位天才在小小的年紀就不得不飽嘗飄泊孤零的滋味，他投奔在他的舅父家里。

拉飛爾幼年時候會受過什麼教育和訓練，很不清楚，大約最初由他父親教了他一點繪畫的知識，以後又從歐平奴地方一個很著名的畫家習過業。他那時的作品已很有可觀，現在還有留存在梵底崗 (Vatican) 和米蘭 (Milan) 等處的美術院里的。

他二十一歲的時候會遊佛羅倫斯，研究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和馬沙西奧 (Masaccio) 的傑作，從這些名家作品里，他日後的作風很受影響。在佛羅倫斯他住了四年，和當地一般作家都有來往，他的藝術也因而愈精。這時期他很有許多著名的作品，到現在還保留着。那時的教皇裘理阿二世 (Julius II) 是極醉心藝術的人，聞知拉飛爾的大名，便極恭敬的請他到羅馬城去做宮庭上賓。他在梵底崗一帶的宮殿里留下不少精美的手筆，在畫學史上，為羅馬學派最鼎盛的一期。

不幸這位短命的天才竟在三十七歲上死於羅馬。說起他這枝筆真是不滯板而高潔，佳作之多又是其他畫家所不及的。在他的作品里，批評家說，可以看出人類高超偉潔的情緒在流露着，他不僅只給你一幅悅目的繪畫，還給你心靈上一個偉大神秘的暗示。

他的身材不過五尺八寸高，一副很有規則，很和氣的臉孔，眼髮都是棕黃色，全身的姿勢也很合度。不過很長的頭頸和較小的頭以及荏弱的神氣倒是短命的預兆。

#### 五、悲多汶 (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8)

悲多汶的大名知道的人很多，他是十八世紀和十七世紀中間的大音樂家，生長在德國萊茵河畔的旁恩 (Bonn) 地方，幼年時候幾乎沒有關於音樂的特別涵養，後來跟了兩個音樂家學習。才漸漸引起了對於音樂的興趣。這位天才的發展是很足驚人的，到十一歲時候居然會很熟練的應用鋼琴，但是因為耽於音樂，對於他自己的教育，非常疏忽，到二十五歲才注意文學的研究以補救專習音樂的弊陋，他很喜歡讀德國大詩的作品以及荷馬，佛及等希臘詩歌，還在他十八歲時候，他到維也納去學習音樂，但是不久，就因他母親的

病故而回鄉，那時他兩弟尚幼，他留家處理諸務，到二十二歲兩弟都已各有職業，就重去維也納，以後除了短期的旅行而外，可以說沒有離開過。他在維也納最初五年的居住，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快的時期，他的特殊天才為社會所歡迎。不過當他初到維也納的時候，也曾一度不甚得志，那時他對於和聲和作曲尚沒有多少研究，所出版的曲譜也賣不出多少錢。不過以後自從得了奧大利政府的年金之後，他的生活才漸漸改善而藝術也逐漸進步。奧政府給他年金有一個條件，就是不許他離奧國，原是收羅人才的意思。他因為有了生活的保障就在維也納鄉下靜心做製曲的研究。

他有一個很古怪的脾氣，非等到全部曲譜在他腦子里都已孕育完全後，決不輕易寫下一個音符，等到寫下後，又非到完全滿意為止，決不停止修改。這種脾氣使他的藝術進步很慢，在維也納的藝術界里成為著名的作曲家。但是不幸他的雙耳漸漸失聰，終至不能聽聞，這給他極大的打擊，你想想如果一個音樂家失掉了耳朵，還成什麼音樂家呢？他因此感到極度的悲傷，終日苦愁怨之中。

遭了這個打擊，他的性情也變了，從前是和藹可親的，歡喜接待賓客的，現在却變為冷肅的，悲愁的，怕見這種訪問者了。他甚至遷了家，避開他們的纏繞。數年之內，他天天都在這樣孤獨悽慘的環境里，只作了寥寥幾個新曲。但是不幸的事情還接二連三的奔向他來，他有一個姪兒，跟他在維也納讀書，因為學校考試失敗了，就想去自殺，雖然沒有自殺成功，却犯了奧國的法律，政府於是命令悲多汶帶着這個姪兒出境。他們一同回到他的兄弟處暫住，可是他的兄弟境况很壞，他不久又只得回維也納去，在路上正逢着冷濕的

天氣，那時悲多汶也有五十多歲的年紀，就得了傷風的病，漸漸又變了肺炎，繼又生了腫脹的病，於是這位天才便不得不在五十六歲上與世是辭。

終悲多汶的一生，不曾結過婚。當然，不曾結過婚的人未必就不了解溫柔的感覺。悲多汶之所以成為大音樂家，就是靠他一張極富感覺性的心弦，和一張極能表達心緒的琴弦。一絲絲輕微的情緒，都能吹動他的心弦，粗壯偉烈的感情自然更能在他的心弦振出排山倒海的回響來。不但如此，他心弦所奏彈的情調更能以「波震奴」的鋼絃轉達給人們，他的名曲都是這些經過鋼絃傳佈的內心的情緒。

悲多汶於音樂詩歌之外，還嗜歷史，他的讀書始終是很強烈的，對於政治，也很有興趣，而且是贊成民主主義的；對於當時的怪傑拿破崙極極欽仰，曾經做過一支曲，寄托他的欽仰之心。但是後來聽見他要做皇帝了，又立刻取消他的敬意，將那支曲的第二部改成了送葬哀音，表示他對於這位不可一世的英雄已失信仰之意，並改這支曲為「英雄曲」(Heroic Symphony)。

有人在他的晚年去訪問過他，看見他是矮矮厚厚的一個漢子，圓圓的肩膀，丰滿而紅色的臉孔，一雙眼睛，倒很明亮，厚而且黑的頭髮散在他特別大形的頭上。在外表上我們實在不相信他就是作那樣有魔力曲子的作家。他好像很留心聲響一樣，活現出一種耳聾者神經過敏的狀態。他只能和你很興奮的談一分鐘，接著便靜默下去了。從他的靜默里以及聽神經過度的敏銳，我們可以看出這位大音樂家的晚境是如何的可憐！他的精力因耳聾之故消磨盡了，再也不能振作起昔年的風情，只能在無言的靜默里重溫着雄偉的交響曲！

# 俞曲園先生年譜(三)

溧秋徐澂謹輯

光緒四年(戊寅)五十八歲 四月，先生門下諸弟子，為先生建俞樓於西湖孤山之麓。八月十四日，姚太夫人病逝，即合葬於金鵝山儀伯公之塋。先生選註經精舍課藝之佳者，刻為註經精舍四集。潘心素(會塋)卒，先生為志其墓。(馮竹儒煥光卒)

光緒五年(己卯)五十九歲 春，先生偕姚夫人同往杭州，居俞樓匝月，時彭雪琴亦在西湖退省庵，遂為孫陸雲行納采禮，以金玉二釵為聘。四月，姚夫人逝世，先生奉其柩仍至俞樓，悼亡歌哭，有「月到舊時明處，與誰同倚闌干」之感；即以「月到舊時明處」為註經精舍是月望日賦題。先生以姚夫人遺言，願葬杭州，乃買地於右台山下。五月，窆地空棺，先生亦自營生曠於其左。鎮海縣志成，邑宰于印波乞序於先生，先生為作序錄一卷。

光緒六年(庚辰)六十歲 先生門弟子徐花農入翰林。先生於姚夫人忌辰。焚寄一詩，末云：「只有門牆徐孺子，新登慈榜大羅天。」花農從游最早，相知最深，故先生期之最切。五月六日，為儀伯公百歲生忌；先生設位家祭，並禮佛於金積寺。先生於春在堂西南隅，添築小竹里館。先生於右台山買地，構屋一區，是為右台仙館。門外築書塚，埋所著書之稿，館中設兩位，左曰曲園先生，右曰

曲園夫人。嘗戲人語人曰：「安知異日不為右台山中土地公婆乎。」並以姚夫人生前居處曰茶香室，即以其名榜於館中臥室，命長女錦孫書之。先生既葺右台仙館，乃著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而茶香室叢鈔，亦開始於是年。

先生湖樓無事，因於曲園雜纂之後，又編定易窮通變化論，周易互體徵，八卦方位說，卦氣補考，詩名物證古，禮記鄭讀攷，禮記異文箋，鄭君駁正三禮攷，九族攷，玉佩攷，喪服私論，左傳連珠，論語鄭氏義，續論語駢枝，論語古注擇從，孟子古注擇從，孟子高氏義，孟子錢義內外篇，四書辨疑，羣經臚義，讀文子，讀公孫龍子，讀山海經，讀楚辭，讀漢碑，讀昌黎先生集，讀王觀國學林，讀王氏稗疏，莊子人名考，楚辭人名攷，駢韻，讀練輯解，廣雅釋詁疏證拾遺，著書餘料，佚文，佚詩，銘篇，玉堂舊課，廣楊園近鑑，壺東漫錄，百哀篇，詠物十一首，五五，枕上三字訣，廢醫論，九官衍數，金剛經訂義，一笑，說俞，俞樓經始，為俞樓雜纂五十卷。先生門人陳子宣(祖昭)援朱竹垞(彝尊)鴛鴦湖權歌例成西湖權歌一百首，就正先生，喜為之序。十二月十六日，先生為孫陸雲娶婦於彭氏。(勒少仲方錡卒)

光緒七年(辛巳)六十一歲 清以後三日，汪柳門(鳴鸞)徐花

農過右台仙館小飲，復同游法相寺，先生得斷瓢，有福壽二字，攜歸，作歌紀其事，知者甚衆，花農爲刻名山福壽篇。吳叔和比部爲先生築伴坡亭雲松閣於俞樓之後，有軒高敞，徐花農題曰「小蓬萊」先生因作小蓬萊謠二百首，有以便面求書者，輒書此詩以應。八月先生長子紹萊卒於天津。姚夫人有孤姪，名祖詒，自幼育先生家，是年十月爲娶婦於杜氏。譚文卿自浙撫擢甘陝總督，先生賦詩贈別。（杜筱舫文瀾卒）

光緒八年（壬午）六十二歲 四月，先生葬長子紹萊於右台山姚夫人之塋左。先生以姚夫人遺齒，並已墮齒一枚，合瘞孤山之麓，題曰「雙齒塚」。先生以衰老多疾，戲作小詩，布告海內，以是年八月爲始，停止作文三年，凡以碑傳序記求者，概不應，然總不能謝絕。冬，日本國人以其國詩集一百七十餘家寄先生，請爲選定。十二月先生次女繡孫卒於杭州。

光緒九年（癸未）六十三歲 春，先生至杭，向塔許子原索繡孫遺稿，云：未死之前，已自付一炬，惟子原尚有記憶者。先生合舊存繡孫手寫之稿，得詩七十五首，詞十五首，寫而刻之，題曰「慧福樓幸艸」「慧福樓」乃繡孫居室名。夏，先生爲日本國人選定詩集四十卷，及補遺四卷，爲日本選詩總集之始。秋，先生編刻話經精舍五集成。陳子宣成鑑湖權歌百首，先生又序之。先生於右台仙館，又築屋三楹，其中一室，供奉高會祖父之位，春秋祀之。先生長會孫女璣寶生。（吳平齋雲卒）

光緒十年（甲申）六十四歲 先生孫陸雲應縣試，先生親送赴浙，以故里無家，舟居幾及兩月，陸雲縣考第一，府考第二。日本大藏省官學生井上陳政（字子德），游學中華

，願受業先生門下，先生謙辭不可，遂留之。四月吳平齋葬於吳縣某山，先生爲銘志其墓。潘伯寅（祖蔭）以峨嵋銅佛贈先生，銅廣一尺，修五寸，鑿佛十八尊，先生以其色黝黑，不類銅，讀范石湖（成士）吳船錄，知峨嵋有三千，鐵佛殿，因疑此鐵佛。虎丘新築擁翠仙莊落成，楊見山（峴）有記，林海如（福昌）有圖，先生有詩。冬，先生又於吳下得「福祿壽」古甌一方。

光緒十一年（乙酉）六十五歲 春，先生赴杭州，道出唐西，於超山報福寺看宋梅，小飲香雪樓中。五月，先生長孫陸雲應院試，以第一名入學。八月，李眉生（鴻裔）卒於蘇城網師園，先生與之同出會公門，又同寓吳中甚相得，爲文以銘其墓。九月浙江鄉試榜發，陸雲中試第二名。十二月十七日，先生次會孫女璣寶生，十九日洗三，適彭雪琴自嶺南還，先生薄治湯餅，小集賓朋，蘇撫衛靜瀾演撫譚序初（鈞培）皆在座。先生編刻話經精舍六集成。（左季高宗棠卒）

光緒十二年（丙戌）六十六歲 二月，先生親送長孫陸雲航海入都，應禮部試，抵京，寓潘家河沿；張子青相國徐壽衡侍郎皆來訪，徐花農以去秋闈中得士十七人，授門下門生之列，謁先生於寓廬。出都南旋，過天津，晤李少荃相國，話舊甚歡。十月初六夜，杭州話經精舍失火，話經精舍選刻之四五六集書板均燬，時先生在杭，居右台仙館。吳清卿奉命勘定中俄邊界，立銅柱識之，以銅柱拓本寄先生；先生爲仿秦刻石體題之。

# 陳可園先生年譜 (五)

東莞張江裁編

咸豐十一年辛酉先生二十五歲

六月生男名安平。先生有詩志喜。詩曰。豈真抱送釋迦臨。連試啼聲喜不禁。得子敢云萬事足。添丁聊慰二人心。名花未老紅垂翠。喬木初成涼有陰。獨恨未令大母見。一回追憶一沈吟。先生是歲始與來安詹小亭訂交。

七月清文皇帝在熱河升遐。殺皇帝嗣位。奉兩宮皇太后還京師。八月朔。日月合璧。五星連珠。

同治元年壬戌先生二十六歲

春山東撫賊東下。漕督吳棠禦之清淮。會僧王大軍追至。賊逆東窺。阜寧寶應大震。二月景口公從軍鎮江。先生有時送行。詩曰。拔劍悲歌躍馬行。問余何處請長纓。金山春冷南朝寺。玉壘宵嚴北府兵。談笑居然趨虎窟。別離未免觸烏情。兒心直逐那江水。送過瓜洲古驛程。從古文章不療貧。天涯莽莽况風塵。軍書幾處方勞午。家計頻年最苦辛。只爲守株難待免。何妨投筆盼圖麟。恐憎內顧無窮慮。不敢臨歧淚灑巾。先生又作怨歌五章。詩曰。我本江南流離子。南足荆榛走萬里。疎第卜築泥湖邊。著述文章頗自喜。門外蒼苔三尺深。五年足不履城市。吁嗟乎。蛟龍蟄伏能幾時。春雷一動雲雨隨。東鄰西隣四五家。人情輕薄如秋紗。背面相傾當面好。今日許諾明日差。悠悠舉目怕酬對。杜門漫將高尚誇。吁嗟乎。風塵倘得一知己。

此心可以無恨矣。我有萬言晁黃策。高談雄辯莽無敵。下論軍餉上論兵。種種弊病宜變革。欲獻軍門不得通。旁觀見之皆咋舌。吁嗟乎。北望清淮大將營。不知誰是曹邨生。南有維揚北有淮。紛紜羽檄交相催。(壬戌三月十二日北撫由高良澗涉湖窺寶應。是時粵賊亦犯揚州。)此邦岌岌如累卵。塵氛眯目不可開。我欲移家樂土去。空空妙手無餘財。吁嗟乎。紇于山頭凍殺雀。安得飛向生處樂。古來衛術崇先進。誰知今變師之困。硯田有稅不能收。涸轍枯魚待江涸。腹中無米突無薪。一家餓死誰相問。吁嗟乎。男兒此等何不投。一投便封萬戶侯。五月先生又有紀事詩四首。詩曰。龍飛九五萬方宗。日月重光表帝功。高后垂簾堯舜出。成王輔政召周同。黃巾平賊期諸將。藍面除奸賴兩宮。野老傳聞皆感泣。詔書果有世宗風。聞說西洋異種多。衣冠爭欲襲峨峨。域中罌粟空無瘵。海上風濤靜不波。腐算攻心原有術。花門務面自求和。共言中國聖人出。助順兵來舞短戈。河濟江淮偃戰旗。豐功盛烈卻歸誰。中興元老周方叔。(曾協揆。)異姓名王郭子儀。(僧師。)半夜星占天狗落。四邊火促釜魚危。石頭城外長圍築。故國人民繫我思。念家山破度新聲。彈指星霜荏苒更。大地狄兵張柳幕。江南哀自賦蘭成。十年飄泊鄉園夢。八口流離骨肉情。盼得樓槍皆掃盡。青山深處好歸耕。曾

國藩帥兵進圍江寧。先生有詩誌喜。詩曰。龍蟠兼虎踞。建業古雄州。地利連吳楚。星文應斗牛。十年偏不靖。半壁有誰收。近喜裝中令。旂麾擁上游。羽扇給巾度。書生船略多。一身兼將相。萬里定干戈。勇爵柱天郭。前鋒支落河。軍聲今已振。何必借沙陀。四節總旌旄。(公有節制四省軍馬之命。一聞風賊盡逃。戊猶留夏口。民不犯秋毫。甘苦同請卒。思威服東秦。一李苗二練。奉令惟謹。一王師誰敢抗。一路勢滔滔。六道戈船發。旗開五色幢。揚帆過鶴諸。乘勢下龍江。鐵鎖難憑險。紅蕩定豎降。奉將天整隘。自足製南邦。金鼓從天降。偏裨盡異才。共傳細柳寨。已揭雨花台。窮賊漸無食。諸軍解散財。(難民皆給路費。一轉輸知不絕。江上米船來。上相初專閩。江南已望君。丹墀曾議禮。(咸豐初公以議補廟禮。受文宗知。一墨經不從軍。(公居喪三歲詩終制。一麾下芻蕘采。混同玉石分。純臣真第一。豈獨號元勳。正正復堂堂。舉成不可當。令行九節度。圍合百重牆。障已長蛇布。奔殲困獸防。寄宮北府將。整果截丹陽。閏八月。先生應鎮江彈壓局之聘。十八日發汜水。先生有詩曰。仰天大笑出。羸馬未曾停。劍跳雙丸白。旄辭一片青。駒行休戀棧。鯉對趨藉庭。(時家君亦在鎮江。)從此金山頂。江聲日夜聽。十九日舟行過露筋祠。古木紅牆。頗饒畫景。先生有詩曰。魚鱗細浪綠參差。下水船行不覺遲。遠望紅牆畫樹裏。舟人道是露筋祠。二十日過揚州。晚宿瓜州。二十一日至金山。二十二日至甘露寺。是日送至東馬頭胡都聞要防況處。先生有詩曰。山城路遠不聞笳。獨坐深宵月未斜。筆先題詩多帶草。酒酣看劍易生花。地當僻靜幸無警。人到清閒便憶家。自笑迂儒無伴略。誰從戎馬覓生涯。先

哭楊君植枝文

唐湘冷女士

嗚呼。君竟以漂流死耶。相違萬里。噩耗傳來。痛不欲生。語云。「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豈意昔人所言。當成我夫婦今日之讖乎。回憶二十六年秋。戰禍忽起。君自九江廬山轉徙重慶。烽火驚心。霜風銷骨。流離顛沛。艱苦可知。以君平日養尊處優。遽遭茲厄。其何以堪。君來書屢言之。予亦深為君慮。孰知君竟因此而促其生乎。予自梁溪家燬。物質精神。均受巨損。不得已謀生海上。雖寒霜烈日。無間奔馳。博升斗之資以自給。不敢稍自疏忽。第念與君均在感年。正應剋制環境。豈可視艱苦為畏途而不自振作乎。且暫時之忍耐。一俟全面和平實現有期。即可與君團敘一方。恢復倡隨之樂。故雖備歷艱辛而不稍悔。並常以是為君慰勉。冀君亦能以此自解也。嗟乎。詎知此意竟盡成夢幻泡影。而破鏡永不能再圓矣。痛哉吾心。尚何言乎。猶念當君離家就事時。江頭話別。體質軒昂。甯類不壽。斯情斯景。尚在目前。豈意此去竟成永訣。他時即能歸葬。則剩一棺附身。如斯慘狀。予何忍睹。從茲天上人間。兩情已矣。且君純孝性成。舅姑對君尤素鍾愛。期望亦最切。今竟如斯。親心哀痛之深。筆豈能喻。予雖百端慰解。無以釋二老之悲。君其忍。嗟君一生壯志未酬。遺遺父母。拋妻無嗣。流亡異地。抑鬱以終。吾知君身雖死。而目不能瞑。遺憾九原。無窮日矣。以予孱弱多病之軀。常虞不久人世。豈料君今竟以壯年先我而去。遠隔萬里。烽烟阻之。病不得待湯藥。沒不能視含殮。生作飄零之客。死為異地孤魂。魂如有知。青風黑塞。其能歸耶。嗚呼痛哉。然則誰實致君於此地。吾誠不復欲言。隕涕濡臺。不能成句。聊抒悲痛而已。



生從軍之暇。輒尋其勝。嘗遊金山。山在江中。每逢冬令潮漲。即可不舟而至。時烈日營屯其上。牧馬悲笳。無復殿閣跡矣。唯一塔及法海洞僅存。又登焦山。山在東馬頭對岸。由象山渡泛舟而往。山麓有茶室為東昇樓。主寺曰定慧。龍象森嚴。叢林之大者也。先生有由象山渡泛舟至焦山詩曰。吳楚諸名山。一路看不了。自從陵谷遷。勝蹟皆難致。惟此焦仙居。林壑依舊好。我夙夢見之。今晨遂幽村。獨步象山根。問渡人多少。逆風強使帆。折成之字巧。閃影倒江空。鐘聲入雲香。千章樹木濃。兩點松家小。悠悠登層崖。路向晴嵐繞。抖擻塵埃衣。行行尋幽渺。焦山僧朗秋招飯。先生有詩留贈。詩曰。禪房探勝處。香積飽齋時。卓錫真仙地。遊山得導師。止觀心是佛。信口偶成詩。欲把機鋒悟。木樨香在斯。先生入定慧寺。詩曰。江中望焦山。山深不見寺。及沿江岸行。始踐祇園地。護法龍象嚴。凌空鸞鳳麗。方丈轉東廊。禪房此位置。紅欄曲可循。綠竹疏有致。頂禮罷佛參。合十逢僧至。指我認碑銘。導我觀彝器。莫辨王陶書。抗希周漢世。(寺有瘞鶴銘。及周鼎漢爐。諸葛銅鼓。)平生好古心。於茲幸稍慰。千年一剎那。悠然悟禪意。由海不揚波亭舊山門。取道上山。經雷轟石。訪三詔洞。送至吸江亭。先生有詩曰。言出人勝坊。山門留廢址。登閣學窠書。欲搨苦無紙。(登嵌海不揚波四大字。)舍之東南行。登山自茲始。愈轉路愈幽。崎嶇不容趾。磴道穿薛蘿。籬籬接棘枳。削立半邊崖。洶湧一江水。帆影在目中。濤聲走脚底。鶴銘舊曾存。蜩虛前即是。遊倦小勾留。心殷猶仰止。努力登高亭。雙峯相對峙。又遊甘露寺。寺在北固山。殿廡畫圮。惟廢登嵌吳瑤書。天下第一江山六字。鐵塔尚存。臨江

一亭。有陳滄洲聯。其文曰。此身不覺出飛鳥。有手真堪釣海鯨。先生有詩曰。孤亭卓立勢岩峴。古寺曾經劫火燒。頂上九層留鐵塔。眼前兩點指金焦。孫劉石跡埋荒草。吳楚江聲走暮潮。滕水殘山增感慨。興亡何必弔前朝。又登銀台山。山與金山對。山腹有洞。就石琢觀音象。外接以屋。而大江。陰森之氣。可以避暑。先生有詩曰。拾級登坡陀。一洞鑿山腹。石扉訇然開。因勢以為屋。過雨氣陰森。捫壁苔斑綠。摩豁面大江。江帆來斷續。應有慈悲航。澗然極流俗。九月先生子安兒殤。有詩悼之。詩曰。憶汝四十日。胸無片刻寬。明知病不起。常把淚偷彈。靈耗一朝得。書紙再四看。從茲子望絕。轉覺夢魂安。猶憶曇花現。聰明實可誇。貪眠常惱母。索抱每呼耶。豈料兒辭世。偏逢我別家。垂危幸不見。免得倍傷嗟。痛極翻無淚。人雖與數爭。須知今已死。祇若苦無生。愁縱難排遣。心宜判輕重。高堂方念我。不敢過傷情。先生冬日自金山踏雪。至北固山軍營訪周浦雲。有詩曰。雪滿不知路。但隨人跡行。濃雲混山色。新水作江聲。繞轉南徐郭。旋登北固營。歡然見之子。一夕慰離情。又訪象山洞有詩曰。暇時偶作象山遊。月榭風廊土一邱。故老至今猶指點。京江相國讀書樓。雪霽山行。先生有詩曰。徑路轉逾深。梅花何處尋。日深照不到。積雪半山陰。是歲除夕。先生有詩書懷。詩曰。一年容易到今辰。無限風雲變局新。歲暮多愁緣作客。家貧為養轉難親。不堪別緒生中夜。曾把歸期約早春。料得殘年猶未盡。倚闌已有望征人。

# 文學與宗教 (續)

淳

(6) 原始詩歌很單純，很質樸，只限於錫促在個人生活底狹隘範圍內的反映。那時社會的人們理解力很不發達。大自然許多現象，他們不大了解，很覺駭怕。生、老、病、死、的幾種人生過程的歧異，對於他們的印象，也很為模糊。因此他們情緒的活動範圍，非常狹隘，想像力也極為貧弱。他們精神的發展，常受種種奇異的風俗習慣所束縛，故描寫的題材，也受限制。它的色彩是單調的，描寫的手段常是直接的，具體的。題材常是個人的，局部的，片面的。境界常限於感官的。風格是千篇一律沒有個性的。換言之即深度與寬度俱不敷。但到了宗教較為發達的時期，社會各方面，也同時進步。宗教能利用詩歌造宣傳工具時，以後文學的進展，即有顯著變動。一方面，固然由於社會上諸種條件所影響，他方面，宗教也予文學以新的刺戟，激起它本身新鮮的力量，擴大他發展的領域。因為無論怎樣的宗教，對於人類的作用，總具有普遍與超人間性，宗教思想的組織系統，是立體的，同時也是平面，它對於宇宙及人生的一切，有確定一貫的解釋。雖以現代人的思想評衡，是怎樣不合理，但它的思想系統，恰合乎當時社會文化所能接受的程度，故能給人們精神以鼓舞與向上。因具有宗教思想的灌輸，人們始從物質世界解放而出，涉想於宇宙，及自然界的森羅萬象，不復以個人生活所觸及者為限。以個人主義解放而出，則人們的倫理和道德關係，已改變從前的面積與距離，精神的聯繫較趨於緊密，而伸張又較為闊大。文學為此種新精神所培育，故能影響於實質的變化。詩歌是偏於感情描寫的，而宗教影響於精神生活又特別重大，所以它的變化極為顯著。我們試看詩經與楚辭，即可察知這些變化。頌體的詩，創作的年代較為古遠，雅體較次之，小雅又次之，風詩創作時代不一，大抵愈具單純、素樸、渾厚、的風格，則創作，年代愈遠。反之，情辭繁富，多方描畫的，則創作年代較近。試觀小雅各章，不但其描寫的技能，遠勝其餘各體，就精神活動範圍所及，亦能多方接觸。已不限於感官的活躍，而進於靈的活躍。已不限於現實所給予為滿足，且進而要求現實，懷疑現實。故說：小雅怨悱而不怒。怨悱的情緒，是以宗教陶冶洗鍊而得的。它的態度，是真摯而又嚴肅，它的呼籲，是婉轉而不淒厲。小雅的詩，決非頌與大雅的年代所能產生，然假無頌與大雅的年代，替它安排諸種條件，它也決不能產生。(這自然指各體中的代表作而言，各體中的作品產生的時期，也不一致。)楚辭的產生更較詩經為後。在這辭命意方面來說，當然較詩為進步。其描寫情緒的技巧，已可說是鋪敘衍展，備足無餘了。試取屈原的作品看，雖說是抒寫自己個人的孤憤，而實際並不是個人的孤憤。雖說是憧憬，已往的先哲，而實際是憧憬一種現實的理想主義。雖說是高蹈渺冥的所在，其實是愛戀現實的世界。雖說是鑿修，其實是指一切人類。小雅、與楚詞，極足以代表詩歌受宗教陶冶洗鍊後，極其精粹的成功作品。它的精神活動範圍，已超出物質的，感官的，片面的，與個人的枷鎖。換言

之，即個人主義中的小我，已被宗教所喚醒，而漸漸走向解放的路上了。

(7) 古代文化的領域裏，宗教的作用，是支持它所涉及之範圍的骨骼，如將屬於宗教系統的思想除外，則古代文化不會有較悅目動人的色彩存在了。它吸收其他的文化所能同化的東西，組織自己機體的各部。他的建設，是滲入社會各方面，各階層，各類族的基底，以行其使命。支配文化各部門的活動，使它的運行能朝着固定的軌範。總之宗教是古代精神活動的總發動機，沒有它古代的文化的領域，定然是很混亂、幼稚、複雜，沒有一定的秩序，沒有一定的軌範，可以追尋，更不能形成一種主要思潮，以為人們精神的指導。自從宗教控制人們思想後，在精神界建設下宗教的秩序，一切形而上及形而下的東西，各以屬於指定的部門，順遂發展。這種情形都反映於詩歌的境界，古代詩歌除了頌神詩歌不算外，其餘的作品無論怎樣屬性的題材，它的氛圍、氣息、格調、境界等，凡形成詩的核心精神，與其放射於外圍的一切裝飾，都與宗教的精神調和得極其諧和。它雖沒有讚頌神祇，謳歌靈聖，然它情緒波動的趨向與方式，是宗教的類型的。它雖咒罵神祇，怨天尤人，但沒有否認神的存在，反之却暗示牠威力的偉大，而實是向神靈的呼籲。詩歌的境界，已被宗教的作用澄清了，使它明朗化了。它對於種種認識，極其明確，沒有游移懷疑的態度，故它所表現的情感，極其真切而堅決。它的形態，極為明晰澈露，而無模糊含渾的毛病。它的格調與境界，極為一致與渾成，而無矛盾衝突的破綻。它好像精金粹玉自然存在是這樣的，這不只是一篇的境界是這樣，許多主要作品所表現的都具有這種激頭激尾的一致境界的特性。宗教精神在詩歌園地裏，廓清了視線中的蕪雜，芟除了凌亂叢生的莠草，選擇自己所愛好的佳種，而培養出燦爛繽紛的花木。

(8) 古代詩歌是直接受宗教的保育而得遂其發榮滋長的，所以才有詩經與楚辭兩部偉大作品的產生。然而宗教的使命，隨着社會進化而轉變的，他是社會的產物，也和其他事物一樣，有興盛與衰歇的時期。感時它領導文化，指示它走向發展道路，替它安排下堅固的藩籬，令能緩慢地發生各部門的分化。宗教會保護過文字，與小學，收藏了難以攜帶的笨重書冊，紀錄當代社會一切過去的史實，發明了歷象與占星的方法，創作了醫藥與卜筮的技巧，整理過許多雜亂無章而幼稚簡樸的哲理，使之系統化，與宗教化。綜之宗教對於古代社會的文化，設施的功績是難以計量的。燦爛的文化，決不是偶發而是有所承襲的。而文化又是文學的母體，母親的質素不優良康健，決不能孕育壯碩美好的子嗣。宗教當全盛時期，實已為文化設下復好的基礎，以後文學能蓬勃地隨着時代的進展而發達，因文化本身已自然成熟，故孕育它的條件能十足完成。我國當周秦之後，以是古代宗教衰落的時期，祭祀的系統與儀式，也隨着封建制度而消滅。以宗教所撫育的詩樂的巫音，也隨着古代宗教的命運感極而衰，以至於完全絕響。秦以後，政治統一的局面已成，王的地位不復如周代的天子一樣，禮樂治國的原理，不復為統治階級所重視了。文學與詩歌的風氣，也有很大的轉變了。從漢魏到六朝的時期，所發生的文學與詩歌，可名之為宮庭文學，與宮庭詩歌，也可說是貴族文學，貴族詩歌。它的內容、風格、思想、精神，都與宗教文學的詩經、與楚辭、有很大的差異，然而差異的本身，并不能產生貴族文學。它的產生，是繼承前代所有一切遺產而來的。楚辭與詩經，是最可寶貴遺產之一，它不但是貴族文學的圭臬，也是貴族詩歌的鼻祖。漢魏時，宮庭詩歌的樂章，名為樂府，它的來源，也是對詩

樂與楚詞而來的。鄭樵通志樂略「說：繼三代而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繫，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為流通也。」又說「武帝定郊祀，迺立樂府采詩，夜誦則有則有趙代、秦楚、之謳，莫不以聲為主。是時去三代正遠，猶有雅頌之遺風。」劉勰的文心雕龍論魏代樂府說「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制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扇，或迷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淫蕩，詞不離哀思。雖三調的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這是就樂章的立場而說的。然當時音樂與詩歌

一部份互相脫離而獨立，一部份仍與樂合，而成樂府。獨立的詩歌，後來演化為許多體裁，但無不以詩經楚詞為祖。元微之樂府古題序說

「詩迄於周，離騷迄於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咏，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言。」沈約說：「自漢至魏，四百餘

，也都是楚辭的耳孫。」他又引蔣暹說：「詩文有不從楚辭出者，縱傳弗貴也。能於楚辭出者，愈玩愈佳。如太史文，李太白，李長吉詩，是也。」可見楚辭對於後代文學，有怎樣的關係了。

宗教時代雖已過去，禮樂也再沒有人研究，然從宗教時代所培育的詩與楚辭，它伴奏的樂章縱已失，但絲毫未足損失他本身的價值。他的篇什，還留存到現在，給後代的文學以莫大的影響，故宗教在古代社會已十足能履行它的使命。」

寄贈京友

王克敏

(一)  
二年有半果何爲。人縱無言我自知。安得心機迎客意。尙餘口業感時詩。流年似水行歸矣。大事如山笑置之。但問秋冬糧實賤。頗憂由己使民飢(孟子言禹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

(二)  
從今還我自由身。萬事惟持一字真。作僞徒勞終必敗。不疑雖敵亦相親。流芳遺臭俱千載。帶病延齡過六旬。慚愧國人皆欲殺。偏逢鮑叔在東鄰。

(三)  
三春兩度慶更生。不死還思見太平。願以民情規國是。幾何人壽俟河清。徒聞索語楚三戶。最近移居齊二城。道署海濱難數講。天公作劇半陰晴。

(完)

# 國學用書類述補遺 (四)

翠微居士

## (一) 經學類 (續)

- 爾雅穀名考六卷 (清高潤生光緒刊)
- 釋名疏證八卷 (清畢沅原刊本) 釋名疏補證八卷 (清王先謙光緒刊) 爾雅正義三卷 (清潘衍桐光緒刊) 爾雅蒙求二卷 (清李拔式嘉慶刊) 爾雅新義二十卷 (清宋大樽嘉慶刊) 小爾雅義證十一卷 (清胡承珙道光丁亥刊) 爾雅匡名二十卷 (清嚴元照廣雅書局刊) 味經齋遺書 (清莊存與光緒八年刊) 經傳攷證八卷 (清朱彬道光十六年刊) 六經圖二十四卷 (清鄭之僑乾隆九年刊) 經玩二十卷 (清沈淑雍正刊) 惜抱軒九經說十七卷 (清姚鼐嘉慶丙辰刊) 歷代石經略二卷 (清桂馥光緒刊) 經苑叢書 (錢儀吉同治七年刊) 經傳釋義五十卷 (清陳焯嘉慶刊) 經言拾遺十四卷 (清徐文靖乾隆刊) 經義尋中十二卷 (清楊琪光緒刊)
- 經咫一卷 (清陳祖范廣雅書局刊) 經義考異二卷 (清武億乾隆刊) 十一經問對 (元何異孫通志堂刊) 十三經音略十二卷 (清周春嘉慶刊)
- 說文假借義證二十八卷 (清朱洵原刊本影印本) 說文經解十三卷 (清楊廷瑞光緒刊) 說文答問疏證六卷 (清薛傳均光緒刊) 說文逸字辨證二卷 (清李楨) 說文本經答問二卷 (清鄭知同廣雅書局刊) 說文佚字考四卷 (清張鳴珂光緒刊) 說文解字韻譜十卷 (清馮桂芬同治刊) 說文提要一卷 (清胡鳳丹同治刊) 說文通檢十五卷 (清黎永椿光緒刊) 說文經字正誼四卷 (清鄭慶藩光緒刊) 說文古籍補十四卷 (清吳大澂光緒刊) 六書正譌五卷 (元周伯琦元刊本道光刊本) 說文分韻易知錄十卷 (清許密齋光緒刊)
- 字學正本五卷 (清李京康熙刊) 字學辨正集成四卷 (清陳柳平咸豐刊) 班馬字類五卷 (宋婁機清經韻堂刊) 五車韻府十卷 (清胡瑛康熙刊) 古韻溯原八卷 (清安念祖道光刊) 古今韻略五卷 (清邵長蘅康熙刊) 古今通韻十二卷 (清毛奇齡康熙刊) 古韻通說二十卷 (清龍啓瑞四川刊) 六藝綱目二卷 (元舒天民海源閣刊) 字鑑五卷 (元李文仲乾隆刊) 元聲韻學大成四卷 (明濮淶湯明刊) 切韻考六卷 (清汪澧渭南嚴氏刊) 今韻三辨二卷 (清孫同元道光刊) 文字通釋略四卷 (清鍾祖綬光緒刊) 山門新語 (清周蕙光緒刊) 音韻逢原四卷 (清裕恩道光刊) 韻學辨同五卷 (清翁方綱乾隆刊) 音韻辨譌四十一葉 (清萬青銓道光刊) 讀書正音四卷 (清吳震方乾隆刊) 韻學五卷 (清王植雍正刊) 音韻貫珠 (

- 清賈春齡同治刊) 詩韻辨字略五卷(清  
 奏端崖道光刊) 古今韻分注撮要五卷(清  
 甘雨萬曆刊) 詩韻辨略五卷(明潘恩隆  
 慶刊) 續復古編四卷(元曹本光緒十二  
 年刊) 金壺字考十九卷(古衲適之乾隆  
 二十四年刊) 隨鄉讀韻一卷(清倪玉華  
 道光刊) 古籀拾遺三卷(清孫貽讓同治  
 刊) 小學鈞沉十九卷(清任大椿光緒刊  
 ) 草字彙十二卷(清石梁通行本) 篆書  
 正四卷(明戴明說順治刊) 佩文韻藻六  
 卷(清張家慶嘉慶刊) 均藻四卷(明楊  
 慎嘉慶刊) 六書通五卷(清畢弘述康熙  
 刊乾隆刊) 六書存微八卷(清王闓運光  
 緒刊) 六書原始十五卷(清賀松齡同治  
 刊) 六書賦音義二十卷(明張士佩明刊  
 ) 韻學古聲五卷(清聶錫敏道光刊) 等  
 韻一得(清勞乃宣光緒刊) 小學考五十  
 卷(清謝敏昆咸豐刊) 隸法彙纂十卷(清  
 清項懷述乾隆刊) 楷法溯原十四卷(楊  
 守敬光緒刊) 五方元音四卷(清年羹堯  
 光緒刊) 正字簡四卷(清馮繼照道光刊  
 ) (說文假借引申義略七卷(清朱祖振道  
 光未刊稿本) 說文蠹箋十四卷(清潘奔  
 雋同治刊)
- (三) 諸子學類
- 兵法全書(清鄧廷羅康熙刊) 軍器  
 圖說(明畢懋康崇禎刊) 武備要略十四  
 卷(新安程子頤明刊) 武備新書十種(清  
 廖壽豐光緒刊) 武備輯要六卷(清許  
 乃釗道光刊) 登壇必究四十卷(明王鳴  
 鶴明刊) 武編(明唐順之清活字本) 百  
 將圖傳二卷(清丁日昌金陵書局刊) 救  
 荒本草四卷(明朱櫛明刊) 授時通考七  
 十八卷(清鄂爾泰道光刊) 蠶桑輯要(清  
 徐樹銘光緒刊) 農圃便覽(清丁宜會  
 乾隆刊) 營田輯要二卷(清黃輔辰同治  
 刊) 天工開物(分宜宋應星明刊) 蠶桑  
 萃編十五卷(清衛杰光緒二十五年刊)  
 種樹書一卷(元俞宗本光緒刊) 齋風廣  
 義三卷(清楊岫光緒八年刊) 高郵西  
 樓先生野菜譜(明王磐舊抄本) 野菜博  
 錄三卷(明鮑山明刊影印明刊本) 稗農  
 最要三卷(陳開趾光緒刊) 馬首農言一  
 卷(清祁德藻咸豐刊) 種桑成法一卷(清  
 湯聘珍光緒刊) 蠶桑織務紀要(北平黃  
 振河光緒刊) 蠶桑輯要不分卷(清譚鍾  
 麟光緒刊) 區種五種五卷(仁和趙夢齡  
 光緒刊) 蠶桑述要(吳興俞墉夢光刊)  
 蠶桑輯要一卷(清沈秉成光緒刊) 農候  
 雜占四卷(清梁章鉅道光刊) 救荒補遺  
 二卷(宋董煟光緒刊) 築圩圖說(孫耕  
 遠坊刊) 致富奇書八卷(明陳繼儒康熙  
 刊) 采芳隨筆三十四卷(清查彬光緒刊  
 ) 授時曆故四卷(清黃宗羲道光刊) 野  
 蠶錄四卷(清汪廷光緒刊) 蠶桑百話二  
 卷(清林紹年通行本) 農學叢書(光緒  
 庚子江南總農會編印) 治蝗書(清陳崇  
 砥同治刊) 欽定康濟錄六卷(清倪國璉  
 崇文書局刊) 權衡一書四十一卷(清王  
 植崇雅堂刊) 不遠復齋雜抄二卷(清潘  
 璜同治刊) 咀華錄四卷(山陰凝瑞堂主  
 人道光刊) 茶香室叢鈔二十三卷續二十  
 五卷(清俞樾光緒刊) 雪夜錄四卷(清  
 劉伯梁乾隆刊) 資鏡錄二卷(清沈峻道  
 光丙申刊) 十二筆舫雜錄九卷(東華勻  
 洋氏道光二年刊) 冷廬雜識八卷(清陸  
 以恬咸豐刊) 癡說八卷(清河間紀陸田  
 道光懷清堂刊) 竹葉亭雜記八卷(清姚  
 元之光緒刊) 煥藝軒雜著三卷(清黃家  
 岱光緒刊) 棟懷堂隨筆六卷(清李象鵬  
 道光刊) 倚湖樵書十二卷(清來集之乾  
 隆刊) 朝天錄一卷(清方濬頤原刊) 羣  
 書治要(唐魏徵日本刊) 少室山房筆叢  
 三十二卷(明胡應麟萬曆丙午刊) 仁恕  
 堂筆記(清黎士弘道光刊) 丹崖四種筆  
 記(趙鳳翔康熙刊) 海天琴思錄八卷(清  
 林昌彝同治刊) 龍井閣見錄十卷(清汪  
 孟錫光緒刊) 養桂齋叢錄二十六卷(清  
 吳振棫光緒刊) 鏡古錄八卷(明毛調元  
 明刊) 古今釋疑十八卷(清方中履康熙  
 二十一年刊) 庸言四卷(清余元乾隆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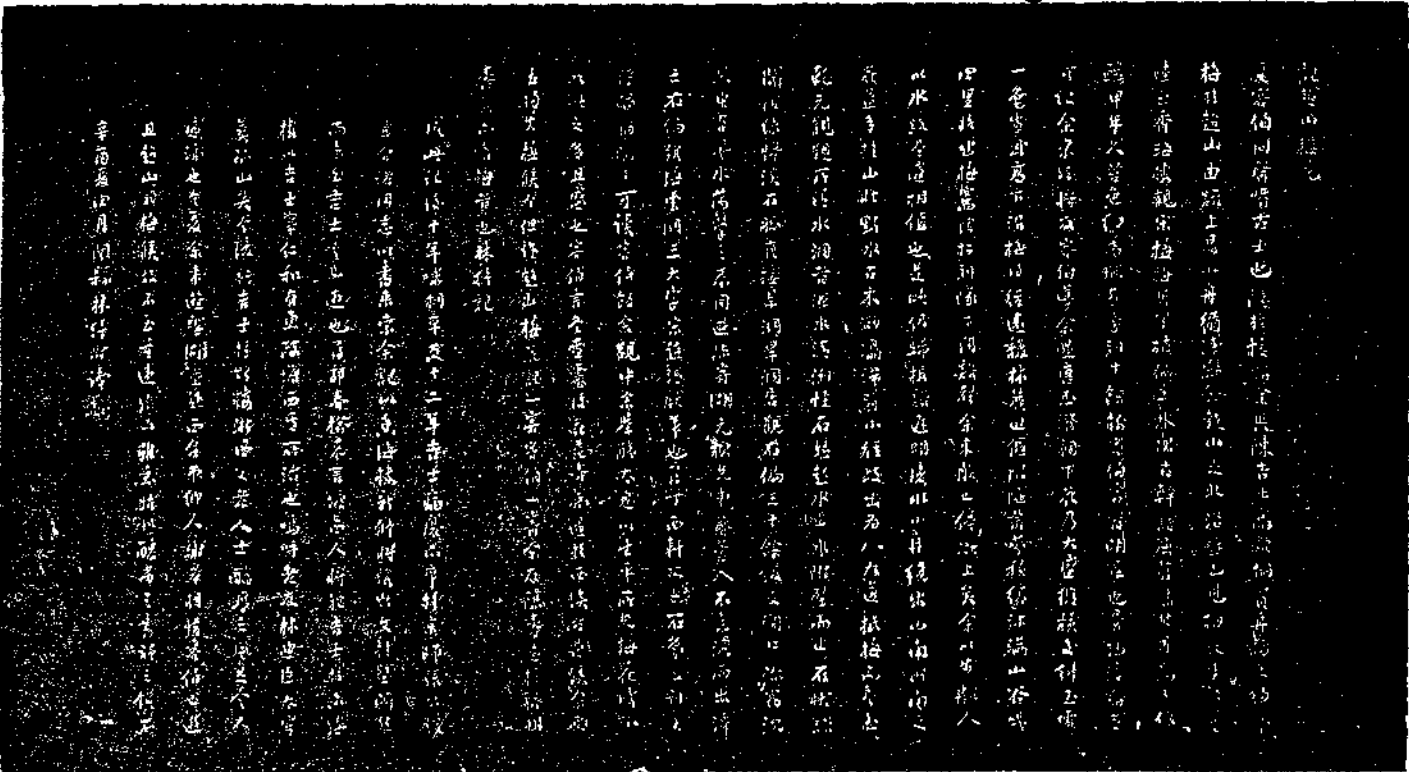


# 蹟 墨 生 先 路 仙 苗



此苗仙路先生墨蹟也。先生肅齋人。道光優貢生。治說文。精聲韻之學。隨邗春圖最久。著有說文聲訂說文聲讀表毛詩韻訂建首字讀廣雅補疏等書。皆極精審。其墨蹟流傳甚少。此幅上款「子懷」。乃王侍郎茂蔭之號。尤可珍也。

惆悵主人誌



本 拓 刻 石 花 梅 山 超 記 生 先 南 琴 林





## 蘇城發現宋代石刻考

· 祖光 ·

我近來對於古石刻的研究興趣很濃，尤其留心在作者所住的蘇州城區一帶，一則取其便利，二為事變以來，研究古學的人，均已星散，如能就近訪查，不論參考上，商酌上，都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依據上述兩點，我很願集中心力，來做這件工作。

四月十五日那天下午，我和潘秋先生，從小曹家巷訪友歸來，路過小太平巷，在廣生庵門前，瞥見赤褐色的石欄兩條，偃臥道旁，我看到石條的顏色，與近代的結黃石（即花崗石）有些不同，同時我回憶到上次訪查白塔子橋和百獅子橋（均在蘇州城內）的時候，這兩座石橋的石質，也頗相似，一時為好奇心所驅使，遂決定前往看一個仔細。

這兩條石欄的長度，約合今市尺一丈五尺許，文字刻在石欄的一面，其中有一條已告折斷，那折斷的一截，約長三四尺許，因屬於末端，與題記文字無妨，石欄表面呈現着風化剝蝕的痕跡，可是上面的文字，尚能辨認，兩端刻有虎頭形的裝飾圖案，在樸拙的手法上，充分現出一點寫實的生動的意味，使我感到莫大的興趣。

當時就細細觀察石上的文字，字作楷書，徑約三寸有奇，在靠街的一條上面，書有：「長洲縣鳳池鄉，錢都衙一巷」，居住弟子曹文適，及妻夏氏三娘，并男仲言，玘仲先，

與閻家眷屬等造，報答四恩三有，保安家眷者。」靠裏的一石，書有：「皇宋慶曆五年，歲次乙酉，十二月壬子朔，十六日丁卯，樹。」第一石計四十八字，第二石共廿二字，按慶曆為北宋仁宗第六改元，五年適當公元一千零四十五年，距今已歷八百九十五年，前歲李印泉先生訪古西山，在支硎山中峯得北宋治平四年殘碑，認為一絕大收穫，如以此百年代計之，則慶曆猶在治平前二十餘年，不能不算蘇垣古石刻中至偉大的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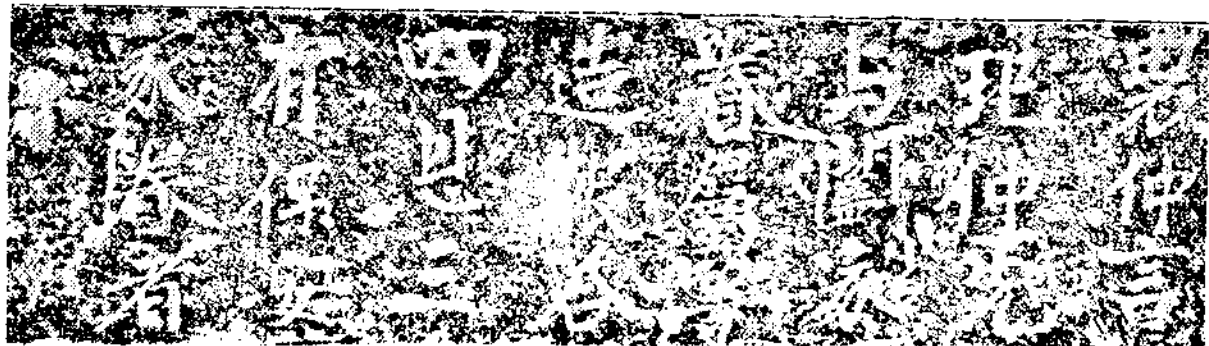
文中所記錢都衙巷，今已無從訪查，惟葉王佩鐸所著宋平江城坊攷卷四，載有錢官人巷，下註王志著錄作碧鳳坊巷，碧鳳坊巷與此橋石欄相去極近，或許錢官人巷，就是石欄上所說的錢都衙巷，自南宋建炎亂後，蘇城街巷民舍，被金兵焚燬殆盡，迨劫後復興，里巷之面目已改，於是錢都衙巷之舊名稱也沒有了，以上的推攷，不過是我個人主觀的見解，是否妥當，尚待博學之士的研討。

其次我們要攷證「錢都衙」究作何解釋？按盧志氏族門著錄：「吳越廣陵王元璋之後，吳郡志有錢橋，盧志引祥符圖經有吳錢橋，錢駙馬橋，而錢都衙橋，則為廣陵王第三子所建。」由此，我們知道錢都衙橋建造者為誰，已有相當線索了。按錢氏家乘載：「廣陵王元璋，為中吳軍節度使，檢



校太師，兼中書門下，同平章事，守太傅彭城郡王，判蘇州，追封廣陵王，葬吳縣太平鄉薦福山，建寺勅封賜名，生六子，第三子，文暉，中吳軍師度使，贈太傅。」從上面的記述上攷證起來，所得的結果如下：錢都衙橋為中吳軍師度使錢文暉所建，已甚明確。不過還有一個連帶發生的問題，石橋題記僅書錢都衙巷居住在弟子曹文迺發願樹立，這座石橋，是否就是錢都衙橋，亦有攷證之必要。在此，我還須補敘一筆，當此石發見之後，溧秋先生就得楊雲裳先生的電招，並出示拓片，云此石之發現，尙在事變之後，當整理臨頓路的錢都衙橋（今名）時，這兩條石欄，被人丟棄在拉吸堆旁，因見上面有慶歷紀年字樣，就把上面的字跡掃了下來，並商得當地紳沈挹芝先生的同意，擬雇工填入廣生庵暫置，不料石質甚重，一時不易運進，不得已，只好放在庵前云云。從楊先生口中說出石欄的原處，與搬運經過，才知道此石確為錢都衙橋的石欄，並悉錢都衙橋即今之錢都衙橋，年代久遠，並歷經修建，主事者罔不關心，把宋代刻石，隨意棄置，而代以新刻，故今日錢都衙橋旁，猶有錢都衙橋字樣的復刻廢石欄棄置在那裏。最後，我更獲得一個有力的證據，就是樹立在學府裏面的宋平江圖碑上面及范盧王三志，王佩鐸宋平江城坊攷均著錄，明書錢都衙橋而無錢都衙橋，其位置在臨頓路鈕家巷口；於是這兩條石欄確認其為錢都衙橋的原石，與今日所稱之錢都衙橋應正為錢都衙橋，已無疑問。

吳縣志名宦列傳載：錢元璋字德輝吳越王瑒第四子，乾化（五代梁太祖年號）二年，（公元九一二年），以功遷蘇州刺史，治蘇三十年，儉約鎮靜，郡政循理。」這三十年的悠久歲月之中，在吳郡一帶，不論政治，建設，均有相當的貢獻，如今之南園，猶係當年遺址，其第二子文奉，第三子文暉，對於蘇州的建設，自亦參預規劃，「都衙」二字，查文獻通考，宋史職官志，均無著錄，惟按都衙官制，文獻通考載：「秦於三十六郡各置尉，掌佐守，典武事，漢景帝更名都尉，而不遍設，惟於邊陲之郡置之，秩比太守，其後名號漸多，不僅限於郡守，歷代不置郡都尉，惟仍有都尉名號，如輕車都尉，奉車都尉，騎都尉，駙馬都尉





等。宋制：騎都尉爲勳官，駙馬都尉爲尚主之官，奉車都尉則無。一遍查錢氏家乘，廣陵王的紀載很多，第二子文奉，也很詳盡，惟三子文暉則寥寥數句，文暉之父兄既極顯貴，坐鎮吳中，當然他也是尚勳之官的一員。我對都衙名稱，不願作都尉之衙門解，而疑心都衙正是宋史所未經著錄的一個官職，果真我的見解是不虛說的話，那麼這兩條石欄上的題記，所稱錢都衙巷，這都衙的官職名稱，正可以補史乘之闕漏，同時，牠的研究價值，亦因之提高，挺吳越錢氏立國，在宋代之前，錢氏立國時之職官制度，要靠宋代以後的人來編列詳載，錯誤漏列之處，當然難免，這是頗堪注意之點。

石欄題記巷字，寫作「巷」，頗似六朝人的別體書，亦爲饒有趣味之一，曹文迺二子名字之間，有一「疋」字，從文意上觀察，當爲一連接辭，我解作「暨」，音義均同於暨，不過是否正確，尙待研究。

我更細細欣賞題記文字的書體，遒勁秀美，兼擅勝場，頗有黃山谷的丰韻，但按之史載，黃生於慶歷五年，那麼這題記決非黃氏所書，但當時流行的書體，已可窺測一斑，或者黃氏的書法就受那時流行書體的影響，亦未可知。總之，我們不要小覷了這兩條破黃石，牠正有蘇州地方志乘上，宋代以前的官制上，宋代書法藝術上的偉大研究價值存在，我費了許多心力，來研究牠的來歷出處，並不是多事，實在有鑒於今人對古代石刻，太看得一文糖多不值！聽讓牠餐風宿露，委實可痛可恨。所以不自量力，來寫這篇文章，今政府維護名勝古跡，已有明令發表，那麼地方當局，負責保管者，應該如何考求永久保存的方法，是毋庸逡巡徘徊的了。最後，我敬掬誠以告，全蘇文化界同人，注意及此。（當我寫好了這篇文章以後，吳縣的文物保管委員會，奉到蘇教廳的訓令，已經開會議決，交由省立蘇州圖書館負責保管。從此這兩條北宋遺留下來的石欄，得免頑童之摧殘，風雨之剝蝕，而使關心文獻古物的人，可以欣賞研究，這是一個值得稱道的消息。）



# 采風新錄

## 七月十五夜露臺對月

東吳

及秋早。越尚能軍。慰客高。蟾不降雲。歷劫樓台。終突兀。團燈花。竹亦紛紅。早安露。坐身無底。小待風生。夜已分。欲藉微涼。謀穩睡。世間歌。天動知聞。

## 書杜集後

蒼虬

狼狽國風手。飄飄黃屋憂。致君終不遂。為客竟長休。衣鉢三宗在。江河萬古流。神方誰檢得。撼樹任蛇虺。方虛谷主一祖三宗之說。指后山簡齋之作。

## 去歲牽牛花雪青一種今秋復生

蒼虬

一箭比瓊華。娟娟涼露斜。窈窕惟皓月。投佩是青霞。往事沈沈去。新襟念念差。相思得相見。猶有去年花。

## 北蘭

范叟

北蘭具南蘭。強直無柔絲。北蠶具南蠶。眠起稍復時。北桑具南桑。枯薄多醜枝。北中土膏厚。羣資各碩肥。獨無枇杷蕉。於竹亦非宜。汲水強澆竹。弱女攢蛾眉。掘地強種蕉。病婦彫容姿。我思翰淮橘。懷土淚漣漣。

## 六月十六夜

范叟

餘熱未盡。微風已愆。林陰小偃。仰坐待涼。月來。疏星取次。繁碧極天。一限輕雲似衣帶。欲去仍低。細須火清輝透。翠華重開。

分光到崖。登古雪明。崔嵬花香。漫人影。竹潤沾石苔。長空有流。雨迅。若飛。蟄推陶然。味佳夕。不必銜深杯。

## 八月初九夜窗有憶次單雲秋感並晚坐韻郵

博瞻正

曉麓

三莖三更未易成。秋風幾度浪投名。晚來充盡邱邱筆。更欲尋仙借管城。詩吟飛雁。目荆公集思游子。露咽疏輝少密林。吟到東籬。紋佳色。擷來盈袖。擬黃金。涼宵如水。意如雲。雲水迢迢。夢未分。任是紅牆銀漢隔。佳人好語有雙文。

## 七月九日疏臺獨坐

釋戡

雨後青谿滿屋前。虛堂蛙響不成眠。城南喚取陳驚坐。來賦疎臺水拍天。

## 小園中果石為臺命之曰疎臺

釋戡

真看平地湧樓臺。聊志江南脉脉哀。挽月當風從偃塞。詩花裁竹費徘徊。憑欄每憶劉樊侶。閉戶羞稱管樂才。坐斷蟬聲殘暑路。西山夢遠白雲隈。

## 疏臺落成嘿翁期而不至

釋戡

置酒落珠臺。吟倚向晚來。一翁期不至。好月去難回。燈火屢城暗。樽罍古窖開。夜涼深可味。聊此盡餘杯。

## 齋居

釋戡

短世輕輕換幾秦。何知中壽已遺民。陳餘張耳多黃土。郭解朱家自可人。早具老形安臂痛。不刪少作惜情真。宵深虛鏡鄰州月。莫

黑村溪寂寞濱

秋夜

釋載

積雨成秋夜。疏蟲欲撼門。短籬四野黑。高閣一燈尊。病與愁莫逆。時惟道益屯。隔簾風露重。銀漢渺天孫。

苦雨招伯治

釋載

泥濘非吾媿。陰晴豈汝論。寒蟬疏野蛤。新漲半園藩。意盡淵回逐。貧猶須撻存。正肥稀菜甲。樽酒晚同溫。

題顛齋填詞圖

尊載

林陰寂歷鳥聲交。協律何郎悅舜韶。楊柳曉風暮北宋。桃花春水夢南朝。漁歌入耳市喧起。紅日當窓碧海遙。曾記家山泛歸棹。菘蘆似雪過溪橋。

處暑後三日夜涼

尊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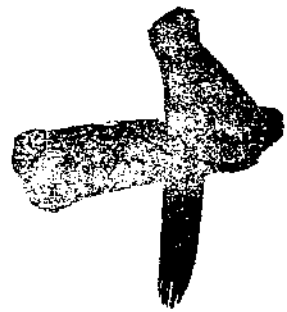
今年三伏居爐火。惟持甘瓜解熱中。垂老欣逢處暑節。夜涼消受一絲風。

楊雪橋丈挽詞二首次頌果韻

千載

淨海居遼窟室藏。涉江哀郢鬢毛蒼。講筵播越陳彝訓。酒座湛冥異醒狂。譚藝十朝新緝雅。選文八部舊鳴昌。只今鳳燭留空篋。神理綿綿自不亡。

惡耗傳來我突驚。嗟天不整理難明。百年先友誰同志。一卷遺詩豈近名。亂後末由通素札。劫前曾共出青城。魂兮湓向脩門入。哭寢如聞太息聲。



次和十園晚坐

千載

危欄誰共倚斜曛。八表同昏日暮雲。簾外山光迷遠近。坐中秋色得平分。肯判花月千場醉。剩憶江湖萬緒紛。半畝園如方丈室。然脂倘復記雙文。  
君舊有秋思圖

夜思次單雲韻

千載

可奈清宵長不寐。一燈伴我坐書林。漫漫未識何時旦。耿耿難忘此際心。壞壁蟲疏風乍緊。斷行雁過月將沈。幾多瘴癘江南客。無夢那能有路尋。

金陵西門望莫

愁湖 叔明

層樓微雨歇。煙景晚來清。湖影多依堞。山光半入城。

江村春水合。浦樹夕陽明。到眼皆幽絕。那聞畫角聲。

### 山甫欲結茅清涼山下賦詩爲券

叔明

有約秋風後。爲廬倚石根。蒹葭多在水。鳧雁自成村。芳草碧無路。野花香到門。何時茅屋下。相與倒清尊。

### 滁州道中

叔明

前年征戰地。城郭至今荒。野兔巢殘壘。飢鳥立壞牆。村村聞鼓角。處處見屯防。離亂今何日。胡爲去故鄉。

### 題單雲閣詩思圖

西神

四壁丹青擁地衣。元燈一點入精微。怪來詩思清於雪。冷抱秋心雲不肥。

並時詞客陳小樹。前輩風流姚大樑。寫盡吳牋三百箇。高吟肺膽走春雷。

### 奉和寥士晚坐原韻

歙湖

飛柯裁句正紛紛。殘夢無心恰似雲。波底搖星天已墜。塞垣歸旆日將曛。幾人聽弄知全局。獨自磨煙寫八分。處士虛聲吾未雪。墨雕花葉是秦文。

### 次和家寥士夜思原韻

歙湖

秋風蕙熟家吳岸。廣廈材多伐鄧林。藉卉開樽周顛涕。高山深水伯牙心。非同蒲柳愁黃落。要待珠檠換綠沈。盼煞人間填海錄。海中積石已千尋。

### 讀寥士疊韻詩原韻奉和

歙湖

瘦竹徒窗隙漏。吟情飛動補秋雲。曲高虛阜來三疊。光借揚州月二分。窮拙襟疎吾漸老。縱橫策售世何紛。焦思百事牽腸直。虛贊休明愧不文。

### 家寥士有晚坐夜思諸作余已和之矣復示曉

#### 望一首和之

歙湖

永好投桃報以瑤。瑤姬去國入煙宵。荒江理釣誰移柳。鎮日思秋彼采蕭。小技壯夫留爪印。殊勳上客抱頭焦。殘棋自向銀燈下。柯爛山空路最遙。

### 寥士先生寄示夜思一首步韻奉和

寶楚

歲月如飛人事改。又逢涼雨透疏林。一聲長笛驚秋夢。千里家鄉滯客心。翰墨因緣詩意重。關山烽火雁書沈。餘生劫後感興廢。結馬知不可尋。

### 再和寥士夜思原韻

寶楚

如斯良夜不須睡。好聽秋聲出樹林。數點流螢窺屋角。一輪皓月到天心。飄零書劍情猶壯。黯淡山河意自沈。安得太平今再見。其如眠去夢中尋。

### 和寥公曉望元句

寶楚

安得登臨上結瑤。沈沈萬籟步中宵。人生誰是知憂患。秋氣於

庚辰夏仲攝於金陵

艾蕪於翔齋



北京名書家張伯英先生女孫公子太和女士做雲林小景

今感瑟蕭如許甲兵何日洗。莫非王土可憐。與表治亂循環事。禮休風價不違。

### 秋感次單雲韻

閑雲

重角高樓夢不成。有名姑信樂無名。銀床金簟涼如水。淡掃蛾眉出鳳城。

一半秦川淪夕照。幾番微雨過疏林。飛鴻錯落不成字。盼斷家書抵萬金。

### 次韻和寥士參事十園晚坐

見思

長宵西風日又曛。心湖自起盪胸雲。酒痕散盡題襟幻。花氣濃

### 寥士參事登樓韻見示適有所感再次原均

#### 奉和

見思

疾風怒雨翻雲海。瑤州琪花列錦林。洗翠且澆秋士肺。解衣終妙。漢王心。鴻辭塞原趨熱小。浮江總見沉負。腹負人渾未了雪。絲霜鬢兩侵尋。

#### 無題

見思

無嫌叩玉局。有託吹鳴籟。何處見真天。草草甚少艾。秋風別院蕭。人籟亦天籟。對月莫躊躇。吾猶未服艾。

### 調高子燮同年兼簡寥士詩友

却店

香隔塵分。社鼠穿牆何噴噴。江豚吹浪太紛紛。眼前大筆知誰健。獲罪於天不可文。

### 奉和寥公夜思原

#### 玉

見思

看雲未許乘風去。捧月隨香入上林。小舟龍舫欣露種。夕陽鴉背感秋心。願將霖雨綏天視。莫遣干戈送陸沉。佳節輕寒迎欲近。詩蹤酒跡好相尋。



石遺謂天道。以詩爲茶飯。茶飯若例今。珠玉實炊爨。境遷物彌貴。得此誠已罕。謂君亦云然。非與較長短。同科同甲子。老來通同伴。已足瘳渴飢。袖中况稿滿。相逢輒出手。何止明我眼。飽墨實肚。皮酌句香舌本。我無虛全癖。一飲不計碗。我無廉頗量。善否君莫管。誰非易飲食。坐索早午晚。萬一閉門羹。僕亦門可款。

廉建中自滬寄詩依韵奉答

芳聖

雲錦天孫耀七襄。自漸組織不成章。播遷避地經三載。多難登樓謝萬方。屈子憂愁行楚澤。陳臻悲憫發齊棠。嘗道發款購米接濟民食投詩雅荷良朋意。我獨輸君逸典狂。

挽汪馥炎教授

代吳晉學和士

芳聖

潭水深千尺。襟懷想見之。巴蛇方綵綵。樂犬竟追隨。太息文星隕。何堪蓬露悲。和平新實現。含笑九京時。  
白日青天下。誰知鬼瞰虛。丹心光宇宙。碧血濺階除。桃李盈千樹。文章富五車。鳳毛看繼起。嫻習暨行書。

寥士詩伯近作夜思晚坐曉望各律獻湖見思

均有和作徵和及余邾莒不敢摩齊楚之壘

勉成一首呈教

西神

秋思如潮總不平。致師摩壘勢縱橫。蒙吟個個陳驚坐。佳句流傳劉曉行。絲竹中年消白墜。風花照眼膩紅情。降禧早向長城鑿。潦倒當筵一老兵。

十園招飲淮上卽席賦呈

伯冶

兵火明州路阻長。且從美飲縱清狂。停雲在望疏今雨。殘暑歸留盼早涼。江左可兒誰不忝。眼中有妓亦何妨。呼優一頃隨風散。若盃詩歌費較量。

壽傅青主有引

子裁

明處士傅青主六月十九日誕辰。梯園主人集同社諸子。位祝於琴風館。徵詩紀念。適余遷居李氏屋樹木蒼鬱。暑氣不侵。盆松偃蹇。生意翛然。因以起興。成五古一章。美乞。家士先生郢政。  
居無五柳垂。茂木當夏結。疎陰陰吾學。渾忘赤日烈。榮桐百尺音。木槿門朝色。魁瘦抱標叢。縱橫萬蘿繡。雨風起天末。聲勢凌以赫。獨有盆中松。矯揉供目悅。巖阿失其性。曷解榮生閱。偃蹇蔽日姿。拒格髡頂節。嗒然思古人。傅子得此訣。生逢炎歊時。不共人逐熱。詔書下秦晉。順治二年即有舉秦晉山林遺逸爭投謁。則故主恩新。爵連隱逸錄。用前代遺紳之詔。遺逸爭投謁。則故主恩新。爵連當朝籍。蟬鳴過高枝。傅子殊不屑。亦有忠義士。意氣矜自殺。匡時半策無。習齋空餘泣。顏習齋讀甲申殉難錄。見愧無半點。匡時策惟餘也。時艱士生貴致用。傅子猶其轍。何必適名山。何必采薇蕨。賣藥長安市。活人且自活。得尺與得寸。中藏不可說。譬彼盆中松。貞挺卓爲傑。君子遭世變。此身難自潔。不耐歲寒心。終染腥羶血。我憶林貞文。誓立處士碣。閩侯林琴南自誓死後。墓碑書秋。魁肅萬物。械撲將及。清處士門人私謚曰貞文先生。涼月透孤標。毒色青無極。中庭興百感。稚子謹跳躑。

謹步寥士先生夜思元均

子裁

四壁蛩聲如語我。可憐涼月浸空林。兵消淡漢吟來壯。剝到中  
天復見心。世亂人才多瓊等。邦危士氣總銷沈。秋風容易清光好。形  
影虧全莫究尋。

廈材勸吾達觀賦此以報

木安

危艱不放此

心寬。朽木非能閱  
歲寒。利祿何當榮  
得失。亂離只合樂  
貧安。砥時苦之三  
年艾。適世難忘七  
子山。人物即今寥  
落甚。未應其豆自  
相殘。指買衰  
交惡事

敬步

寥公夜思元玉

楊庵

亂後重遊京洛地。即今翰墨已成林。發前看劍輸吾膽。月下吟  
詩慰客心。但覺光陰多促迫。差宜風雅未銷沈。會當廣結詩人伴。勝  
處何妨載酒尋。

作此與衆異顯察寒翁所藏也月色夫人以拓

本作花觚補畫梅花屬余題句

惆悵

古識華河洛。春秋載玉版。西京特盛行。賢哲在不免。寒翁獲此  
甄。光彩燦苔蘚。文曰與衆異。筆致勁以蘭。梁公千載人。恰與符雅篆。  
寒翁喜謂我。勝事不可選。廣拓遺朋儕。補梅出形管。從知唱隨樂。不  
亞松雪館。畫梅固吉兆。和羹亦舊典。佳話播藝林。寄興殊未淺。

秣陵望

月澹然

鍾阜盤空未

肯平。江流撼石已

吞聲。無情只有南

朝月。照到興亡分

外明。

石頭城壓暮

雲平。萬里江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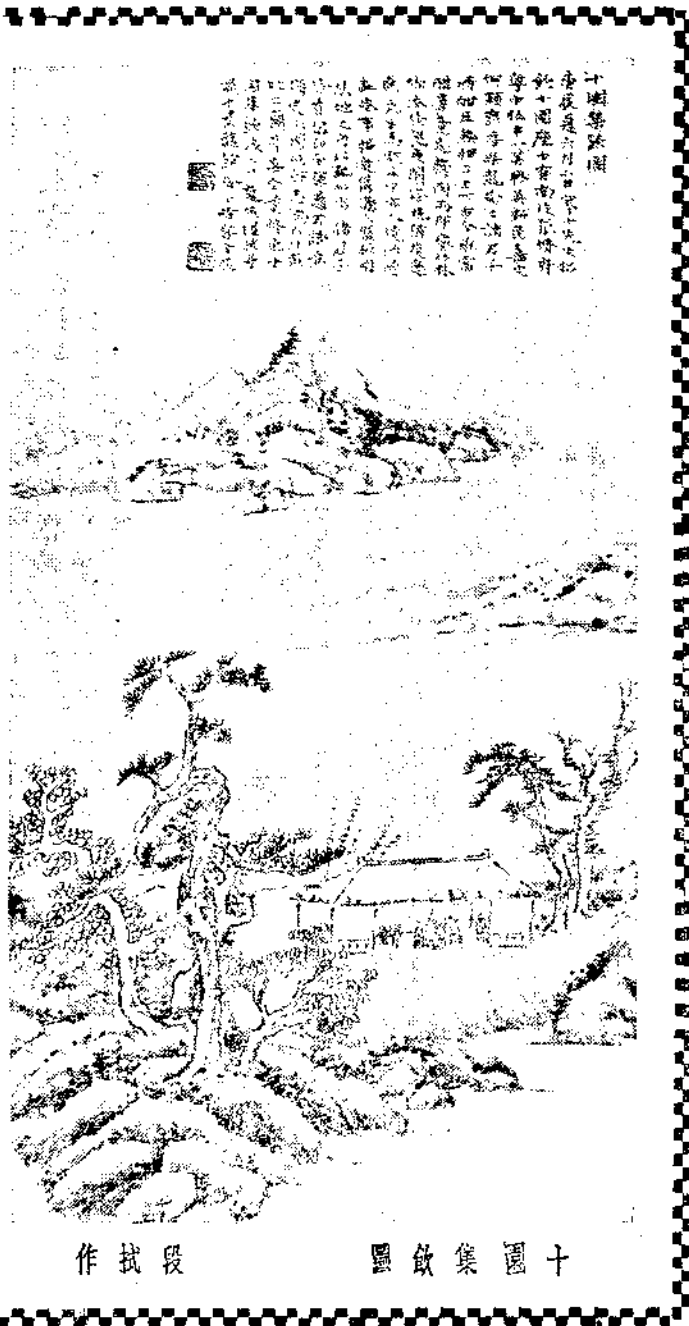
雁聲。等是秦淮河

澹然

登鷄鳴寺

呼月。離人看得最分明。

拂曉登山翠霧封。景陽宮圮不聞鐘。鷄鳴天外天如醉。鶯語柳  
梢柳正濃。莫向新亭譚往事。且來勝地託高蹤。平生枉抱雲霓願。未  
有甘霖慰老農。



作拭段

圖飲集園十

### 泛玄武湖口占

潏然

臺城柳影自婆娑。隔水愁聽玉樹歌。照盡興亡依舊綠。算來未  
改是湖波。

平生肝膽照清流。醉後欣同李郭舟。萬頃湖雲一葉道。遠澤  
作太虛遊。

### 惆悵見示近作兼索拙章

叔熾

小技雕蟲海壯年。消埃無補太玄箋。柴門野老還相識。魯國諸  
生學比肩。因病稍知丹藥性。畏吟難和白雲篇。嗟君隔院官同冷。展  
卷分攜祇自憐。

### 庚辰中秋蔡寒翁談月色段無染合作梅石雪

景

子裁

中秋月何皎潔。照盡十門萬戶幾離別。人生萬事成於會。請看  
此幅意態何其清且傑。畫梅不畫桂。只恐吳剛伐。畫石不畫月。一發  
胸中怪怪奇。奇之四凸寒翁本具補天手。頃刻腕底生風雲。大雪皚  
皚無點塵。直與今月爭華新。此雪見呢獨不消。我詩冲上凍雲霄。

### 棄醉和子裁原句敏櫪而歌之

寒翁

舊時月常清。只有相隨無離別。志難夫妻多樂事。丹青春屬  
誇時傑。同參嗜蟻祥。性斧莫能伐。如悟阿堵偶。十四復八凸。今夕千  
西。即千秋也。月色好。長空萬里無纖雲。月光如畫白於雪。洗盡  
亘古之兵塵。三人合筆成尺幅。龍鼓亞。子裁之隱名。即擊鼓亞之  
意。句何清新。既和之醉未消。更倩老月寫詩仿神霄。東坡呼  
朝雲為老雲。爰其例呼為老月。老月喜臨宋徽宗神霄宮詔。

### 次和十園

憐妓

梅梧暝覺逾亭午。笑看晴雲去復還。一領南華秋水意。夕陽紅

盤半青山

### 東北房禪院

鶴濂

禪房一夜風吹雨。直到天明未放晴。亭午碧牕初上日。松濤猶  
作雨時聲。

### 白堅甫趙其湘陳鄰袁黃芳暨陳伯冶潘叔璣

### 高見思尤半狂孫夢花集飲秦淮酒家

家士

氣類招攜共一觴。高情宛宛最清揚。撥雲應喜春星聚。轉轂  
憐夕照荒。未改河房香作國。猶容詞客醉為鄉。諸公各挾精湛意。助  
我他山雅興長。

### 絕句

家士

不雨自秋聲。無風亦天籟。初飄一葉桐。早苦三年艾。  
吾亦愛吾廬。卿自行卿法。太白即仙人。淵明真俠客。  
精丘官麴部。水閣主鷗盟。新語搜世說。常談厭老生。  
羈恨入平蕪。亂愁赴斜照。清比謝玄暉。寒於孟貞曜。

### 晚坐

家士

天末微風度夕曛。高桐涼碧欲生雲。劫餘撫鬢傷哀樂。亂後論  
交判合分。瘦石生後真峰岫。殘花流影舊繽紛。秣陵秋色茫無際。不  
見仙人蔣子文。

### 前詩和者甚衆疊韻寄慨

家士

天涯何處不斜曛。且為佳人貯碧雲。未待星移鶯物換。徒悲履  
費惜香分。指歐願持十力同消厄。但決兩言已解紛。笑煞綾紋三百  
刺。見大唐龍鬚。誰能重勒北山文。

### 夜思

家士

直以長歌當涕淚。誰能高枕代山林。清泉願漱離奇夢。滄海難  
搖滯定心。蟲語不嫌秋寂寞。蜉蝣初破夜深沈。惜惜鳴漏千聲靜  
極非無迹可尋。

### 無題

家士

雨意冥冥暑氣收。中年况味漸知秋。江山強半成焦土。泥飲何  
妨賭一州。

秋絃彈淚滌芬芳。抱月飄烟願未償。莫問夢周還夢境。可憐垂  
柳與垂楊。

### 秋感寄瞻麓丈

家士

高翠珠圍畫未成。滿身青雪淨難名。誰知幾夕風和雨。白下秋  
光半入城。

鴻雁渾疑雲是水。蝦蟆誤認草爲林。朝陽夕照東西轉。百樹葵  
花簇萬金。

### 諸公賜和夜思詩疊韵寄之

家士

野色自延秋作頽。心光獨照墨成林。漫搜舊籍生新解。未許佳  
人改素心。一岫生嵐青未了。萬松積雨綠初沈。江山佳處神能會。底  
用蒼茫策蹇尋。

### 秦淮口占

家士

未許秦淮瘦。燈船夜夜明。可憐商女曲。醉煞石頭城。  
兩鬢難長黑。雙眸肯獨青。秋風搖水閣。誰唱雨淋鈴。

### 曉望

家士

一城珠碧鎖青瑤。看上晨曦出太宵。昨夜似聞花嘆息。中年易  
感柳飄蕭。詞人解說初秋好。故國空悲后土焦。世自黃昏天自曉。眉  
端旦氣故非遙。

## 豐樂亭記

豐樂亭記  
宋廬陵歐陽脩撰 眉山蘇軾書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僎人得於州南  
數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成山谷勿然而  
深歲中有清泉潄然而出壙仰左石顧而樂之於是  
泉發石闢地以爲亭而滁人之遊者始不遠矣  
聖祖用武之地也昔晉謝安嘗遊此山月夜登之  
下流自石中出其聲如琴瑟安嘗居此山月下按琴  
引琴瑟以爲樂

### 歐陽脩撰

### 蘇軾書

關欲求暉鳳就擒  
 矣自唐失其政海內  
 可勝散及宋受命  
 削成磨礱五年之間  
 老無分不介於江  
 至氏生不見外事而  
 上之功德休養生息  
 僻而中簡又安其俗  
 之安閒  
 無在者  
 下之  
 其  
 而

水風弄水雪  
 年如月  
 以知

# 雁宕雜詩三十三首丙子

寥士

作那懷康樂。摩崖記寄言。李唐三百載。片句亦無存。

我亦維摩詰。能尋諾那那。開山成劇蹟。梵宇各嵯峨。諸詭那尊者。爲開山祖師。

不入水經注。惟聞霞客遊。奇觀天下絕。大小上龍湫。

展旗名分五液。卓筆峯名納虛音。我亦聽詩史。石僧然憶四靈。

尋詩留雁蕩。讀畫愛鴻梁。石氣千年秀。春寒意更蒼。同遊李鴻梁。善作畫。

瀑聲鳴萬壑。月色淨千峯。遺軼塵寰裏。雲區入掌中。與別有鴻梁。清泉月夜。散步風龍溪上。

雙鷺峯名望獨秀。峯名千佛下諸天。月日符前報。茫然憶大賢。靈岩寺前刻嘉慶三年四月四日。阮元遊此。余來此山。月日偶合也。

何年初拔海。大事許擎天。我作劉橫視。千尋峭壁好。天柱峯

看那龍起壑。千尺散珠璣。阻雨看題壁。呈茲一伎奇。觀大龍潭瀑布。阻雨龍壑中。

織女拖雲錦。分裁仗剪刀。如何難剪取。空費玉纖勞。剪刀峯

宛宛青瑤閣。支持有石梁。蕉林今不見。幾辨石紋蒼。西石梁又名蕉林洞。上有石作蕉葉狀。

山靈揚霧縠。神女曳冰銷。天柱門邊路。黃梅雨未消。梅雨潭。

世上皆圓竹。惟聞此寺方。曾經霞客見。感物吊空茫。能仁寺後方竹。今已無存矣。

燕尾分雙瀑。奔騰下碧溪。濯纓兼濯足。沈澗界青梯。燕尾瀑。

半灘靛石磔。一鏡盪琉璃。淺瀨生微浪。天分玉闕奇。循蒲溪至石門潭。

十八門中水。招魂憶叔南。清波誰是主。應改蔣公潭。石門潭。南。叔南殉難處。

高峯如合掌。岩乳濕濛濛。幾來懸崖草。中嵌釋氏宮。靈峯寺後合掌峯。內有觀音洞。

造化真小兒。山水入糖擔。綠棧探怪誕。飛湫作鳥瞰。飛湫瀑在顯勝門內。

天半石鐘乳。凝成三佛相。岡巒起伏中。蒼翠難名狀。石佛洞。

真龍吾未見。神化成龍溜。澗澗白胡明。奔泉湧天寶。龍窟。

散水如散花。瀑瀑灑白霞。峻岩垂匹練。西子浣銀紗。散水岩。

一碧春原野。生機繫萬家。村分南北閭。嶺級四千餘。馬家嶺北爲南閭北。閭二村。嶺極高上下四千餘級。

一釜傳元祐。禮施記勝緣。空能容百斛。香積久無烟。元祐大鏡。

上山不見天。下山不見地。浮動萬山尖。白雲如海裏。馬家嶺上觀雲海。

絕枝輕如燕。絕繩萬丈巖。山人勸采藥。聊博杖頭錢。觀仇家都周方高。表現繩繩采藥。

未到斤竹澗。勝地偶相左。漫遊窮四谷。謝公不如我。謝靈運有斤竹澗。詩足跡未至雁宕。

托興詩囊外。留痕影盒中。山川精銳處。盡納一技筇。諫夫別有作日記。梁涓泉雨墨伯禾攝。

稀齡能濟勝。健步竟如飛。謂趙鳳。別有劉樊卷。雙雙躡翠微。謂沈季真。包鳳雅。包。

石外疑無地。潭中別有天。塵埃飛不到。處處在山泉。

鐵色開城障。洞深水作簾。水簾洞。在鐵城障。猿聲啼不住。峻極百岡尖。百岡尖爲雁山最高處。

水奇不沾石。石奇不沾土。峨峨百二峯。水龍石如虎。

芙蓉花名村。屬宕爲名山。用天然。僧語。

花鳥長無恙。白龍還未還。

雲插鳥岩尖。風吼屏霞峰。我欲贊一辭。南山具北相。

# 續雁岩雜詩三十三首

寥士

石山不能語。飛瀑為之聲。我有蕭家句。高吟澹俗情。

一歲獨宜秋。中旬月色幽。斜陽同晚日。散策快清游。

白石曰中雁。在樂清仙姑曰南雁。西鄉。

在平陽借寫此山名。大鵬同斥鷃。名出天台後。晚唐世始知。最宜宋人等。來賦雁山詩。葉水心有雁蕩初傳晚唐世之句。

致叔詩無敵。長林往獨高。更從書畫裏。滿酒見英豪。江波叔曾為温州長林鹽大使有蕭淑賢及雁岩無臥石龍漱若懸河極壯。

亦是滄蕩人。仰天構一窩。名山須管領。雙鬢徇湖波。蔣叔南別署亦滄蕩人有仰天窩。

萬山龍起伏。一馬正橫鞍。攬壘平生志。澄清豈甚難。馬鞍嶺。

一瀑鳴一潭。千竈競千壑。音但可

以觀。未須耳塵觸。觀音尖。

鬢雲常歷亂。山頂傑青鬢。朝雲暮亦雲。悄悄凝幽睇。常雲峯

雲霞長撲壁。草木不須嵐。涉足屏風外。山光脉脉函。屏霞嶂

神龍亦怪哉。見鼻不見首。終年流碧水。何獨秋無有。龍鼻水。

卓刀新亂絲。卓筆寫清詞。幾翠如刀筆。惟燈世莫知。卓刀峯卓筆峯

他山都帶瀑。此峯如火皎。萬古燭

諸天。青光生閃閃。火燄峯

龍壑軒仍在。詎那庵不存。抽刀難斷瀑。成毀本無痕。詎那庵已圯

造像知何代。經營劇苦辛。千秋浸

聚訟。漢晉宋明人。觀音洞旁有劉九升人洞中石刻謂東晉人慎蒙記又謂宋人隨園詩話則謂明人

往吾遊廬山。雲中望五老。今作雁山遊。五老先吾到。五老峯

溪水碧而澄。其音若鳴玉。峯壘水亦靈。靜對生涼旭。鳴玉溪

青青牛望月。宛窳鯉朝天。果盒橋頭坐。連雲對我妍。果盒橋上看犀牛望月月朝天鯉及連雲峯

正看若雙筍。反觀若雙燭。筍倚成竹時。盡掃南天綠。雙筍峯

勝絕南坑口。精靈會百峯。飛泉鳴錯落。雨後更嵒巖。南坑口

是石化為梅。是梅化為石。誰能起廣平。遺世高標格。梅花橋

謝公自謝公。何必定康樂。附會吾

無取。開啓功足錄。謝公嶺

應是銀河水。千秋瀉不窮。何如倒

東海。一洗百腥空。塞根潭

窈窕美人峯。薰香立雲外。欲求色相空。妙諦參三昧。美人峯

會仙何日歸。遺杖化為石。寒碧結

千年。晴雲峯上白。會仙峯仙杖峯

峯嶂本無名。妄念生區別。曠蕩安

鉢孟。舉世無行乞。鉢孟峯

昔聞王子晉。曾到此吹簫。削玉山

容好。丹成色未消。吹簫峯

北至穹明洞。因懷李王蓮。投崖遺

蛻在。芳烈足千年。穹明洞為李王蓮殉身處

一峯珠在喉。一峯珠在頂。各具光明藏。大地失幽冥。含珠峯頂珠峯

左望僧敲鐘。右望僧揖客。我惜此

僧忙。何時得成佛。老僧岩

雁蕩三石梁。分佈東西北。歷遍諸

雁岩

首三十三詩雜岩雁續



# 荷花生日壽寒翁

農歷六月二十四日。爲荷花生日。亦卽蔡寒瓊先生生日也。今歲庚辰翁年六十有二。是日會賓客于茶恩茶喜茶四妙之亭。裙屐甚盛。余贈詩云。「漢瓦秦金別眼看。舊時月色照眉端。荷花也祝翁生日。翠蓋紅裳未覺寒。」茶味能諳句必工。健談每喜俊流同。年年醉倒荷花麴。半爲花神半爲翁。「翁病新痊。亦盡歡而醉。舊京劉雪蕉夫人寄二律壽翁。一時和韻者。多可東笥。因彙刊之。以餉同好。寥士附識。

## 壽蔡寒翁

劉韻松 雪蕉

湖山遙望水雲蒸。記向龍門識李膺。並蒂花開新境界。

雙棲夢繞舊觚棱。生遲金粟如來佛。誕共芬陀自在僧。屈指懸弧期已近。芙蓉香裏壽同徵。

荷花生日憶寒翁。甲子纔周萬歲中。鳩杖扶時占勿藥。鶴鶴飛處漫持筩。延年但願身心暢。却病能教耳目聰。團扇家家爭畫像。我雖弱女亦知公。

## 壽寒翁用雪蕉女士元韻

江亢虎 康瓠

炎風暑雨氣熏蒸。把酒同澆萬感膺。上座客星疑有耀。下弦殘月欲生稜。愛從鄭叟蒐心史。喜有周妻伴髮僧。樂石吉金親拓遍。中原文物信能徵。

回首俄然六一翁。幾多歲月亂離中。求名早薄黃金印。獻壽同傾碧玉筩。遊戲任教魚服賤。聲聞羈差比冠聰。生時

我取團樂月。不信荷花獨讓公。(翁六月二十四生余六月十五生俗傳亦荷花生日也)

## 前題

林徽楨 霜杰

人間六月肉山蒸。(六月大雲蒸肉山、山谷句)梁孟清風久服膺。高會客星花可。舉家仙貌玉稜稜。(仙貌玉稜稜、蘇句)綠應法喜飯生佛。詩獨玄機敵賈僧。更與鷗波論福慧。前朝畫錄已明徵。(清人著有國朝畫徵錄)

龐婆禪智勝龐翁。翰墨因緣憶卷中。(寒翁伉儷素未識荆惟近爲人題詠數於卷中獲記姓名並誦珠玉)欠向劉樊斟壽學。喜從皮陸見詩筩。(虎公及汪子雲兄以杜中諸作見示蓮池威府才何麗。(用王庚故事)茅塞聾丞耳漸聰。應與荷花添故實。爭墩今復有荆公。(虎公詩結語有云生時我取團樂月未信荷花獨讓公畫弧辰爲六月十五俗傳亦荷公生日也)

## 前題

謀 斐子裁

妙耳山頭居近翁。宵來閒話豆棚中。生同並蒂千年豔。飲則縹膠一葉筒。濁鏡猶耽細帙樂。金丹不假齒田聰。今朝病酒何須慮。竹裏烹茶正待公。

萬家棟宇化新蒸。劫後相逢情倍膺。老至安閒臻壽致。生當叔季識模稜。修來寒月雙棲影。妙托袈裟卍字僧。記取荷香飄冉冉。年年詩價此時徵。

前題

大暑橫江火井蒸。

芙蓉映座聚滂膺。如船藕孔收兵劫。把手芸香伴枕棱。圖寫茶村添畫史。門敲月下肖詩僧。蘭舟搖向亭亭玉。緝柳陳編信有徵。

歷落欹奇見此翁。

驚人句在瘦寒中。昔從刮鯁觴黃髮。今召朋簪進碧筩。狎鷺盟鷗情不淺。雕龍捫蝨聽斯聰。

月娥萬感津梁共。鐵鳳軒高景杜公。

前題

荷花生日水雲蒸。高會耆英壽李膺。小隱茶丘風雨夜。

清修奩藍月雙棱。圖描秋室丹青侶。墨妙冬心粥飯僧。我在亂山殘客外。新詩喜不待秋徵。(余以病未能上壽)

亂後相逢各已翁。浮生聊遣一杯中。目窮奇字三千牘。手刻新篇十二筩。笑我察書惟倚妾。羨君避世學琴聰。生年

窮九原前定。清福還應讓乃公。

前題

黃嵩寄褐

門外青山嵐氣蒸。人間天壽喜躬膺。文奇鑑賞辭同契。製古摩挲器有棱。撫麈手招觀海客。降龍心印在家僧。荷花生日逢初度。不染淤泥見壽徵。

陳祖基歎湖

行年花甲鬢成翁。

上壽來從大隱中。南北稱宗珍畫本。往來遙寄只詩筒。遠觀自覺唯神視。返聽甯須仗耳聰。譜續荔支宏述作。端明家法又傳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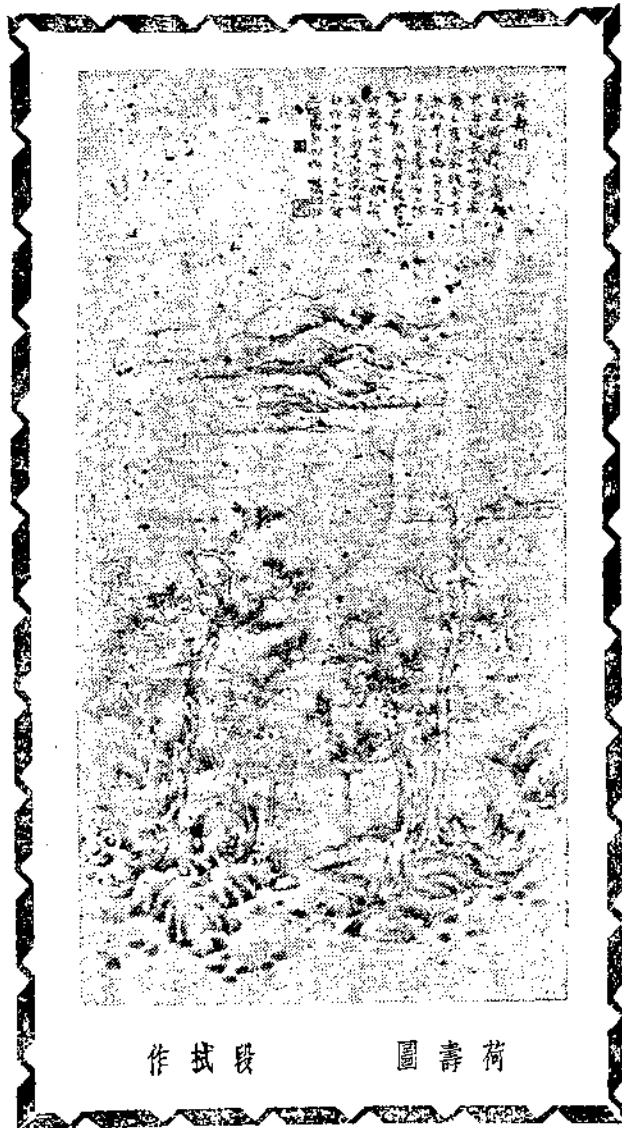
前題

陳道量寥士

火雲冉冉碧蓮蒸。思比清波最服膺。古蘭同摩風自卓。

新茶初熟月生稜。身為濁世真名士。心似空山苦行僧。置酒呼朋殊未老。秣陵墜獻總堪徵。

但能罨鑠不妨翁。山水之間酒一中。風月湖蓮添畫本。海天雲雁托詩筒。會心窈眇知非遠。洗耳漣漪自益聰。今古長安都似弈。爭墩奚必笑荆公。



荷壽圖 試作

# 中秋之什

## 庚辰中秋 調寄滿江紅

汪精衛

一點冰蟾，便做出十分秋色。光滿處。家家愁暮。一時都揭。世上難逢乾淨土。天心終見重輪月。歎桑田滄海亦何常。同圓缺。雁陣杳。虫聲咽。天寥闊。人蕭瑟。勝闌中。淚濕沙場。骨。挹取九霄風露冷。滌來萬里關河潔。看分光流影到疎峯。烏頭白。

### 前題

和雙照樓韻

李釋戡

幾度中秋。改盡我少年顏色。空回首。登舟牛渚。片帆高揭。作賦欲傾巫峽水。飛觴還酌洞庭月。看家居大好付纖兒。金甌缺。夜深處。商飆咽。憑誰鼓。湘靈瑟。遍平原。草短。縱橫戰骨。填海恨同帝女苦。憂時心比孀娥潔。願清輝長此十分圓。大千白。

### 前題

和雙照樓韻

陳歡湖

漏箭沉沉。廣寒殿黃昏暝色。鐘鼓動。鏡奩初啓。暮雲輕揭。殘魄張弓工部語。爛銀出海廬全月。皓當空全璧影山河。無甌缺。庭露濕。邊笳咽。星燦爛。秋明瑟。照漢宮鉛淚。洞天金骨

。桂子香飄霜杵韻。蘆花雪壓煙濤潔。慢亭開遙見武夷君。搔垂白。

### 前題

和雙照樓韻

王西神

又是中秋。妝點出者番景色。看今夕瓊樓玉宇。珠簾齊揚。笑語渾忘長夜漏。團圓不改舊時月。問嫦娥眼底闕滄桑。幾圓缺。雁過處。蛩吟咽。玉露冷。金風瑟。甚秋聲滿地。連年暴骨。皓魄不愁雲霧蔽。清光自寫冰霜潔。聽晨鷄一唱壯心馳。漫天白。

### 前題

有引

姜可生

中秋夜自蘇州歸，和雙照樓均，分簡冠吾君強洪田英夫敏中鼎三仲實學周志雲子明諸君子。

大好中秋。默看吳門山色。待入夜。冰輪湧出。畫簾齊揭。塵世難逢開口吟。遙空喜見當頭月。祝年年歲歲此金甌。圓無缺。戍樓角。何凄咽。銀潢水。何明瑟。冷桂叢仙露。浸人毛骨。幾輩移牀同歡詠。吾心終古昭芳潔。計歸時叩戶起林鴉。流光白。

### 前題

和雙照樓韻

高見思

刻雪鏤冰。是今歲中秋夜色。看處

處。笙歌浮動。斗香高揭。一片清明同旭日。萬方歡擁經天月。問姮娥底事苦團圓。時還缺。磨刀水。聲嗚咽。膠注鼓。雲和瑟。管斯民殘廢。幾莖鷄骨。黷武未妨傾國脈。奉公未許能身潔。李先生隻手挽狂瀾。光重白。

## 八月十二夜作

李釋戡

作祟詩書引睡難。高樓孤倚衿衣單。天教晚歲人多病。月傍中秋夜已寒。橫雁半江漁火遠。亂蛩四壁角聲殘。幽居習靜甯非幸。感逝哀時故未寬。

## 八月十四夜作

李釋戡

娟娟涼月入中秋。水際園林特地幽。向夜颼颼催雨急。明朝晦晦使人愁。由來節物供惆悵。誰道霜娥解怨尤。等是有家歸未得。坐聽刁斗換更籌。

## 中秋節日午飲太疎樓謝主

人兼視同席諸友 黃嘿園

消除休日始今年。南國羈人亦可憐。醇醴發顏甯便醉。清霜上鬢不重玄。石名龜化千齡壽。畫仿龍眠九老緣。捲盡纖雲收午翳。宵中何處看蟾圓。

### 庚辰中秋釋戡招飲新居

陳彥通

醉醒猶然在石頭。樓遲戎馬又經秋。  
斷腸風月成孤賞。白首星霜記勝游。  
卜築有心同遠市。看山無語獨登樓。慢  
亭已隔人間世。何處哀歌苦未休。(時  
席間特啓電匣音樂)

### 庚辰中秋釋戡詞長招同黃

默園陳彥通白堅甫龍榆生

陳伯治何韻齋曹靖陶張次

溪岳仲芬集飲太疎樓賦呈

同座

陳寥士

一年秋節又平分。俊侶雄談酒半醺。  
萬籟沈冥同待月。四山瘦碧不黏雲。  
疏臺野色延涼味。高處清光代夕曛。幾  
輩亂離孤寄客。能無哀樂感紛紛。

### 奉和寥士中秋原韻

蔡遐長

缺望清輝不可分。然疑月醉世將醺。  
徒薪幾輩踵焦額。拾燼三年炬絳雲。  
笛步淹留秋已半。詩心空闊日先曛。虛  
庭竹影初除架。欲檢寒餽支蔓紛。

### 庚辰中秋詠月次和寥士

陳獻湖

臂瘦東陽月半分。賞秋狂態在微醺。  
青天碧海雙輪玉。白地瑤階一畝雲。

每遇征人悲獨照。常從驕日借斜曛。(

月借日光以爲光)今宵大事惟瓜果。說  
餅諸兒絮語紛。(原唱紛紛並用今和其  
一)

### 庚辰中秋口占用寥士參事

韻

黃芳墅

秋光此日恰平分。賞月家家酒正醺。  
難得清宵涼似水。相逢勝友氣如雲。  
塵揚東海經奇劫。霞墮西山亂夕曛。客  
裏渾忘佳節至。中原戎馬尚紛紛。

### 蘇垣拙政園賞月和高主席

江康瓠

天潢如此水。人海已無波。余亦能  
高詠。公今竟渡河。良朋欣再合。佳節  
許相過。痛共金吾飲。宵憂醉尉訶。

中秋過一日。月似昨宵明。山水有  
佳畫。林園無俗情。絃歌民共樂。樽酒  
客同傾。詰旦靈岩會。登臨感又生。

### 拙政園中秋賞月歌

汪仲虎

四時最好是春秋。秋光明媚尤清幽。  
蘇臺名勝慣留跡。爲尋鴻爪重來遊。  
無端駛入龍華會。名園昕夕常淹留。中  
秋佳節興彌健。矧逢儒雅高瀛洲。輕裘  
緩帶羊叔子。風流文采嘖其儔。招要裙  
屐良夜會。見山樓上精神道。美盡東南

賓與主。長歌短詠還相酬。清光照澈江

南北。幾家歡樂幾家愁。民生困苦益慄  
惴。倒懸莫解我心憂。諸公焦勞思飢溺  
。慰民之望籌嘉謀。對此團圓且欣賞。

金波穆穆盈雙眸。記會光緒之中葉。延

秋乘夜登南樓。(光緒庚寅佐兩湖督幕

張文襄公每歲集幕僚於南樓或黃鶴樓觴

詠達旦而散)元規於此興不淺。時登黃

鶴臨江頭。舉杯倒挂山河影。長江檻外

水悠悠。五十年重與高會。龍宮今夜蓮

花浮。觥籌交錯相雜遝。老來自笑不知

休。歡騰中外一時感。同聲相應氣相求

。管絃絲竹洋盈耳。和平清氣滿蘇州。

勝地不常况佳日。平分秋色一齊收。良

辰美景不可負。覓句肩登枯腸撈。巴吟

聊以當哩引。羣公應許詩筒投。

中秋有懷楮民誼鄉長並寄

寥士 金寶楚

古道照人見朗抱。秋來清興更如何  
。扮揄望重敦鄉誼。壇坫聲高壯國華。  
鍊此身心成鐵漢。(公善太極拳)洗將  
兵甲挽銀河。寫經一卷多爭誦。(公手  
寫彌陀經鐫石)不向山陰去換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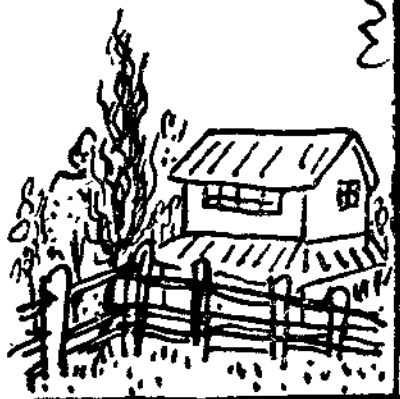
### 中秋覽月

周憐竝

妝罷素娥來。旻天寶鏡開。勝游歌  
水調。清韻接蓬萊。月魄明而媚。秋心  
豔以哀。瀟湘舊詞客。攬影一徘徊。

月捲潮光白。秋憐夜氣清。且看叢  
桂影。漫聽槁梧聲。太液風流在。武夷  
談笑生。古今此佳節。同愛晚天晴。

## 單言詞詩話



李嘉祐之「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禪心超忍辱。梵語問多羅。」「章八元之」雪晴山脊見。沙淺浪痕交。」戴叔倫之「解宇經山火。公田沒海潮。」皇甫冉之「果熟任霜封。雞疎從水渡。」「哀露收新稼。迎寒葺舊房。」「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杜誦之「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朱灣之「受氣何會異。開花獨自遲。」韓翃之「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客衣筒布潤。山舍荔枝繁。」「疎簾看雪卷。深戶映花關。」郎士元之「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去鳥不知倦。遠帆生暮愁。」「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向秋月。」「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崔峒之「清磬渡山翠。閑雲來竹房。」「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張繼之「女停襄邑杼。農廢汶陽耕。」「火燎原猶熱。風搖海未平。」劉長卿之「草色無征路。鶯聲傍逐臣。」「細雨濕衣看不見。殘花滿地落無聲。」李季蘭之「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賈參之「萬丈水聲落。四時松色寒。」「人生年幾齊。憂苦即先老。」道人靈一之「泉湧階前地。雲生戶外峯。」張南史之「已被秋風教憶鱸。更聞寒雨勸飛觴。」姚倫之「亂聲千葉下。寒影一巢孤。」皇甫曾之「寒生五湖道。春及萬年枝。」鄭常之「儒衣荷葉老。野飯藥苗肥。」孟雲卿之「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劉灣之「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舉聲哭蒼天。萬木皆悲風。」「李陵不受死。心存歸漢闕。」

上元梅會亮伯言，有柏規山房詩集十卷，續集二卷，其作詩旨趣，詳自敘中，茲不贅述。詩如贈胡聖基云：「腹有詩書面有垢。古人古人終在口。揚眉欲陳策二三。低頭不知椽八九。先生讀書不食肉。弟子肥瓠師瘦竹。平生

齒冷登封書。行藏不須季主卜。」龍潭夜發云：「見說近鄉無百里。翻愁風水阻揚舲。獨騎瘦馬行長夜。暗送流螢過短亭。但使間關常負米。敢將身世嘆浮萍。遙知欹枕高堂上。合眼江湖夢未醒。」村中雜味云：「木落遠山多。歸樵帶黃葉。晚來溪水深。應是山中雪。」「好樹冬不花。朽株春不綠。若使無冬春。爾心亦已足。」半千關望雪云：「急風迴雪避炊烟。屋角牆坳斷復連。平野忽從迴望合。行人如雁點青天。」讀東坡集偶書云：「東坡自言少快意。惟有文字窮酣嬉。如山出雲水赴壑。無有天邊與險巖。黃州儋耳困欲死。折除利市歸文詞。昔有尹氏富人僕。勞苦百役身不支。終年夜夢大富樂。以畫爲幻身忘疲。東坡快意乃若此。無乃尹僕同其癡。謂夢非夢堪一笑。詩成弔詭誰當知。」即事呈伯韓小坡魯川云：「磬折方延賓。三子適來憩。駭此初筵色。破帽欲辭避。主人撫掌笑。作達殊未至。豈聞竹林人。有物能敗意。徑入別室中。吟嘯無所忌。謂余君可出。無復與君事。童奴吾自呼。飲啖吾自計。此不須主人。安覺客爲累。須臾送客入。二醒一已醉。笑言有餘杯。明日可見詣。」題戴雲帆寒齋味雪圖云：「自古詩人多愛雪。雪裏吟詩定清絕。君能味雪情獨親。無舌之人難與說。差池世味日千變。萬古資清常一潔。咀嚼平淡除羶腥。吐納高寒謝炎熱。食單不用一錢買。百糞寒蕘增玉屑。知君愛雪復愛詩。無味之味能兼之。空庭雪落詩成後。捫腹逍遙散步時。」偕臧生錫文王生友竹袁生湘波至桂陸園看牡丹過余生吉士花室云：「北郭幽居路不賒。市廛行過踏桑麻。一無四壁只編樹。十有九家同種花。世外天光圍綠野。坐中人影伴朱霞。秋來訪菊吾能記。翁仲南邊草徑斜。」

近人咏買書之作，余數錄之矣，其描寫文人結習，各有風趣。伯言亦有買書四友歌云：「晉魚見書口流涎。到手恐有他人先。索價不畏高如天。歸來障籠傾銅錢。明叔愛好不求全。索難得巧意氣鮮。細尋脫簡抽間編。磨丹細字書盈顛。張子游肆如林泉。瓦南街東可忘年。客無牀坐書相連。不破一錢聽管絃。自笑買書如買田。循其四角及中邊。重裝自釘端不偏。未得一讀手爲胼。」書獸個性，維妙維肖。

金壇馮夢華煦，有蒿齋類稿三十二卷，卷三至卷八，皆詩也。其詩深秀鬆邈，令人意遠。如同鳳笙竇相晚步隄

上兼過野寺云：「鬱鬱郭門路。霜風寒不勝。荒祠晴有雪。疲馬靜於僧。樓櫓增新戍。河流擁斷冰。蕭蕭蘆荻外。日落有漁燈。」寄衣谷云：「阻風中酒又年年。何處春殘不杜鵑。莫去勞勞亭上望。亂山一髮瘦於烟。」昆陵云：「蕭蕭湖樓舊酒瓢。荒陂冷驛柳蕭蕭。一江春雨催潮急。絳到昆陵第幾橋。」同蘋湘激泉登北極閣云：「層雲白晝暗。虛閣氣蕭森。瘦馬棲殘碣。枯鷹下遠林。湖光千頃合。野色一城陰。十廟今墟莽。臨風感不禁。」將之建康與妹別泣寄仲兄吳中云：「冷雨萋萋夜欲闌。荒雞荒夢太無端。百年易盡何堪別。十日相逢竟未歡。衰帽單車殘驛暗。孤蓬短燭暮潮寒。只今兩地同羈旅。莫更歸雲獨自看。」送研孫歸湘中云：「陰陰霽邑赴遙嵐。攜手荒城思不堪。為語離人莫迴首。亂鴉殘照是江南。」登夔州南城寄次民先生云：「瞿塘峽口水濺濺。過盡千帆日又曛。漸近中年仍浪迹。無多同調奈離羣。飢來腐鼠空相嚇。刈去香蘭亦自焚。回首天南瘴雲黑。子規啼處正思君。」題畫云：「平橋如臥虹。遠岫若橫黛。日落荷鉞歸。睥睨乾坤外。」東蘇龕三首之一云：「貞曜不偶俗。中唐扇靈襟。百苦隱長夜。有呻而無吟。去人向千載。與子同一岑。寒蛩警宵霧。敗葉辭秋林。身世各有感。緬古何惜惜。」

鄭燮，字克柔，興化人，著有板橋集，分古今體詩，詞，道情，題畫，家書等六編，藍墨本。其前刻自序云：「余詩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習氣，二三知己屢詬病之，好事者又促余付梓，自度後來亦未必能進，姑從諛而背直，慚愧汗下，如何可言。」後刻自序云：「板橋詩刻止於此矣，死後如有託名翻板，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爛入，吾必為厲鬼以擊其腦。」夫子自道，聊復快意，今所存者，「詩格卑卑」四字，足以概括之。不若道情之膾炙人口也。茲錄其清婉者，如宗子相墓云：「寥落百花洲。老屋破還在。遠水如帶環。東風吹平野。」落拓云：「乞食山僧廟。縫衣歌妓家。年年江上客。只是為看花。」至如「千家養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種田。」可謂詠揚州絕唱。又自題家書云：「板橋詩文，最不喜求人作敘。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為可恥，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讎帶讒，遺其茶毒而無可如何，總不如不敘為得也。幾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敘為。」亦說得痛快。



武進唐順之荆川集十八卷，光緒乙未戚氏重影，並輯補遺一卷。硃印本，購自舊京，封面有劉世珩題字，乃繆筱珊所贈者。荆川文較事有法度，為有明葉中一大宗。卷一至卷四皆詩。如松關云：「月出照松關。松陰正滿地。恐有山僧歸。終夜不須閉。」海場云：「層冰結平川。積雪埋高樹。無處寄幽情。但到博花塢。」石丈云：「自是太古人。一身衣百草。年年在此山。憐爾亦枯槁」。小虹橋云：「采花與及澗。幽事俱在山。朝向橋上去。暮向橋上還。」哦松云：「貞松何鬱鬱。春色變寒山。且共冰霜潔。羞為桃李顏。孤看晚秀。佳句落前灣。莫是陶元亮。一官常閉關。」小集為人所刻云：「文學從來本不長。隱居辭說半猖狂。徒口後世能成孟。祇覺前身似姓莊。玄白何分終覆瓿。穀臧奚事總亡羊。從今已息談天口。只著農桑一兩章。」靈芝寺同童兀功宴坐云：「潮上高樓從遠心。復沿湖岸過東林。身間似帶霞氣。地冷兼無鐘磬音。衣裏寶珠應自信。苑下靈早試相尋。坐來忽散千峯雪。對爾無言意轉深。」

樊山集木刻者，余迄未得窺其全豹，惟見續集殘本卷十四至卷十七而已。其咏黃牡丹，紫牡丹，綠牡丹，白牡丹，紅牡丹，均各七律十首，其麗工整，前無古人，可稱絕唱。諸體目以七律為最擅長，如十一月廿七日劉次房前輩齋中消寒小集二首之一云：「暖閣深明結古懽。呼燈行炙具銅拌。閒來茗酪半章易。亂後琴書檢校難。薑桂性情終是辣。梅花天地不知寒。關中好事傳圖畫。合當睢陽五老看」。

太倉瑣溪秋黃鐘烟文，有晚村詩稿，刊入潢水叢書。詩雄壯如其人。乙丑元日云：「柴門靜掩隔喧囂。不換桃符不頌椒。商略此時惟痛飲。百年無過百今朝。」丙寅元日云：「舊符一夜換新桃。滾滾流光暗裏消。繫日恨無繩萬丈。等閒三十六今朝。」塘棲云：「過盡蠶桑地。河干忽市廛。風腥魚挂網。泥重藕堆船。雲閣千峯雨。虹橋萬井烟。去鄉程五百。回首隔吳天。」

成都吳虞又陵仿湘潭王氏夜雪集之例，次其所作詩曰秋水集，蓋取莊子秋水篇之義也。集中皆七絕，而以各體為附錄。詩境宗晚唐。賞同鄉女子陳碧秀，投贈甚多。又集交遊贈碧秀長短句曰朝華詞，附刻焉。朝華碧秀字。



# 金陵女狀元記

耐充

九天春曉。帖寫泥金。四海名高。榜書若玉。則有釵裙十二。推為湖海無雙。粉黛三千。云是昭陽第一。往者金陵富甲天下，平康諸姬，何止千數。凡游閉子弟，趨之若鶩。莫不品評月旦，物色風塵。往往踵事增華，定為花譜。其中稱女狀元者，僅得二人。一為寇貞素，名體如。一為劉蕊珠，名僊。爰紀其事，以資採風之助。

虞山錢牧齋金陵雜詠詩云，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蓋寇白門名湄，貞素其妹也。初白門為保國公妾。崇禎甲申三月，京師城陷，保國生降。白門乃匹馬短衣。從眾婢歸。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有賦蝶戀花云，眉淡衫輕春思亂。不怪無情，翻受多情絆。怕上層樓凝望眼，落花飛絮終朝見。釵鳳暗敲雙股斷。劃損雕闌，一一相思遍。香奩獸爐空作篆。茶

麝開謝閉庭院。此詞淒緊之音，如怨如咽，亦自傷美人之遲暮，紅粉之飄零也。既從某孝廉居揚州，又不得志，快快而歸。時白門已老，猶日與少年為伍。一日臥病，召所歡韓生至，綢繆悲泣，欲留之寢。韓生以他故辭，猶執手不忍別。至夜深聞生在婢房笑語聲，大恚。奮身而起，喚婢來，自箠數十。咄咄罵生負心禽獸。行欲啗其肉以為快。此牧齋所謂一縷芳魂，蓋棺未死也。貞素以姊負威名，故走馬章臺街者，皆敬慕之。或有集桃葉渡白媚之舉，以貞素定為狀元，且目為水仙花品，謂有露滴金盤，風吹玉樹之致。貞素天資過人，既工吟咏。每登場演雜劇，望若雲中仙子，眾皆悅服。吳興茅止生總戎結社秦淮，宴集徵吟，月恆數次，而貞素與焉。其生查子無題云，繡帶結新詞，兩兩同心字。有處繫心情，無處論心事。剛向月中來，又向人前避。多謝燭花明，隔

箇簾兒覷。又輟繡絺憶別云，柳外裊晴絲，正春日遲遲亭午。牆東曾見，去年攜手，花前喧笑，為伊忘却，繡甯鸚鵡。不奈春光如許。對簾箔幾回凝佇。箇人千里，應同心曲，樂游原上，歸來莫待，絮飛中路。此二闕固似青樓口吻。然情見乎詞，方之乃姊，何肯多讓。牧齋又有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遲。今日秦淮恐相直。防他紅淚一霑衣。此其傾倒之深，繼以惋惜，亦嘆蓮花並蒂，俱生火宅，不能自拔也已。

居無何，金陵有所謂香珠樹者，會定花案，以劉蕊珠列為狀頭。詳云，蕊珠蕭疏逸致，澹宕佳懷。素綰心月氏之膏，風流雲想。冰骨鑠運環之響，玉質秋神。芳夢殉寒香，泣柳有心題綠宇。春波憐瘦影，臨花無緒門紅妝。理幽恨於燈前，寄長懷於天上。雲胡不流，風幾欲去。讀其贊語，亦飄飄若仙，有掬月散花，可望不可即之意。蕊珠喜填詞，有偷聲木蘭花云，自從寫出君模樣。暮暮朝朝擊掌上。韻在眉梢。停筆將他細細描。當歌恐被風吹去。飛燕當年留不住。樓下儂家。雨後花前好喫茶。詞有北里習氣，然亦風流自賞，故四方才子，以不識劉狀元為恨。一時障泥油壁，雜沓戶外，極賓客駢闐之感。而蕊珠處之裕如，若無所事。客亦恆敬之者。

# 梨園述異

## 伶人被參二則

二渠

(三) 田際雲

伶人田際雲被滿御史瑞賢參劾一案發生在宣統三年三月，此亦為當時極聳人聽聞之奇案。際雲究以何事致被參奏，其所犯究為何種罪狀，直到現在，也難以判其是非。據瑞賢原摺，係劾際雲，勾結奸民，以演新戲為名，實陰圖煽惑，其所犯之罪，應屬極重。及結案所判僅以依賭博之人，處十等罰，與原奏所陳，毫無關係。而當時一般社論，則謂係與貽穀墾荒案有牽涉，遂致入獄，後來案結，而世人對之，終無以明其原委也。參考衆說，加以鉤稽，大概是因貽穀案而受羅織，其結果又以貽穀案而判罪甚輕，我們祇取貽案始末記，一為詳閱，便可明瞭。按貽穀字鶴人，旗籍，光緒末，奉旨往綏遠辦理墾荒，不數年即被人告發，謂其吞食鉅款，激成民變。清廷派軍機大臣鹿傳霖，帶隨員樊增祥等，前往查勘。貽穀雖極力活動，終竟難逃法網，判戍川邊。除清史列傳貽穀傳中，對此已述梗概外，在貽氏則自撰有蒙懇陳訴供狀，懇務奏議綏遠奏議諸書，可供研究。担彼所述，似皆一面之辭，其以旁觀態度而為作書者，則有天涯恨恨生之貽案始末記一書，較為公允，而田際雲被參案，亦即載入其中。該書第十五章，貽案結後之風雲內載：「貽氏既奉旨戍邊，則請假一月，大宴賓僚。方謀報效重金免戍，嗣以急不能轉圜，則思改發四川。先是貽兄晉昌，以喪師罪，發川邊效

力，至是貽思援川督奏案改遣，事將成矣，突有李范氏呈控鍾岳（貽穀之侄）案發現，貽恐更罹罪，遂於三月二十日西行，擬至保定小住，希冀法司之再奏也。李范氏與鍾岳關係如何乎？李范氏者，人謂之李三太太，為故尙書廷杰侍媪。都中風氣，有所謂上坑老媽者，名為女僕，實則侍姬，皆少年婦有姿首者，京中竹枝詞云：粉面油頭青布衫，女奴多半是京南，老媽稱謂何會老，弱齒無非廿二三。此李范氏，即備有此種資格，侍廷杰近十年，年半老矣，為人猥黠，能得廷杰歡，鍾岳偵知之，於廷杰之履任也，遣所眷伶人果香林通情款，許以重酬。李難之，要鍾岳須得一大銀行期票為信，岳允之，乃與立公益銀行期票一紙，金八萬兩，並約果香林作證。於是李范氏運動廷夫人及其子婦，日夕強聒於廷杰之前，廷乃為貽極力洗刷，又為之嚴辦王憲章，為貽氏洩憤，八萬金之威力，如是如是。貽案結時，廷杰已前死，一切計劃悉廷杰所為。既結案，李范氏則持票兌銀，銀行人言，此銀須果香林面兌，存款者曾面囑也。李乃竟果伶，屢謁不遇，則謁鍾，鍾狡賴，言無其事。李怒，謾罵不已，鍾忿甚，命僕人扭送警廳。李到廳，具言鍾岳所以行賄，及案結抵賴諸實狀，廳員大驚，為移送地方審判廳。李范氏既至審判廳，廳員乃據供，傳鍾岳詢問。岳至，則大肆咆哮，謂廳員

曰，爾以何資格，而敢訊我。廳員亦怒曰，誠然，尊案不日呈送大理院，由院傳訊君可也。岳悻悻而出。則謀槍劫李范氏，私禁錮之。李范氏之夫之友某某等，（或謂即田際雲瑞星橋之屬）聞之不必，助之張目，鍾岳氣憤。瑞賢者，滿御史中之貧窘無聊者也，鍾岳乃具摺底，具言京師土棍充斥，擾害治安，羅織優伶田際雲等二十餘人，並指李范氏為女棍，請賢使上之，為釜底抽薪之計。文曰，奏為匪黨充斥，擾害地方，擬請旨飭查拿辦，以保公安而弭隱患，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維郵治之隆，莫貴於物得其所，禍患之伏，多出於人不及防，故除暴所以安良，明刑乃以弼教。近來各會匪橫行，聚眾戕官之案，層見迭出。都門地大物博，輪軌交通，外省姦民，往往來京勾結，因都門匪徒消息靈通，潛謀不軌。都門之匪徒，亦恃有外援之勢，愈行猖獗，內外勾串，其患何可勝窮。從來大患之興，多起於小奸，若不及早驅除，從重懲治，恐伏莽因之起事，會黨從而生心，滋蔓難圖，良可慮也。雖經該管衙門，嚴切巡查，若輩行蹤詭密，為耳目所不及查者，所在多有。以臣所聞，有所謂瑞星橋者，住濕井胡同，冒充洋醫，黨羽極多，尤以如訟為能，交結司法官，朋比為奸，愚弄平民，惡聲載道，言無不知有瑞星橋者，其非善類可知。有所謂翔九霄者，即優人田際雲，住長巷頭條胡同，勾結奸民，以演新戲為名，實陰圖煽惑，貌盡義務，心實叵測，尤以引誘良民為騙財之具，上年東城二條胡同，夥架洋人聚賭，經民政部查拿，有人暗送消息，是以漏網，人所皆知。姦淫不法，積惡多端，虐死其妻，賄免其禍，敢於如此者，結納官紳，恃以無恐，如劉樹楠朱旭東蕭德森等，皆為伊死黨。有所謂李雲階者，即李三，住板廠胡同，本係長隨賤役，冒充職官，以代人運動為業，形跡可

疑之人，結為黨羽。其妻李范氏，尤為兇悍不法，聞李范氏綽號母老虎，以一女流，而日與匪類為伍，設局詐騙，探知有人辦贖，彼即云與農工商部尚書相好，探知有人與訟，彼即云與法部堂官深交，以至運動官缺，昌言不諱，無惡不作，往往無識之人，被其誑騙者，指不勝屈，其刁惡情形，非尋常女棍可比。至李八即李錦甫，天津著名棍徒，來京與外城警官馬榮勾結，寄居大馬神廟，偽辦公司，夥騙財物。魏可斌即魏不飽，老胡即臭孤，寄居官菜園上街成都館，耿少臣即耿蠻子，鮑老皮即鮑良笙，寄居順治門大街教縣館，李厚田即小扇子，住燈草胡同，老朱即朱子良，小玉子即玉口，老馬即馬翰臣，寄居觀音寺街裕隆店雲集寺乾元棧，結黨生事生風，傾害良民，茶樓酒肆，蹤跡皆有。其餘滋生事端，未有真名姓者，尚不知有幾。臣惟思地方理宜肅靜，此等匪徒，胆敢如此恣肆，擾害地方，實屬目無法紀，應請飭下民政部步軍統領順天府，嚴密查拿，務獲究辦，庶奸黨不致煽動，地方得以安謐，臣為思患預防起見，謹奏。摺上，某樞相力陳監國請嚴辦，監國允之。某相者，軍機中之最有力者也，其女公子為廷杰子婦，自李范氏控案發，恐廷氏受賄實狀暴露，乃求其父，為故尙書留體面，某相無奈允之。至是瑞賢摺上，知係鍾岳所為以困李范氏及其黨羽者，遂擬旨嚴辦，廷氏為鍾岳抵賴賄款之相手方，今乃利用廷氏女眷及其戚屬，為之出死力，西遊記中所述孫悟空神通種種，以况鍾志謹（岳字）先生，其庶幾乎？李范氏本非善類，然鍾岳以為獨參彼一人，恐為人指目，乃以李為附屬品，而羅織官吏優伶二十餘人，均指為土棍，冀以一毛掩天下目，此一說也。鍾岳欲拘李范氏以滅口，為田某等所持，則發憤並羅織之，此又一說也。要之參案內無李范氏則已，參案內有李范

氏，則與貽案有涉，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亦百密之一疏也。按此所述田際雲等被參原因，其說雖然不一，可是其係受貽案之牽涉，則毫無問題。此奏之上在三月間，案結則在六月，判狀具載國風報。在該報第十六期中國紀事內，有田際雲案之結束一則，文曰：「自瑞侍御賢奏參田際雲等十七人奉旨拿問後，未幾而翰林院編修顧授，陸軍部葉崇渠，民政部六品警察官黎宗嶽，皆被譴，勒令回籍，都下汹汹，以為將成大獄。及五月中，新優王鍾聲又被逮於官。於是論者，以為將籍演唱新劇，羅織成罪，蓋以田與王素相識，王以能唱新戲名，田會請其唱新戲於天樂園，故推想及此也。現田王二案，已於初三日（六月）由法部併案奏結，科罪甚輕，非特與外人推想為與貽案有關係者不符，即於演唱新戲，亦未著一語，真不可思議虎頭蛇尾之奇案也。茲將各人判決案，彙錄如下：老朱即朱子苒，又名朱榮昌，依詐官有所求為，徒三年，係廢疾，照律收贖，應追贖銀廿兩。王鍾聲即王希會，依在家容留賭博徒一年，例減一等，處十等罰，應追罰銀十五兩入官。陳鏞即陳子陶，依冒生監頂，處十等罰，例十等罰，應追罰銀十五兩，均俟交銀後，或限滿後，分別遞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瑞星橋即瑞泚，依誑騙財物滿一兩以上者，工作四個月，律工作四個月，係職官，咨除名，免其工作，仍交該旗嚴加管束。想九霄即田際雲，朱韻笙，謝寶筏，喬稽氏即

水龍吟 己卯重九獨游臺城歸對黃花翌日趣園丈出眺西園

謙集詩

莫雲低鎖臺城，愁深天亦沈沈睡。雅栖野樹，蟲吟蠟城，景光淒異。舊題詩處，碧紗籠句，而今何在，把闌干憑遍，高城隱隱，誰得灑，登臨淚。開放西園遺址，寫秋心翠尊同倚。年芳晚晚，孤根自賞，歡餘餘幾。冰雪襟懷，舳舻綺夢，舊狂能理。算蓬山咫尺，遊仙路近，仗東風吹。

龍父

稽姓婦人，又名稽宗華，均依賭博之人，各處十等罰，例處十等罰，追罰銀十五兩，喬稽氏並驅逐回籍。蕭得霖鮑黃笙即鮑澂耿少臣即耿蠻子，又名耿觀汶，老馬即馬漢臣，又名馬學融，均依不應為而為事理重者，處八等罰，律處八等罰，追罰銀十兩，鮑澂係職官，交閣議處，免其罰金。李范氏先與果香齡在刑科一庭構訟，應與李雲階李厚田，另案訊辦。朱旭東劉樹楠小性馬榮李八等，訊無不合與誤拿到案之蕭得彬蕭得森李懷慎，並傳質到案之周楊氏周佑之等，均免置議。魏可斌即魏不飽業已病故無庸置議，老胡即真孤獲日另結

。共計列名者二十七人，應追罰金一百四十兩。按王鍾聲案本與奏案無涉，朱韻笙謝寶筏喬稽氏皆主案人物，其所以與田案併結者，因原參田際雲有勾結奸民，以演唱新戲為名，希圖煽惑等語，警廳疑奸民即指王鍾聲而言。正在搜查，而浙江館長板之告發適至，故遂併案奏結也。陳鏞亦非奏案中人，為魏可斌牽出，補傳到案。周楊氏為田際雲妻母，周佑之為田際雲妻弟，因田參案有虐死，其妻行賄免驗情事，飭傳對質。蕭得彬蕭得森李懷慎則以涉於疑似，誤行拘拿者也。此次參案所參劾，原不只田際雲一人，但其他諸人，俱屬姓名不顯故國風報新聞標題，亦即以田際雲案稱之，可見此案實以際雲為其主角。至際雲之演戲及其享名諸情事，則有清代俗官傳伶史諸書，記載頗為詳細。因諸書對於被參一事，所述極疎略，故為此文，以補記之。



# 燕都史蹟風土叢編

(續)

拜 袁 堂 主 人

## 十 刹 海

京師梵宇。莫十刹海若者。其供佛。不以金像廣博。丹碧宇嶒嶒也。以課誦禮拜號稱。以鐘磬無遠聲。香燈無遠煙光。必肅必忱。警人見聞。發人佛心。其供僧不以精鑿致恭。竹木致幽。童侍致容也。以單無僂僧。院無喧衆。休恣不過伏臘。參靜不過板。粥飯不過中。其潔除於龍華寺之前。方五十畝。室三十間。比如號舍。木扉磚牖。佛殿亦分一僧舍。不更廣也。其規作者。三藏師。師陝人也。幼事徧融大師。終身一衲。終身未嘗寢。多立少坐。危坐即其休臥時。主十刹海二十年。終未飯長住一類。日出乞食。歸立鐘板側。其乞也。持珠。佩一瓢。未飯仰之。既飯覆之。翁媪孺子。見其瓢仰。曰師未飯。爭飯之。不入人家。飯門外去。今一瓢。一數珠。猶掛菴中也。紳矜敬問。師直突語。如村師訓教村童。不少迴避。一宦眷。作禮問。師唱曰。女子。夫朝貴人。余佛家中也得。何得出見僧人。那畔無家法在。者畔無佛法在。將回檀施去。萬歷甲寅。師示寂。茶毘竟。一中黃言。苦行和尚。乃無舍利。忽爆一粒。著其掌上。神宗時。拏施日出。師定規。止晨粥。

午飯。典作自言。米麥幸多。方便爲十方念佛子。作朝時飯。師曰。米多不飽。米少不散。後神宗升遐。拏施不出。方僧。他寺散略盡。而此十方給。仍前也。京師梵宇莫十刹海若者。(帝京景物略)吳縣釋修懿十刹海詩曰。十刹海非刹。凝然古德風。市居巖壑裏。門向水田東。耆宿推三藏。師資事徧融。乞隨飄偃仰。立儼嶽衡嵩。聽法俱高衲。持巾無侍童。直言等貴賤。醒語破愚蒙。僧不驕思帑。佛甯藉像工。平平數椽屋。密密六時功。哀憫西山寺。游觀頌大雄。

## 大 隆 福 寺

大隆福寺。在仁壽坊。東四牌樓大市街之西。馬市北。其街以寺得名。明景泰二年建。役夫萬人。撤英宗南內木石助之。其白石臺。乃南內翔鳳等殿石闌干也。清雍正九年重修。每月之九十兩日。有廟市。百貨駢闐。爲諸市冠。所居皆喇嘛。有世宗御製碑。明釋性柔過隆福寺詩曰。金碧先朝寺。香鐙出內家。松杉留古蹟。闌楯落天花。爽入西山影。晴飛北闕霞。翠華行復駐。望蓋莫雲遮。查嗣琛雜詠詩曰。興隆隆福兩岩峽。南內移來土木鏡。天子不開香火院。紛紛臺省愧楊姚。宋光熊遊隆福寺詩。



曰。玉石扶闌此尚存。秋風南內黯銷魂。若教暫緩金仙祀。香火何如好弟昆。古玩珍奇百物饒。黃金滿臺儘堪銷。阿誰攜得三錢刺。盡日吟哦自解嘲。(康熙間。寶應朱克生於慈仁寺市。以三錢買客氏拜殿刺。賦客氏行。見池北偶談。)

**昭寧寺**

報恩寺。天順元年更名昭寧寺。大學士李賢撰碑。成化丙戌進士三百五十二人。永豐羅公倫以建言出為市舶提舉。蘭溪章公懋甫田黃公仲昭江浦莊公昶以諫燈市獲罪謫外。越十年。在京師者百人。會於報恩寺。華亭張公稱作同年會誡。載東海集中。寺於天順元年更名昭寧矣。而張公文猶循其舊稱也。按報恩寺今在驢市街衙街北。李賢碑無考。寺門內有大鐘一。上鑄昭寧寺三字。西廊今為昭寧寺。有小鐘一。上鑄報恩寺三字。是始稱報恩寺。而後改名昭寧寺者。即其地也。

**北京城**

皇城周十八里。自正陽門之內曰大清門。東南曰長安。左門西南曰長安。右門東曰東安門。西曰西安門。正北曰地安門。舊曰北安門。順治九年更名大清門。之內曰天安門。舊曰承天門。順治八年改。左太廟。右社稷壇。嚮明而治於茲宅中焉。其內端門左闕左門右闕。右門其內紫禁城在焉。北林景山。西為西苑。苑有瀛台。太液池環之。南與端門屬者。曰午門。北曰神武門。東東華門。西西華門。午門之內。東協和門。東出為文華殿。西熙和門。西出為武英殿。舊曰雍和門。乾隆元年更名。其正中門。左昭德門體仁閣。右貞度門宏義閣。其內則太和中和保和三殿。至乾清門止。東景運門。西隆宗門。凡此皆曰外朝制也。外則京城。周四十里。為門九。南為正陽門。南之東崇文門。南之西宣武門。東之南朝陽門。東之北東直門。西之南阜城門。西之北西直門。北之東安定門。北之西德

勝門。皆沿明舊。而入旗所居。鑲黃安定門內。正黃德勝門內。正白東直門內。鑲白朝陽門內。正紅西直門內。鑲紅阜成門內。正藍崇文門內。鑲藍宣武門內。星羅棋峙。不雜廁也。外城長二十八里。為門七。南為永定門。左左安門。右右安門。東廣渠門。西廣甯門。在東西隅而北向者東東便門。西西便門。並明嘉靖中築。鼓樓在安定門內。明永樂中燬。乾隆十二年重建。

**京師書肆**

乾隆癸巳開四庫館。即於翰林院署。藏書分三處。凡內府祕書發出到院為一處。院中舊藏永樂大典。內有摘抄成卷彙編成部之書為一處。各省采進民間藏書為一處。分員校勘。每日清晨諸臣入院。設大廚供給茶飯。午後歸寓。各以相校閱某書。應攷某典。詳列書目。至琉璃廠書肆訪查之。是時江浙書賈。亦奔湊釐下。郵書海內。遍徵善本。書坊以五柳居文粹堂為最。(右見復初齋詩注。余在京時。五柳文粹已歇業。廠中舊書肆稍多者。惟寶名齋。寶森齋二名。)(即潛初筆)

**京師書攤**

京師書攤。今設琉璃廠火神廟。謂之廟市。攷康熙朝諸公。皆稱慈仁寺買書。且長年有書攤。不似今之廟市。僅新春半月也。相傳王文簡晚年名益高。海內訪先生者。蓋不相值。惟於慈仁寺書攤訪之。則無不見。亦一佳事。(即潛初筆)

**梁家園**

寓館近壽佛寺。即梁家園地。明巨室也。樓榭之外。鑿池引水。可以行舟。漁洋荔裳諸君。有梁園泛槎之什。吾邑黃岡岩觀察寓其地。高台曲池猶存。今則谷而陵矣。雜詠云。雲天慘淡近黃昏。行過招提憶叩門。勝蹟如何仙佛寺。金錢空買姓名存。(金壺七墨)





# 我的故鄉

重 緣

長夜無事，聽着院子裏的秋虫音樂，單調又不規律，我是感受了極度積壓着的煩悶，牠們是無時或休的嘶鳴，我的心弦上却並不因為這些音樂的節奏而改少了煩悶。我躺在破沙發裏左思右想，潮伏似的湧上心頭，憶起了童年，憶起了失去的爹娘，憶起了與我週圍的人，憶起了悄悄地離我而去的知友，更憶起了我那破碎了的故鄉。

故鄉，我那山明水秀的故鄉，它是一般人口頭禪上所羨慕的處所，它也從歷史的流傳裏帶來了歌頌和神奇的傳說，到如今依然還將若干的神奇傳說遍傳得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雖然在故鄉談起這些事來彼此都覺得平淡而乏味，但是流浪在萍蹤不定的寓地，總也還會有人問起先生府上那裏，有意無意地談到我

的故鄉。

若干過去被歷史埋沒了的事可以談，單就說明了家鄉是崑山，那麼就會將些神化的傳說一一裝上了話匣，慚愧的我，生於故鄉，長於故鄉，却不能像六歲孩童所知故鄉的掌故軼事，所以，我怕談故鄉甚至淡忘了故鄉，竟也從這些細微小節的瑣事而每使我瞠目咋舌的緣故。現在我所能記憶起許多神奇傳說的故事，倒還是故鄉以外的人講給我聽故鄉的故事。

據說：「崑山鼎鼎有名的要算代朝三月的顧鼎臣，歷朝臣民都沒有代天子上朝而執政者，代朝者也就僅有這位後世仰羨的顧鼎臣。他生來一個黑皮大臉，臉上麻子十八點，點點麻子生得榮華富貴相，宰相代朝不知幾百個六十年

風水輪流轉，轉得榮耀鄉里城上城。」  
（註：將原有的崑山城再略加高砌一層，現崑山城因興學全部拆去。）

關於崑山的城隍，倒確實也有一個啞謎，因為只有崑山城隍的像塑得雙目緊閉，所以，很有許多人談到崑山城隍的苦衷，據說：「顧鼎臣在孩童時代，玩皮不堪，時常到鄰居的城隍廟裏跌鞦韆子，並且時常把鞦韆子跌在城隍爺的神帽上，城隍爺明知未來顯貴的顧鼎臣，只得假作不知任其取鬧，閉着雙目；但是，另有一種說法，「顧鼎臣幼年讀書，每天必經廟前，崑山城隍因攸關責任，每天朝接暮送，不致間斷，顧鼎臣為了未便相煩有誤城隍要事，就命令城隍不必歡送，僅須閉目即可，於是崑山城隍的閉目，就由此而來。」根據這兩個說

法，都不過是幼稚的奇神傳說罷了，然而我真不懂得愈是不合科學的鬼神傳說，却愈是傳之久遠，而那些值得記載的，倒丟在腦，簡直是使我對於中國的文化發生了動搖的懷疑。

我始終是懷疑一般人對於歸（震川）奇願（亭林）怪的印象總沒有顧鼎臣那樣地深切，如果都能像震川先生的學問道德，亭林先生所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明訓，那麼我們皇帝子孫也不會遭受連年的劫難，甚至我的故鄉也不致破碎到不堪田地的地步，實在說來，我們太缺乏發掘先賢的精神，而被歷年榮宗耀祖揚大門楣這些誘惑的傳統觀念灌輸中毒了的緣故，所以自古以來真正重在國家民族頭腦清新的人，反被失却了崇拜，而所崇拜的倒是紅得發紫如顧鼎臣之類的所謂「官」，我談得這裏，為我的故鄉人士悲，也為一般人與我故鄉人士同病相憐者悲。

我的故鄉，它是東邊交接着上海，西邊交接着蘇州的一個中心點，自從京滬鐵路在小小的縣城南三里穿過以後，帶來了不知名的什麼派，舉凡固有的樸質民風，像暴雨狂風雷震電閃的剎時飛去了，而所搬上的是刁滑，浮慕，奢侈，種種的名詞，雖然表面上崑山依舊是

堂堂大縣，實際上這些不應有而巳有的名詞，深深地已顯而易明，故鄉的前途實在是荆棘叢生，危險萬分。

談故鄉事，已要連想到故鄉人了，故鄉的人為故鄉能幹些事的，並不是完全沒有，但是所有的人，比較可以所謂辦辦事的，不是被擠外出，便是寄跡異鄉，所僅的都是些不能為而為，能為而不能的人，這樣便老是敷衍蹉跎着歲月，而故鄉也益感其古老衰頹無以振足的了。縱然在某一革命的浪潮裏，喊過一時打倒土豪劣紳，可是不久以後仍舊是地方顯要的紳士，而喊口號的與被打倒之列者隨後也相為合流的混在一起，這在真正的故鄉居民腦膜上始終是弄的膜糊了，究竟應該誰打倒誰，抑或不應該打倒。他們看作無非是和春季裏鄉下所演一齣一齣的春台戲而已。至於所謂可以幹些事的，目前確實一代不如一代了，能力差倒還另一問題，就可怕的十個人裏六七個人想抽幾口煙的，既不懂得在這個艱難的時局裏緊握着自已的立場，又沒有真正為民衆去謀切身福利，可是他們却懂得風馬牛全相及的去周旋些不相干的人，所以，民國以來長崑山縣的人那個不是席捲十萬百萬而去。故鄉的民衆，大家都喘不出一口氣，他們有

兩種人，有田地產業的，唯一的希望，在農民頭上應收的租米不要虧一分一厘；而農民却窮人望反來的希望最好不要納糧還租。勞資兩方的希望和矛盾，各自走得極端。

因為農民在痛苦生活下作不合理的希望，早些日有一位從故鄉來京的朋友帶來了故鄉的消息，說是故鄉糟了，我們關心的人聽了，潸潸的出了一背大汗，現在的故鄉決不能讓過去舒適安閒的過渡了，它的危機是層層的潛伏，也日益加重的蔓延着，在它的某一偏僻的部份，將開始傳染了有色的毒液，這毒液我們非得加以深恨而痛疾的肅清不可，這在我們是深為杞憂而也許故鄉的人已切身受其痛苦的了，也許也還有人睡在鼓裏。

劫！劫！劫！故鄉遭受了天災，內亂，人禍的劫太多了。

我的故鄉，有七十二變幻滅的玉峯，我的故鄉有山長水長富有詩意的命名，我的故鄉有儒者氣息的一弄十進士的窄巷，我的故鄉有九步三灣，偏狹街道，我的故鄉有遭受文字之獄的狀況，我的故鄉有鄉黨理明的先賢。我的故鄉，我那說不完寫不盡的眷戀着的故鄉！

故鄉，我想瞧一瞧你那壯健結實活潑有生氣的故鄉哪！

## 雨

禮

數日的淫雨，把大地洒得溼透了，天氣因雨的潮潤而從炎熱降到微涼，倒把悶熱蒸人的暑氣交換了一下子。

我因為下雨而捲困在陋室中，室內沒有什麼；只一張牀，一張椅子，一張桌子，數本殘頁，和數枝秃筆罷了。久困在室裏，所見到的，所觸到的，是寒酸和死寂的感覺，沒有新的氣息，被冷靜與嚴肅包圍着，使我感到不安。

但微涼的氣息，似乎將心兒壓得富謐，但沉沉欲墜的天空，却使人氣悶，雨像有意鬧氣似的，絲絲碎碎不斷落下，把整天充滿蟬聲的四周變得沉寂了，蟬因被困也不叫喊了，只不時還吱唧地發出一兩聲細碎的哀鳴，窗外；對面的房間死寂的閉上窗，天井中的一棵枯萎了的杉樹似乎更顯得無生望，旁邊一棵剛長得紅透的綉球花，却失了初放的嬌豔，紅色給淋得褪到淡紅，地面也遺留着不少的零瓣，現在只留着敗殘的花形了，我無言在沉默着。

在沉默中，檯上的秃筆像躍動在歡迎我，但寫盡了多少篇，寫滿了多少紙。咆哮了多少回，濕存了多少次，最後只得一個平凡的摒拋……回想想來；心有點兒酸了，我不敢再想，恐怕腦子又在漲痛，沒精打彩地坐下，諦聽着外面救救的雨點打在屋簷的聲音。

雨似乎也感覺得太厭煩了，所以把洒下來的絲雨停止，沉沉的天空似乎微微露出雨後的光芒，我的心在躍動了，推開閉了數日的窗兒，想吐吐捲困的悶氣，對面的宿舍仍然靜寂地閉着，枯萎底杉樹，似乎也在呼吸着生氣，那留在枝頭底焦黃色的針葉上，還吊着晶瑩的水珠，樹身上也長了些綠

色的青苔，表現出來的事實，杉樹還有新生的希望罷！綉球花搖曳着身子，似乎在祝禱天空快放晴，蟬兒又開始叫喊了，遠處近處像在呼應知了個不住。

這樣的景像擦起了我底久困的心情，於是提起秃筆想寫點東西，不知從何處飛來兩隻蟬兒，嘒嘒的繞着杉樹翻飛逐着，一會兒停止了，發出與普通不同的聲調，吱……啞啞啞……噓的，把我所想的事實吵散了，想鎮壓心情靜謐一些時間可不能了，但牠却不停不斷地叫着，聲音似乎越來越響，那怪特別的肉麻的叫聲，把我底內心打擊了，我底心煩擾得不可開交；去驅逐牠們？但牠們却在尋丈高樹上，用高聲喊走牠們？但牠們却在正甜蜜的時候，恐怕並不因為我的聲音而嚇走吧？沒有辦法想，仍舊坐在椅上，心情努力地鎮壓着，手兒很迅速拿着秃筆寫了「幸而這不是春天的來臨」。但以下便沒有了，手停下來了。

一會兒，蟬聲停了，牠們飛向別處去了，四周只有遠遠的嘶啞底蟬聲，沉默的當兒，預備拿起秃筆再寫，但又給隣房間的朋友底生澀的，不正確的談日語聲喊破了，我的心情又在麻亂了，想走去和他交涉；不知何時對面宿舍又發出如牛般歌唱，和着那生硬的口琴聲成了不調協的調子，這樣多的噪音，我有什麼辦法和他交涉呢，於是納悶坐下來，只寫了一句「沉悶的雨後」，不能再寫下去了，擲筆在檯面上，頹然地躺上床，想平靜兒心氣再寫，矇矓中似乎外面又在下着絲絲細雨了。

——八月二十三于東京中野學寮——

# 悲喜劇

陸拾

江南地方的某城裏，很多小店，是住宅兼經營商業的舖子。

樓上便是住宅，樓下拔開排門板，就是店舖；宅子裏的主人，兼是店裏的老板，店裏的職員，除了老板娘（老板的夫人）以及幾名小孩子之外，至多僱用一兩個學徒，還是好比兼做了宅子裏的婢僕。

這店是在橫貫城中心的幹路上，然而已在市稍頭，因為是一并不需要市口的商店，要是購他的貨品，客人自己會找得去的；是一并含有神祕性的——銀樓。

並不看見有許多貨物，而且不常見到有顧客進去買貨，以致稱牠含有神祕性；連到宅子裏的主人兼作該店的老板，也不容易會面。簡直奇怪，排門板每天由一個矮小的學徒拔開，一只小玻璃櫥櫃，在櫃台的彎曲角上，算是樣品櫥；然而里頭的樣品，是幾塊破碎的玻璃罷了！

那矮小的學徒，用進倒很頻繁；店，是由老板娘主持，除了她去買飯菜時的一刻，交讓她甥女管理，反正只須坐在櫃台裏邊，識別哪位是生人，熟人以外，只要把生冷言語，應付乞丐們來討錢，餘是沒有別的工作。

他們一家六口，加上學徒共七口；雖然店裏並無營業，但，她們的生活，比得上中產階級般富裕，舒適，原來他們的店市，還是在廿六年上半年之前經營，過了「八一三」之後，他們就不再營做門市，當然排門板天天拔開，也有理由；老板已經會同了上海的金銀店，販賣銀餅子了。

一枚銀餅，要是已經偷渡到了上海，至少每枚可以賺得法幣一二元以上；他們在廿七年亂局中，早已經營了，可見賺到的錢，已不在少數哩！

一時畸形的社會，支持了不少的畸形家庭，同時張設了不少的畸形店舖，從此產生了不少的畸形商人，自然都要投入畸形的歧途上去。銀樓老板，也是畸形商人之一，他除了每天四餐雅片，每晚一臨妓

# 夜的哀訴(上)

杉木

一  
如果我是詩人，我要把這故事寫成一部哀豔的史詩；如果我是一個小說家，我要把它寫成一部淒麗的小說……但我什麼都不會，我只能老老實實把這故事寫出來。

一個春天的晚上，夜把明媚的春光掩沒了，天上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是一個黑暗的春之夜。

約換十點鐘，平安旅館的客房里，在光亮的電燈光下，陳設着一張客舖，舖面前一張大的單人沙發，牀左面陳設着一張茶機和二張椅子，靠窗的一張方桌旁，還有一架陳舊而又簡劣的面陽檯。

我一個人坐在房裏踱着，我覺得這些陳設太簡單，有一陣無名的厭惡和畏縮在我的心里燃燒着。我恨我自己，我要立刻離開這裏，爲什麼我要等在這兒，爲什麼在我的生命史上要多下這一個污點呢？但事實上不能！我的理智和感情在腦里尖銳地鬪爭着，像一個聽候審判的囚徒一樣。

房門口的白布簾一幌，一個嬌小的姑娘輕輕地走進來了。她穿着皮領的綠色大衣，裹着一件碧綠的絨絨袍；在肉色的棉襪上，套着一雙有着綠絨球的皮鞋；夜風從窗外吹進來，把她晶亮的黑髮上繫着的紅花拂得輕輕地舞動起來。

我的神經一陣緊張，馬上不自然地向她揚起一隻右手說：

「請坐，陳小姐」  
「謝謝，黃先生」

她說得一口很自然的南京話，向我笑着點頭；一面把大衣脫下，掛在壁上的衣鉤上。

她向我微微地笑着，坐在我坐的沙發邊沿上，順手端過茶房遞來的茶，呷了一口。

「想不到罷？今天我會叫你。」我望着她說。

她把牙齒咬了一下嘴唇，低頭笑了笑，眼睛很有神地瞟我一眼。

過了一會，她把茶送到桌上，又回到我的身邊。她不講話，只是時常咬着嘴唇，我也不會講話，房間里難堪地沉寂起來了。

院之外，白晝整日價混在賭場里；關於買貨，由精明的老板娘收進；出貨固是老板，備在賭場里，或者妓院里，或者烟舖上，一言成交的；因此學徒每日的進出頻繁，是他的走脚通風呢！也是他的專使，回家拿錢，補償賭場里一時的輸缺。

精明老板娘的富裕，舒適，就是老板混在賭場里或烟妓院里的來由，因為她干不得他的行為，他如果一時任性，破口便罵，以至手足並用的相打，精明的老板娘，從來不干涉的，恐怕被鄰居的鄙視，而且她自己也要鬧氣。然而，在他混在外面畸形的歧途上，對於家里的計數，定然不會精確的明瞭，所以她從中取利，甥女當然只得分潤，以防流弊；一家生活，便是由老板娘的精明手段，使得富裕，舒適；時時打打馬將，看看電影，……何樂不為呢？

矮小的學徒，生長在這環境里，鍛鍊得也極精幹乖巧，比了住在鄉間的時候，竟有天壤之別了。

他等待老板娘集打馬將時，只要把她的新生子抱來，就可到店門前和頑童打玩，在使貨東西的時候，也會得揩一二分的油，買一隻糖食盒，或者路過大戲場子里，時去押押三只易變的撲克牌。

是廿九年的夏天。

賭場將被封閉的前，老板娘開也不臨妓院去了，成天夜地躲在賭場里，以致學徒也沒得暇閒，給頑童打玩，整天地忙的跑着。

傍晚，學徒氣喘喘地奔到他的師母（老板娘）面前，啾啾地說：

「師母！先生又要一千枚銀餅子。」

「呵！今天拿多少了出去！老板娘沒奈何只得停手打馬將，離了坐位咕啾着：

「要命的……」

「快些！快些！」學徒催促老板娘，早已成了慣例了。

「先生說的，這一千拿去，算最後的希望。」

「最後希望！」甥女估着馬將的東風，可恨老板娘輸得太忙，所以說

「舅舅老是這般，喜作孤注一擲。」

學徒搗了一千銀餅子，迅步地走出去。

「爲什麼不講話呢？」  
我叫她和我並坐在沙發里，勉強打開這難堪的沉寂說：

「聽蘇先生說，你的遭遇很不幸，能够講給我聽嗎？」

她把眼睛懷疑地望我一下，瘦削的臉上透出一陣高興的光彩，隨着又沉着臉說：

「您愛聽嗎？噯，不幸的不只我一個呢！姑娘們都和我一樣，唉，講來話長哩！」

她把眼光注視着我的神情，怕我不開心。我輕輕地撫着她黑亮的頭髮，柔和地說：

「不要緊，我愛聽的，從頭到尾的講罷，爲什麼幹這種事？」

於是，姑娘的臉龐上露出很正經的樣子，把眼睛望着地下，慢慢地講起來了：

「打仗以前，我的臉是圓圓的，人家都叫我小胖子……」

姑娘把憔悴的臉抬了起來；她的下頰是尖削的了。接着，她又說：

「那時候，我在學校裏讀書，多開心！」

彷彿回到她幸福的回憶里去了，姑娘的脣帶着興奮的神情，她天真地連續說着，不給我插

嘴，可是一剎時，她又非常感傷了，嘆口氣說：

「一打仗，我的書伊讀不成了，爸爸的店倒了，欠我們的賬，一個錢也收不到；人家都忙着逃難，我們肯等死麼？也只得朝老家逃了。」

那是一個天光還漆黑的早晨，冬天的風像刀子一樣銳厲，遠處的炮聲，像轟雷一樣的響着，我和爸媽同着一個弟弟和妹妹，身上都跌些沉重的行李，揮着淚，離開這生我們的家庭，向老家K縣出發了。

沿路都是成羣結隊的難民。在步履艱辛中；車輪聲中，雜着怨恨與嘆息，啼哭與號泣，但都像潮水一樣，向着生向前奔流。

黑夜里，炮聲在無情地響着，人羣在混亂地奔逃着，野狗向這人類的悲劇，懷瘋地狂號。

我們亂慌慌地走到天上透出魚肚色，才到了車站，站上已經湧着幾千難民。我們在地上坐下來，拿乾點心充飢。我們知道，只要天一亮，就會有火車把我們送到K縣去。

天漸漸地亮了，天上凝着一片片灰色的凍雲，在東方，雲片上泛出了紅色；可是火車還沒有

她們依然打馬索。

晚飯之後，她們繼續打四圈，橫豎老板至早也須零時或一時回家來，可是學徒至今尚未回來，她們毫不介意地，知道是被老板，又使了那里去啦！

老板鐵板似的臉龐，她們是看慣的，只不過各人打馬將的動作慢緩些些，不鬥嘴而已。然而，這次她們方才奇怪學徒，為甚還沒回來？

「康仁呢？」老板剛到店門前，瞧見排門板尚未關着，因此疑惑，而且凶惡得說：

「為甚……？」

「噢！康仁拿了一千銀餅子來了！」老板娘半作驚異的不待他說完，立即插嘴地說着。

「什麼？沒有來！」

「康仁在吃晚飯之前，便送一千銀餅子來的。」甥女停手抓牌，頗似關心地說。

「他媽的！你們在家里作樂，你老子（老板自稱）在外邊攪天打洞，爲了吃口飯，現在康仁偷了不知到……！」

老板並沒說畢，已經撲到她們的面前，將馬將擡一「砰」地擊着。因此，鄰居的楊太太和顧家嫂嫂，面面相覷地立了起來，甥女驀然

哭了起來，爲的是被她舅舅打了一下耳括子；精明的老板娘，攙着新生子作爲護身符，偷偷地回到房里去置孩子睡覺。

老板的罵聲，一發不可遏，店門前圍着一圈子兒的觀衆。

斗然，黃色的警官，同兩個穿派力司長衫的大漢，從觀衆軋軋軋地走店里，老板收了聲，驚然地「哦」了一下。

門前觀衆「呵」的譁然一笑。

「張雲農是誰？」是一個領上長方形上有三粒金星的頭銜底警官，開始地問。

「是我。」老板十分謙遜地，答付而且屈服然底請問：「有什麼貴幹？」

「我們剛才接據密報，你們私販銀餅子。」三粒金星的警官，不客氣地坐了下來，半問半說着。

來；幾千個心焦躁地等着；幾千

雙眼睛焦躁地望着；都忘記了疲倦，緊張地運用着全身的機能。

忽然，東方的天際傳來了蒼蠅一樣微小的聲音，聽覺尖銳的人突然震動起來，低聲說：

「日本飛機來了！」

有的人開始悄悄地走開了，有的人無目的地地咒咀着。過了一會，有人發見遠天上三個小黑點，漸漸地大了起來，聲音也漸漸

洪亮了。

「快逃，飛機來了！」

「快散開！快！」

人羣像雪山崩潰一樣瀉了開來，沒有了父母和兄弟，沒有了

妻子和孩兒，大家都哭着鬧着，叫着喊着，像狂濤里的浮萍水藻一樣，身不由己地亂逃。

我拖着弟弟，死命跟着爸媽落荒逃去，跌在一叢桑田里。

三隻鐵鳥在車站頂上繞了幾圈，它的震聲把人們的心都震碎了。站上起了一陣響亮的高射機

關槍聲，隨着便有把地皮都震得跳起來的炸聲，不斷地響了起來。

這樣把人的魂靈都擄去的時候，好容易挨過十五分鐘，有人

從地上爬了起來，開始顛索地向

車站上匯集。

爸的臉駭得鐵青，媽的臉色慘白着，弟弟緊依着我，滿臉淌

着淚。我們一齊爬了起來，把身上的泥土拂去，忽然媽尖聲的了起來：

「啊呀！小妹呢？」

小妹沒有了！在我們狂飛一般散開來失散了！我們的神經被

空戰駭麻木，一直到現在才驚醒。媽的眼里很快地掉下一串串的淚珠，嘴里哭喊着：

「小妹！小妹！我的乖乖。」

我和弟弟都累得哭了，爸爸

着脚，急得跳了起來，說：「快到車站去找！」

車站上漸漸地匯集了無數難民，都哭着呼爺喊娘，尋子覓妻。可是鐵軌是毀了，月台是坍了，遍地是可怕的血淋淋的屍體，

有斷了手足在地上蠕動的受傷者，慘痛地叫號着。

我們在每一個屍身邊，在殘斷的腿肢上，手臂上，……都傳

遍了！找妹還是不看見。媽跌坐在地上瘋狂地大哭，

我和弟弟也隨着痛哭，爸爸也傷心地哭了起來……

姑娘說到這里，眼眶紅了起來，把滿含眼淚的眼睛望我一下

「沒有這件事！」老板乾脆而迅口底回答。

「那末！我們要檢查一下。」

二個穿長衫的，手腕靈活地任意倒箱翻篋，檢舉一個多鐘頭，並沒有什麼發現，老板暗暗歡喜地想：

「虧得把銀餅子輸掉，否則是多麼危險呢！」

突然一個穿派力司長衫的，推開她的新生子，在床頂的角里，搜到五十枚銀餅子。

老板發抖着，幾乎瘋狂的樣子；

「那里來再有五十枚？定是她的私藏？……！」

老板娘哭喪了臉，和老板一樣地在索索抖着。

甥女依然嗚咽地哭着，不管他們的翻與倒；驀地里，看見警官把手

鏟，鏟了老板是走了。甥女不勝驚喜交集；反然，停止了她的哭聲。但

，里頭老板娘的咽泣聲，逐漸地傳出來。

店前一圈子兒的觀衆，一窩蜂地把視線，集中警官牽老板去的方向

，面色各各不同，但是論調一致：

「是康仁密報的。」

一寸時間，學徒再再地踱進店門，呈着耀武揚威得意的神氣；可是

，首先便遭着甥女的詰問：

「康仁！這時候回來，是到那里去的！」

「哼！」學徒的鼻，斗然一擴，哼然地之後，並不理會什麼，一直

是上樓去。

「師母！師母！」聲音儘管跟着升上，似乎到老板娘房門前，他方

才說：

「先生通知你們，限後天之內，一齊搬出，另找新屋去租借吧！因

爲這里，已由先生在賭場里約定賣掉了！」

「甚麼？」她加痛地噁着問。

「你如何知道？」

「我是剛從警察局里來，遇到先生在局門口，他怎樣教我告訴你的。」

「你，警察局去幹什麼？」

「……」學徒並沒回答，只在整理他自己的行李；

，突然把頭埋在手裏，兩肩抽動着，嗚咽地說：

「我的妹妹丟了！……！」

二

夜漸漸地沉靜了，窗外吹進來的夜風，挾着砭骨的春寒。我

站起來把窗子關上，回頭姑娘還

在那里抽咽着。

我把她腰里的手帕抽了出來

，又用左手把她的臉兒托起，替

拭乾了眼淚，柔聲氣：

「別哭，別哭，你得朝我笑

一笑。」

在姑娘黯然的臉上，從嘴角邊，真的繙起一絲慘然的笑紋來

了。我深深地責備着自己，爲什

麼要強人的笑臉呢！雖然姑娘們

是往往向人強自裝着歡容的！

姑娘把我手里的手帕接了過

去，又在眼角邊拭了一下，便開

始抽起香烟來了。

煙絲在她的唇上依依地散開

來，她的臉兒像蒙上了一重輕紗

。

「爲什麼要抽烟呢？香烟是

會妨害你的健康，損壞你的容顏

的。」

我老實地問，善意的告訴她

。姑娘重重地吸了口烟，還有

半段的烟蒂朝痰盂里扔去，她把

一口濃煙噴了出來，說：

「我要不吸麼，客人會不開

心，所以我便吸上了！客人要幾

整夜的搓麻將，姑娘要幾整夜的

陪坐，沒有烟酒，姑娘的精神不

够，會失去客人的歡心！」

她說着，重重地嘆了口氣，

朝房里漸漸地消散的煙霧呆應着

，像是在追憶着那沉浸在烟酒里

的生活，那短縮着自己生命的生

活！

我不願更進一層觸起她對現

在生活的悲哀；我輕輕地撫弄着

她頭上結的一朵富有青春的紅花

，我要繼續聽她逃難時的情況

告訴她，她微微有點奇怪地朝我

看一眼，默默地點了點頭，又開

始講起來了：

「那天火車沒有了，我們只

得跟大夥兒的難民結隊步行，走

了整整一天，才只拖卅來里路。

媽一路上哭哭啼啼的嚷着仁妹，

爸只是扶着她搖頭嘆息，累得不

成樣子。我和弟弟一路走着走着

，兩隻脚只有麻木和痛楚。

那晚歇在一個小鎮上的破廟

里，百來個向K縣逃的難民便擠

在一起睡，誰還顧得了什麼？只

胡亂地把衣被堆在身上便倒頭睡

了。



「師母！我從今晚起要回鄉了！反正先生也不再會來使用我了！」  
 學徒說畢，荷了行李，向師母告別。  
 老板娘早已氣倒在床上爬不起來，壓根兒噙着，並沒睬理學徒的再會。

學徒喜氣洋洋地荷着行李，踏出店門，到親眷家去暫憩一夜。翌晨清早，回老鄉去了。他一壁說：

「也好！二百枚銀餅子，（是密報了他先生私販銀餅子之後，才得到的十分之二獎勵金。）在市價上合法幣也得有五六百元哪，哈哈！咱回老鄉去開店了！不再作你們的奴隸了呵！」

觀衆耽視着學徒，看他喜躍在街心頭。月光下漸漸地把他的黑影，變成活躍的幻形；終於在夏之夜黑，消失了一切他的形態。

觀衆們各自回到自己門前去納涼；半數人說：「是一場悲劇；但，一般人說：「這是一場喜劇。」

七月廿三日作在蘇州

### 霜葉飛

仲秋已屆薄寒中人四野山圍嚴城角  
 起憐懷身世潸然以歌

叔 璣

楚天吳地霜飛葉。嚴城吹徹寒角。亂愁和雁向南飛。

菰夢蘆花落。望不斷榛蕪上國。啼痕輕染丹林薄。帳挂杖

登臨。屐齒印苔。深冥入旅懷蕭索。雖念杜老飄零。司

勳身世。載酒差厭行樂。夕陽紅處。最宜看四野山圍郭。

寫不盡秋容寂寞。蘭成空有江南作。祇一庭相思外。遠訊

難緘。舊歡無著。

弟弟走得滿脚起水泡，睡倒着只是呻吟，我的脚走破了皮，出血的脚趾上隱隱地發痛，老是睡不熟，只聽得媽在睡夢里哼着仁妹，還有難民羣中嬰孩的啼哭聲，嘆息聲，呻吟聲，醋聲……

在剛要朦朧的時候，近處忽然傳出二聲響亮的快槍聲：

「拍……！拍……！」

夜像死一樣地黑暗，遠遠近近的野狗，可怕地狂吠起來了。難民羣都從睡夢里驚醒，急忙爬了起來，屏息諦聽着。

叭嗚聲和脚步声，漸漸地逼近破廟，快槍又在廟門口響了兩下，槍聲劃破夜空，連破廟也震動了。難民羣里的孩子們嚇得哭起來，大人們只有低聲的咒罵和顫索。

手電筒光射進了破廟里，粗重的步聲也走了進來。廟里幽暗的燭光，在拂進來的夜風里不安地閃爍着，七八個穿着軍裝的散兵，便在微弱的燭光里反映出來了。

他們手里有的握着手槍，木壳槍，盒子砲，有的肩着步槍，快槍；手電筒的光在每個難民的臉上身上照着，一面又高聲喝罵說：

「不准亂動！有錢的拿出來，老子們替國家出力，替你們老百姓流血……！」

難民都把頭垂向地下，顫抖着；女人們低聲哄着孩子們別哭鬧。只一會兒沉寂，散兵們便粗魯地怒罵起來了。他們兇暴地把脚踏過人家的身上，踢着，恣意把粗大的手掌在人家的臉上刮着，翻着人家的衣被銀錢，揀好的往自己身上亂塞，嘴里還罵着：

「媽的！你們放刁！」

拳脚和耳光聲，滑脆地響了起來，跟哭聲和求饒聲互奏着難民的哀曲。

（未完）

### 寥士先生見貽摩

利支天陀羅尼

經口占答謝

鐵 華

是經到處避刀兵。晝

夜隨身要奉行。我是當今

善男子。願將持呪度餘生

。

## 「姐姐」

(上) 袁笑笑

在姐姐的愛護裏，閃灼着我的璀璨，天真的一串童年。同時我記憶中也深藏着姐姐命運崎嶇的一樁往事！

蘊蓄着無限慈惠，使我永生不能泯滅的姊愛，在我多變的人生上。幻着一道綺麗的響朗的圈子，照華時序的旋律推動，是惹得我時而作起無限的迴戀的。

我不是優渥資產下的幸福寵人，時代的玄漫把我趕上了流浪之途來到六朝金粉的南京城！這却後新興的國門！在這黃梅季節，有着靈麗火熾的風韻，是多麼值得天涯飄泊的遊子邂逅和依戀啊！但是人事的虛偽，前途的阻力，幻出一層可憎的灰色，影彰曠住了我的觀覺，並且將要麻醉我心靈的活潑。天賦的，一種歡聚悲離的情緒，不由的，我又憶起了姐姐。

滄海桑田，變化莫測的人生歷程，是枯燥而沒有絲毫可愛的，以致在神經懶困的瞬間，會投入沈默中而追慕起宏偉濕潤的姐

## 蠻子營的故事 (續)

淳

(八)

團本部設在縣城學宮，紅牆綠瓦，很是壯觀。院子裏，豎立一根國旗，因為地勢高，城裏什麼地方都可以望見。大門口，站立兩個背了大刀持槍的衛兵，門口木樁上，還拴了幾匹毛色不同的軍馬，外觀倒還嚴肅齊整。沒事的時，人們的意志原都鬆懈，營盤裏，一交中午，自上至下要辦的事情，比較算清閒些，所以大家各適其適的懶散了！那時，馬團長自外頭跑進來，兩個衛兵，不知爲了什麼事情，離了崗位，一眼瞥見團長到來，慌忙站回原處，立正見禮。他看到這種散漫的情形，滿肚不高興，瞪了那衛兵兩眼，每人打了兩掌，進到裏面跑入值星官室，想問值星官一件事情。值星官人影也不見，值星帶和軍服，散亂地堆在辦公棹上。問勤務兵，值星官哩？回答是，不曉得。找副官，副官正脫了軍服，在床上睡中覺。他大聲叫醒他，副官以爲是同僚戲弄，還是合着眼，不肯起來。嘴裏說「讓我睡一些吧！昨天捱了整個晚上，還輸了錢哩！」他用力在他手上搖了幾搖，這位副官睜開眼睛看看，是團長，急忙起來，四處找軍服，一邊穿，一邊忙問什麼事？團長冷笑說：「你睡你的覺好了！不體你造夢，也須牢記。你這次若再虧空，算是第三次了！我却沒有許多錢賠墊。也沒法再顧全交情，只好讓你在牢裏坐坐。那時，便儘讓你睡，也再沒有人打攔你！」那副官，低頭無語，不敢作聲。團長說：「昨天伍營長來這裏，有什麼事？」副官說：「他來領伙食，說再不發給，他只好不幹。他說已賠墊了好些錢了，團長說「你爲什麼不找我回來哩？」副官說：「實在沒有辦法找你。」團長說：「他爲什麼不等我回來才去？」副官說：「他下午還再來，恐怕他沒有回去，團長如到孫小狐狸家裏，定碰到他的。」團長作恨聲說：「這個壞傢伙，給婊子們米湯灌昏了！領什麼伙食？便給他一萬，不到幾天，又說沒有。你昨天，是不是和他一道在小狐狸家的？恐怕你們倆的錢，全給那小狐狸大狐狸們榨光了！是麼？副官說：「沒有，昨天晚上，盧秘書請客，我在盧秘書家裏的。」團長說「這傢伙來時，我如果不在，你囑他等等我。」說完後，逕回自己的辦公室。

愛，爲了感激姐姐的愛護，不盡及憶起了姐姐悲慘坎坷的命運，我爲了紀念姐姐，爲了表現她的偉大，爲了代她作不平的呼籲，現在我同情的，決定來寫這篇文章。

姐姐像玫瑰，不，玫瑰有刺。姐姐像美渠，不，美渠太嬌豔。姐姐像深谷中唯一聖潔的幽蘭，不，這又太冷清清了！唉，姐姐原是個滿懷怨屈，失掉快樂的一個人哪！

我要寫，不盡的又放下筆來推敲句子，經了一個早晨，又過了一個黃昏，整整一天的修辭工夫，稿紙始終是潔白，姐姐嫵媚的笑臉，姐姐的艱辛的音容，姐姐滿蘊着憤怨悲哀的面龐，一個個幻現在我凝眸朦朧的曇花中。我以爲姐姐太美麗，太偉大，也太冷悽了！無論什麼句子，都不配形容她，並且我認爲那些句子也太髒污，未免粘染了姐姐的天真！我用盡了平生創作的所能，再也想不出一個適當的句子。我敢說，就讓她字典上所有的名詞全用上，也不一定能把她的形容的確切，週到。實在的，姐姐太美麗，也太偉大了！

我愛——愛我的姐姐。我反

勤務兵進來報告，什麼時候某人某人會來會！什麼時候，某某紳士請喫飯。同時送上一包東西，和信件請柬等。他隨即拆看，見沒有什麼重要的，便丟下，再拆那包東西，他曉得定是文三姐送來的。果然，打開是兩對枕套，和絨繩衫，那些精緻的女紅。他細心的翻看，覺得圖案，式樣，色澤，手工等等，還算不錯。忙問勤務兵，有信沒有？答說，沒有。他心裏想，她的人材，倒還不俗，不過他的文字我却沒有看過。這個人，可惜埋沒在小縣城裏，思想原沒法避免落伍的危險，若是生長在大都會裏，也許是新婦運的表表者哩！又想起，劉大奶奶是個享樂主義者。她倒是大都會的人物了！思想上，也到底平庸。她是妖媚太過了！誰也沒法避免她魔力的擺佈。這樣女子，原親近不得。三姐對於戀愛的藝術，太幼稚了！沒有醜郁細膩的風味。這樣糾纏，將來怎樣歸結哩？人們說：高營長是劉大奶奶的相好，看情景確有點近傍，張大鼻子倒會垂涎文三姐，便大不合理了！這傢伙，不過沒出息的劣紳土豪吧了！看三姐的志氣，不會歡喜他，這且不去理會他。但高營長怎樣對付哩？暫時把他壓倒，原沒有什麼問題！不過自己到底是防軍，隨時要調到別處，沒理由，要多樹仇敵。他正在思慮這些問題，勤務兵又進來報告說：是民衆學校的當差，來說今天學校有事，請團長到校商議。其次是清風店劉家也派人來請。他囑咐勤務兵：民衆學校這裏今天沒有空到，馬上便要到清風店去。他匆匆畫行了棹上幾件例行公事。吩咐副官寫信要到開封定幾份婦女雜誌，和新女性那一類報章，并購買一些香水化妝品等物，以便回答三姐的禮。剛離開辦公室，陳團附便截住他詢問及團部建設公積金的問題。他聽了，繃着眉說：「這問題，要縝密研究，詳細規畫，才覺妥當。現在具體辦法還沒有哩！待明日大家從詳商議吧！」陳團附說這問題，早就該趕快使他實現，對於本團的紀律，和作戰實力，都很有關係。況且現在軍隊的環境不良，共黨四處蔓延，士兵一受煽惑，我們便全都坍台。這是值得嚴重注意的。」團長聽了像不耐煩似的答說：「這其中利弊，誰也會看透。現在理論不談，要觀察事實。說到公家有積，才可公出來。團部這一點錢，大家全明白多是少數目，團部每月要開支多少，大家也明白。師部派人來，也得應酬他一下，旅部派人來，也得應酬他一下。前數天，點驗委員，到來點驗，一切的供張，不用說是落在團部。委員臨行時，還要向我們借旅費，到底要忍着痛，向那一方面的公款暫時挪移，好像打發叫化子一樣給他們才算了事。也是替團部衆人省了口舌是非。每月這種額外開支，有多少？有時把贏餘的幾個錢，都用光在意外的開支有時還不設，要積什麼金哩！我看這個是整個軍隊的問題不只是本團是這樣。不過我們有一分力量，便

對——反對婚姻自主的家庭！自幼，姐姐給我的印象即是「偉大」！她的言行，學問，都可供我的模倣，都值得我崇拜，我簡直像美國人崇拜華盛頓，土耳其崇拜凱末爾那樣熱烈，那麼真誠！

是在一個陽光煦和的春天，草茵錦繡了原野，美嬌的紅杏吐着芳菲，如絲的垂柳，是能繫着純潔的童心依戀的，紅盈盈，綠油油的春神，把大地粧成了個桃色世界，這時候我跟着姐姐去踏青了，她穿着紫色的衫子，拂動的盪漾着溫和的風。在這種自然景物的懷抱裏，活潑着姐姐和我的，至高的人生。

當姐姐拿着一枝紅杏回到家門的時候，三大伯家的弟弟大柳，飛馳的迎上來，他像報功似的告訴姐姐說——「秋四姑來了」。

秋四姑是姨祖母家的女兒，是百巧，百能，又會說話的個兒。她那年三十多歲，她的丈夫開豆腐店，時常去找我祖母借本錢的。所以她每次到我家來都帶給我們些燒餅和油炸燴吃，這次雖不是借錢來者，倒也不例外。

母親在廚房正忙着燒菜，看

盡一分力量。既然大家提議起公積金的問題來，我們自然願意使他積極發展起來。明天再談吧！我剛有事情要外出哩！」說完，不待團附回答，便向外面跑了！他經過值星室，猛然醒起，還沒有向那擅離職守的值星官算帳。便踏入值星室，那值星官已掛上那條顏色輝煌的星星帶，穿好軍服，端端正正坐在辦公棹前看書。一見長官到來，知道這番定得捱一頓痛罵，因勤務兵早就通知過他了。立刻站立行禮，果然給他滔滔不已的，罵了十數分鐘，還沒有住嘴。原來團長在某軍的軍部當過副官，軍長是擅長罵人的。不論勤務兵，或師長，旅長，見他面時，說了三兩句話後，總是照例捱他一頓又長又辣的痛罵。這是有聲有色的命令式的，教訓式的，斥譴式的，和責罰式的痛罵。團長受他的上司長期訓練，故此到自己獨當一面，從營長而超升團長時，便天天發展師傅傳授他的技巧。起初部下受了這嚇然的震怒，也覺得悚然了一會。相習漸久，才知他是有這種癖好。大家只好挺直了身體，一聲不響地，由他罵了。這時，值星官也曉得他的上司技癢，只依慣例垂着眼睛，任由他罵。等勤務兵進來報告有客，他才住了口。他接了幾張明信片一看，都是平日相識的縣裏著名的幾個紳士。他沉吟的想道，這一班傢伙，有什麼事情來哩？見了面後，才知他們為高營長調防的事情來。他們因地方防務喫緊，共黨四處蔓延，高營長的部隊既全是本處人，熟悉地方情形，若果調回本縣駐防，倒於治安有裨。早經去電省府和行營請，但怕人微言輕，所以特來請他從旁協助。他心裏想道，什麼從旁助，他們以為我會和老高衝突，定然不願意他回防，所以先向我疏通吧了。

他向紳士們表明他的態度說：「這是地方的事情。我們駐軍，原沒有與聞的必要。若是省府和行營准許了你們的請求，你們可就滿意，不准，更沒有我們置喙的餘地。我們的責任，只在維持地方的秩序。餘外若過問他方的事情，不免越俎代庖了！」他措意很委婉，但命意是很嚴峻的。

紳士們聽了，知道他和高營長的芥蒂，並沒有消釋。回防的事體，定會暗中阻撓，不肯幫忙。就算不阻撓，老高回來，雙方又衝突起來，不是將事情弄得更僵嗎？這時大家都有點窘迫，一時沒話回答。

紳士中的財委會陳委員說：「我們是毫無成見在內，不過有些人提議，主張請求行營和省府調回高營長駐防本縣，也許於地方綏靖工作，不無少補。貴團造福本縣，實在太多了！我們覺得能幫可以盡力減輕貴團負擔能力的工作，便儘盡力而行。所以請求幫忙也為着顧全

見我和姐姐走進了天井，趕忙跑過來向姐姐說：「琴！藏起來吧！秋四姑來做媒給你說婆家喇！」姐姐倒知道害羞了，坐在房裏一聲也不響。伯伯家的弟弟，叔叔家的妹妹，都磨耳喧騰的嚼着秋四姑給帶來的燒餅，祖母叫我拿了一個給姐姐，姐姐不吃，我說：「吃了吧姐姐，這個芝麻頂多啦。」姐姐像生氣的樣子，搖着膀兒執拗着說：「我偏不吃！」聲音像銀鈴響在流水中似的，這時我耳鼓裏還像有着餘音。

秋四姑說的是張家，張家是城裏鼎鼎大名的紳商，她說姐姐過門去管許吃不愁，穿不愁的。兩家的門第也相當，兩家的人品都好。秋四姑說起來把張家的孩子誇獎的，簡直像朵花。還說念書像吃書的一樣，別看才十歲，倒能給人家寫對聯了。

依爸爸說兩家都還小，倒不如脫二年再提。但是祖父硬當家，非願意不行。就從這個明媚的春天，在秋四她幾次梭梳似的奔走下，就葬送了姐姐的一生幸福，訂下了出賣姐姐終身的契約，播下了姐姐坎坷命運的種子，同時幽怨和悲痛，也一天天的在姐姐心裏扎下了巨根！

地方起見，至於行營和省府能否批准？還是不一定的。」

「既然是你們請求，又像高營長這樣守紀律的軍人。我看上頭沒有不准的道理。」

衆人談了一會，見他態度很冷靜，知道再說也無益，便告退了。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你們讓我單獨進行這調解工作吧！」他沉思了一會，便這樣安慰他們說。

他原憎恨馬團長，奪了他愛人，登原黨部和紳士作對。并且滿嘴新名詞，令他惡心，還有眼中有些瞧自己不起。他覺得這眼中釘，必須拔去。但過去計劃既經失敗，連累高營長也給他趕跑了！他走後，自己的勢力驟然孤單。從前老高在的時候，有不少事情，是替自己撐腰子，壯壯聲勢。許多發財路數，彼此合作，利益均霑，何等順利！現在造事，便覺得礙手礙腳更不要說到報仇爭氣的事情了！除非讓他們打倒自己，永遠不出頭吧！老高必須回來，自己才可以得手。他觀察這事情勝利與否全關係在劉大奶奶身上。只有她，才有左右馬高兩人的潛力。須要設法推動她才行。

推動劉大奶奶，原不容易的事。這婦人，近日追求馬團長，是怎樣熱烈！會高興讓老高回來，監視自己的行動嗎？雖然他倆沒有夫婦關係，就算她要和馬團長結婚，老高也沒法明白干涉。不過在熱戀當中，會自動要求舊時的情人，常在一起，目擊着自己一切行動，而怕危險，確是很少見的事。自然兩個男子方面，都有妒忌心！自然老高眼靠自己舊日的情人，落在他人的懷抱裏是怎樣心理！隨便什麼人都可以想到只要他們這樣存心，便恰合自己心理了！但要走了第一步，第二步才可以踏上去。第一步，怎樣開始哩？

他苦思了好幾個鐘頭，還想不到說動劉大奶奶的妥當辦法。不覺嘆一口氣說：「造善事，也許容易造些；害人的勾當，並不是容易幹的呵！」他只得將這個命題暫時拋開不想。

他托陳九太太備一份厚禮，像化粧品，衣料，海貨等，用自己名義，送給劉大奶奶。說是有事托她在團長面前說說。劉大奶奶莫名其妙地笑說：「這也奇了！團長也是他的朋友，我也是他的朋友，何必特地托我？更犯不着這樣客氣！到底是怎樣的事？」便推却不受。怎禁得陳九太太一番花言巧語最後到底收下。張大鼻子生平爲人最善利用幾種工具，最要是陰謀，暗算，次是請客，三是送禮，四便是裝作必恭必敬的禮貌了。

幾日以後，他在高營長的營盤裏。

「喂！你的事情，有了眉目沒有？」這營長問說。

那時候她不知道反抗，況且殺人的舊禮教，和封建的社會制度也不許她反抗，機械的，強制的，給一個未曾發育健全的靈魂，釘上了永生不準擺脫的，苦痛的鐵錘！

青天白日到來，革命軍北伐成功了！與時代思潮俱來的是「自由」「平等」和「解放」等等新鮮詞兒，那時姐姐已經十五歲，肄業在本縣中學校了，當然她的知識和年齡是與時代俱進的，家裏無論是誰，一提起了張家，姐姐總是嗟嘆着的，好像不願意聽這個一樣。

姐姐中學畢業了，張家就要娶過門去，但是已經爸爸拒絕了，爸爸要姐姐繼續讀書，他回覆給張家了，到姐姐大學畢業後才能出嫁的意思。張家可也又沉寂了。

不久從街頭巷尾的談料中，得悉了張家孩子浮滑，放蕩的行爲了，並且自從他那年因病辍學後，再也沒有復學的意志了。

那時我在姐姐慈母般的教養中，小學也畢業啦，姐姐教給我寫字，教給我作文，教給我作詩。記得一天在燈下，我讀着千家詩，「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我問姐姐是什麼意

「那裏會有這樣快！許多事辦出去，還沒有下文。」

「你添購槍枝的計劃，怎麼樣了？」

「我的辦法，是按全鎮人戶，貧富，丁壯多寡，按戶攤派的，已上了條陳給縣府；但還沒有批下來。縣府這班傢伙，又想借此機會發一注小財。你想，我們年來替他掙的錢，委實不小！他們如果良心還在，應該盡力幫忙才是！那裏還會趁火打劫！怪不得黨部高喊口號打倒貪官污吏了！就算批准了！款項湊集起來，也不是容易的事。要向鎮上人們腰包里掏出一個大錢來，真要使盡九牛二虎的氣力才成。人們確是窮了！現在只有拿共黨和土匪的恐怖問題來威嚇他們，也許能如數籌足。但也說不定哩！」

他隨後說及對方的調防問題，將進行的經過告訴他。并說「爲防馬團長暗中阻撓，所以預先請某人某人造疏通的工作。團長說，這是地方問題，沒有他表示意見的餘地。說來說去，他總不肯表示態度。這傢伙，自然不願意你回來。但如果省府和行營批准，他也無從反對。因爲他是防軍，不得不通知他一聲。我看回防，不成問題。讓我替你全權辦理這事好了！我以爲你這時，萬事總須含忍一點。馬團長這傢伙，總有一天，要和他算帳，我們先給回防的事情辦妥，其餘的事，慢一步再說好了。」

他不提劉大奶奶那一段浪漫故事，恐妨老高的妒火，爆發起來，會將事情弄僵。現在要緊需要一個幫手，利用他的力量將自己的事情辦妥。現在暫時不需要兩虎相鬥，最好兩虎合作，將自己扛抬起來，翻過這段艱難崎嶇的山路，到了平地，那時令牠等鬥起來，也於自己沒有損害。況且將來，她們這三角關係的結果。一定走上悲劇的路，何必在這時火上加油！這沒有頭腦的高營長，那裏曉得他的心事？始終以爲他是在替自己打算，真是計慮深長，便死心塌地的信服他。

他回到城裏，應酬了幾日。總不外爲着老高的事情。三天兩天，依例回到蠻子營走一趟，見沒有什麼事，又蹲在城裏。這時省府對於紳士們的請求，還沒有批示。他急於推動劉大奶奶，爲自己盡一臂之力。好使回防的事能早日解決。他想這事，最好是親身出馬，來說動劉大奶奶。不過一個不大相熟的男朋友，來造這種說客，有點不像樣。萬一將來她對老高說及，豈不害事，這種工作，最適宜是劉大奶奶的相知女友担任。并且要這女人，又是自己平日素識，兼有伶牙利齒才幹才成。自己相識的女人雖多，可是沒有這種完備資格。又想起陳九太太，這婦人，原頗適合這種差使，但常常藉端需索，如果這次讓她去幹，事後又不知開



思，姐姐給我說「你還小，給你說也不懂」。經驗告訴了我，姐姐在言語間流露着一種不可隱匿的悽愴。

姐姐在她不幸還沒有正式復估命運以前，她的超然向上的心，是永恆的蓬勃着的。在那年暑後的初秋，姐姐要到那留着偉大建築，過去美麗繁華的帝王居，有着悠久文化，昔日帝都中的北京大學去讀書了！我抓住姐姐的手，無限離情絞住了我的心，但是，姐姐終於噙着滿眶熱淚，走上了征途。

姐姐每當假期回來的時候，總是給我帶些好吃和好玩的東西來，她並且把歷史美豔聲譽的春明——北京。講給我們聽，她說在時代旋律下的北國的文化城，在形駁姿態上雖仍蘊含着古老風味，但實際上已經脫卸了它的灰色的衣裳，而邁進一個新的階段了。姐姐還自傲的說，她在文化城受了新的薰陶，她也很新了，她說着雙眉又緊蹙着，看意思她將要將腐化的舊封建想全盤推翻！有人說這個時候的姐姐轉變了。

記得吳媽向母親說：「太太，大小姐的脾氣變了，不似以先

口要借多少錢了！但他到底將這事情交托陳九太太去辦，不過切實叮囑她，要遵守所應該要的話。

這時，陳九太太和劉大奶奶已混得很熟。她想這狐精，只眼見團長個人，餘外甚麼事情，甚麼人物，都惹不起她的興趣。怪不得人說，中年再度的戀愛，是無比熱烈的，還是請她們倆來家裏喫飯，夜間團長走後，便和她細說。

團長那天晚上，興緻很好。縱譚他自己過去的戰史，說得滿座都覺得充滿彈藥味，和血腥味。這時只有她們倆和陳九太太在座。劉大奶奶兩頰飛紅，右手托着腮，左手憑在棹上，雙眼望着這少年軍官，正聽得出神。這十足一個青年軍人的小家庭，這一對如花美眷，似男的剛從戰場歸家，正將別後的情況細訴給自己情人知道一樣。那時十一月盡頭，天氣很冷，又下了幾點小雪。團長穿了黃色薄絨軍服，有點單薄。劉大奶奶起來，在衣架上，拿了自己穿來的那件洋灰鼠皮領大衣，替他披在身上。笑對他說，「暫時屈駕要造巾幗婦人了！」又在棹上，拿起他的烟斗，裝滿一斗烟絲，點起來，噙在嘴裏，說道，「我要試試！到底是什麼味道？我看你們整天的噙在嘴裏，」她噴了一口濃煙，馬上噙起來，咳個不了，趕忙遞替給他說：「吃不得！吃不得！這有什麼好喫！苦得要命！」她把水漱了口，兩人嘻嘻哈哈地，又談到別的問題上了。陳九太太看看，很是羨慕。心裏想，如果我是她，我也不會選擇到老高哩！

他倆甜蜜地談了很長時間。團長舉起手錶一看，站起來，說要回去。她——劉大奶奶——要留住他再談，他搖搖頭，將披在肩上的大衣脫下。她忙給他披上：說「如何使得！雪還未停！外頭天氣很冷哩！你就這樣回去吧！」

團長去後，這兩個女人都頓時覺得寂寞起來。劉大奶奶還是憑在棹邊，呆呆地好像想什麼似的。陳九太太打了幾個欠伸，對劉大奶奶說：「我們到房裏躺吧！」

陳九太太的臥室床褥很是精美，她把煙具擺好，請劉大奶奶在一邊躺下。自己把煙開了幾口，遞給劉大奶奶請她抽，她說不會抽，陳九太太說：「嘗一口吧！提提神，讓我們再談談。團長這個人，很有趣，我在十年當中，這裏不知往來了多少官場中人，却未曾碰過像他這樣有趣的人，你道是嗎？」

劉大奶奶把烟鎗接過來，一口氣呼呼的吸，頓時煙霧迷漫，吸完後遞回對方，說：「他若曉得我抽這毒品，一定笑我落伍腐化了！」



那樣不說不道的啦。」母親也笑着說：「上了大學到底兩樣啦，琴學的開通多了。」並且還囑咐家裏的人，不準守着姐姐提起張家那個孩子的事。

我也於這個時候，發現了姐姐的偉大和美麗。在這個當口，正是我刁鑽頑皮的中學時代，因為年齡的關係，當然男女互相愛慕的自然本能也在擴張了，在學校經過一個長期的追逐，居然也獲得了一個女同學的垂青，在假期中，我也要給她寫信了，提起筆在信箋上剛寫了「梅：」忽覺得背後有個息捺的人在，我急轉來時，姐姐竟在格格的笑着了；她指點着我的額頭說：「傻孩子！」

姐姐還會嘲鬧的問到我：「你願意要媳婦嗎？」我羞澀的答不出話來，僅是搖搖頭。姐姐不放鬆的又追問一句：「你願意祖父給你討媳婦，還是自己討媳婦呢？」我漲紅着臉說：「我不要祖父給……」姐姐善意的在苦笑着了。

在暑假乘涼的黃昏，或在寒假圍坐的爐旁，大家是常要姐姐講北京所見的景物的。片斷的記得姐姐說過：北京是有着輝煌雄

「是的，他是新人物，不抽大烟。他平日痛罵抽烟的人。你抽不抽哩！」

「我不抽！我們的少爺是抽的。這裏不抽煙的人，難得找到一兩個。我佩服他的精神，他說六點鐘便起床，晚上一兩點鐘才睡。團部要辦的事有多少！天天是這樣，真是鐵鑄的人。像老高，不過帶一營人吧了！他一天要抽三頓煙，他說不抽身體便發軟，沒有精神辦事，論起老高年紀，也大了團長多少歲數。」

陳九太太，不絕把烟膏挑起來，搓成鈍圓錐形的小糰粒，安放在鎗斗上，不斷地呼呼的抽。煙霧一團一團地從口角裏噴出來；她搓了又抽，抽了再搓，滿室是煙霧。把甚麼都蒙蓋了！這煙燈的黃色微焰。也變了黯淡。他斷斷續續地說：「我看他的爲人，是豪爽多情，真是值得愛慕，何況更是前程無限哩！人們都說你很傾倒他，我起初不相信，後來我是相信了！到底你是否愛他？」

（待續）

偉，重又加上首善之區的冠冕的，古色古香的景象咧。她說紫禁城中的故宮，雖已成了歷史上的遺跡，但是還放置着，當年豪華的享用物體。據說天安門內有偉大的宮殿，策應着雄姿的城樓，以及黃瓦碧垣，畫棟彩櫺，每個輪廓所展現出來的，都是人間巧匠的心血結晶。而且經過數百年來的歲月磋砣，依然無恙的矗立在那兒呢！帝王霸業的建築是值得羨慕的，所以我們一聽到姐姐講到這裏，都有一種悠然神往的表情。

雖然張家那個孩子的浪漫行

爲鬧的更加凶，但是在姐姐休假住家的時間裏，始終沒人敢提起這一章。明知道將來是個大亂子，爲了沒有挽救解決的良法，大家祇好欺人自欺的往後推，讓它在無可再推的最後一利那爆發去！

所以在家常談中，不是以具有東方原有藝術典型的北京作材料，就以學校趣事來消磨時光。母親深怕觸起姐姐的煩悶，所以在姐姐的休假期間，總是再三的知會姨四姑，不叫她到我家來。在我們看起來受了高等教育的姐姐，到實的胸寬心大了，談笑自

若的也好像忘了她與張家訂下了婚約的事。

我受着姐姐熱烈的愛護和教養，我時而想挑撥着姐姐向家庭提議，請求給張家解除婚約，但是姐姐又是那麼大方沉着的滿不在乎，我明慧的倒不以爲姐姐是忘了這一椿；我猜想姐姐在學校中一定看上了意中人，或者到她畢業以後，將有一個閃電式的變化也說不定。我還怕我從中唆使着挑開禍端，如果事件在理想之外，鬧成個難結果的無法收拾，豈不給家庭又添了麻煩？所以我打消了念頭，又處於緘默。



## (上) 子椅的秘神

江 柳  
川 亂  
步 若  
作 譯

說起來恐怕妳要嚇一大跳，我現在要對妳說我前次對妳所犯的罪過。

我兩三個月間完全離開世間隱藏了身體，可以說是繼續惡魔一樣的生活。不用說世界中沒有一個人曉得我幹的是甚麼事。如果沒甚麼傍的事發生則我永久不會還到人間了。

可是，近日我的心中有了變化，而且不能不懺悔我的罪過。這樣來說恐怕有很多地方不能了解的，請妳，無論如何，把這封信從頭讀到末尾吧！這樣就可以明白我怎麼樣特別要請太太聽我的悔告的理由。

說起來，真是離開人間的千奇萬怪的事，不曉得從那處寫起來好，更覺得臉紅了寫不下去。總之，遲疑了半天也沒有辦法，祇得跟着事態發生的次序寫在下面……。

我生來容貌就很醜，請妳把這個事實牢記着，請妳把這項事情記在心裏，如果不記掛着則恐怕看見我的時候，我那副醜怪的容貌又經過了很久的不健康的生活更加難看，像這樣的怪像倘若妳預先不曉得，則真是不堪見妳的。

我不曉得我有甚麼罪過生來就這樣，我雖然這樣醜，胸中燃着無限的熱情。貌似醜鬼身世又貧寒，不過是一個平

佳子每天早上送了她丈夫上班去後，十點鐘纔得了自由跑到洋房的書齋去。在那邊她繼續寫着預備投到K雜誌夏季特大號的長篇小說。

她是一位美貌的閨秀作家，現在她的聲譽比在外務省做書記官的丈夫更紅了。每天都很多不熟悉她底細的崇拜者寫信來。

今天早上她坐在寫字桌旁開始工作以前，就先讀那類不熟悉她的人們來的信。大概都是一類的東西，不過她的心很柔和，不論何人的信，寫給她的她總要親自看過的。

如是她看了兩封信及一封明信片後

，還有一封好像原稿的很厚的信。以前也有許多人沒是甚麼通知突然就寄原稿來過的。這樣的大都是又冗長又無聊的東西，她想看一看題目也好，拆開了封口，把裏面的箋紙拿了出來。照她所想像一樣，是用原稿紙訂的，不曉得怎麼樣也沒題目，也沒寫名字，開始就「太太」這樣寫起來。好奇怪，這不是一封信嗎？！這樣子想着，不覺地看下兩三行去，她覺得不像平常的，很可怕的感覺，她的好奇心使她繼續地讀下去。

太太！

太太不熟悉的我，突然寫這封信給妳，真是冒昧得很，請妳多多原諒。

凡的工人，但我忘掉了一切的現實，心中憧憬着種種美麗豪華的幻夢。

倘若我生長在有錢的人家則可以用鈔票的力量，作種種的遊戲以洩去我胸中的悶氣。或是有天賦的藝術也可以用美麗的詩歌以忘去一切的事。不幸沒有得到任何恩惠，祇是一個可憐的做家常用器的工人之子，承繼了父親的職業過着無聊的日子。

我是專做各種椅子和沙發的木匠。我做的椅子不論那一種怪癖的人都可以合他的胃口，所以商工會也特別對我好，大概好一點的生意都給我做。那樣上級的東西大概對於手靠背靠的彫刻都要特別的講究，坐褥或各部分的尺寸各人都有各人的愛好，要討他們的好，總要費不少的苦心，但是愈難辦的事辦成功時愈覺得到痛快，這樣的感覺祇有藝術家完成他的作品纔能領略得到。

椅子做成功後，我必定先試坐一下仔細考察我的成績，我雖祇是一個無聊無賴的木匠，但在這個時候我的心裏覺得很舒服。坐在這個椅子上的不知是怎樣高貴的紳士，或是漂亮的小姐，因為定做這樣好的椅子，那人家當然有很豪華的房子。牆壁上必然掛着大名鼎鼎的畫家的油畫，由天花板上垂下像寶鑽，

裝飾的電燈，地板鋪着高貴的地毯，椅子前的櫃子上的花瓶插着鮮豔的西洋花草，飄着芬芳的香氣吧！這樣地凝想着，好像自己已變了那房子裏面的主人翁，雖在很短少的時間內，也感覺到非常的痛快。

我的幻想好像蜘蛛絲一樣愈拉愈長。像我又醜又貧苦的木匠，幻想在這世界上，變成枕袴氣派的貴公子，坐在剛才坐好的沙發上，傍邊站着我幻想中常常跑出來的那個漂亮的愛人微微地笑着聽我說話，手拉着手，很甜蜜地細語綿綿。

我這樣的幻想——緋紅色的夢境——常被附近人家的太太喊叫的聲音，或煎油似的病孩哭嚷聲所驚醒，我眼中立刻又現出灰色現實的醜態，由夢境中醒過來的我，比夢中的貴公子大有天淵之別了，剛纔還對着我媚笑的她，現在怎麼樣呢。——那樣漂亮她又那裏有呢？祇有在附近泥堆上玩得一身很髒的小奶子抱着孩子在那裏似理不理的樣子，和我剛纔做的椅子擺在地上動也不動而已。我想那個椅子不久就會被人拿到和我別的一個世界去吧——。

我一張又一張的把它製成祇覺得無聊，不能形容的厭惡心理油然而見增

長，實在使我難過極了。

要我繼續這樣的刻板生活則不如早一點死好！

我很熱忱地這樣的冥想，在木作房裏使用着鑿子，釘着釘子或髹着漆料的時候這樣的心思同時很頑固地滾上心頭來。真是死，能夠有這樣的決心則另外必然還有辦法，譬如……我的幻想愈來愈走向恐怖的方向去了。

恰巧那個時候有人來定做皮製的沙發，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大的東西。這個沙發是做給Y市那外國人所經營某飯店用的，普通都是由其本國買來，這次商會裏的人去和他們說日本也有很精工做沙發的木匠，所做的沙發總比得上國貨的。所以他聽了這番話才光臨到我這裏來，我特地廢寢忘餐努力工作起來，真是振起全副的精神把它做成的啊！

椅子做成功後，我覺得非常的好，真能夠使我心滿意足，我照常把兩對中間的一只拿出放在陽光中，試坐一下，坐褥不硬，皮子故意不染顏色，祇把那皮子原來灰色的一面繃上去，皮子的感覺很輕滑，適當的角度很週密，背脊靠着就感到異常舒服的，描着很柔美的花紋，浮在兩傍的靠臂上面，一切都保存着調和的美感，這把椅子實在配得稱上

「安樂」那兩個字啊！

我懶洋洋地坐在椅上，兩隻手撫摩着圓滑的手靠，於是陶醉地踏看。像晚霞色彩的幻想繼續着湧上心頭，心裏所想的東西都一一呈在眼前，真是幻想嗎！我覺得有點駭怕，自己的神經徒然錯亂似的。

我忽然地想着很巧妙的辦法來，世人所說的妖魔鬼怪恐怕就是這個吧——雖然像夢一樣空虛而又離奇，但是給我很大嘗試的魅力。

最初我是不願意把我苦心做成的椅子便算了事，一心想着我怎樣能夠跟着椅子同走的。後來我的幻想愈展開她的序幕，不覺地和我以前腦筋裏想的壞念頭合併起來，噢，我怎麼會這樣瘋顛，立意實行那樣離奇的妄想呢？

我於是不由自主地，趕快把四個椅子當中那一個成績最好的折脫下來，再把它肢體修改為適應於我實行所預定的計劃。

那個椅子很大，從人坐的位置直到觸到地板之處都裝着皮子，其他手靠及背靠都很厚，假使裏頭的空洞藏着一個人，在外邊也看不出的。不用說裏頭裝着很多的木格子和彈簧，但我適當地把它做成機巧，坐的地方可以藏腳及腿，

靠背的地方可以藏身體和頭頸，那麼我便像椅子的一樣坐在裏頭立刻就可以把我個人完全隱藏和外面隔絕了。

完成了這樣的機巧我是很得意忘形的，我馬上就把身體整個藏在裏面，這覺得很靈便，他如呼吸及聽外邊的聲音，則我預做了在外部完全看不見的小縫隙，靠背內部的兩側我做了小格子來貯藏東西，放置水壺和麵包，對某一種的作用則我預備了很大的橡皮袋子，其他種種的設備我都有預備和設計食糧藏在裏頭一兩大儘不會覺到有缺乏之虞。可以說，那個椅子算是我個人的房子吧！我祇穿了一件汗衫由椅子底下的出入口鑽進了裏面去。在裏面的感覺當然有點難過，黑暗而又難呼吸，好像跑進墓裏一樣，但覺得很奇怪。我鑽進椅子裏頭去同時好像帶了隱身草一樣，和人間隔絕似的。

等了不久的時候，商會裏果然派人帶了一輛很大的車子來。我的徒弟（和我住在一起的祇是他一個人）不知不覺地招呼他們。把椅子搬上車子的時候，一個工人忽然「這個椅子怎麼這樣重呀！」嚷起來，我在椅子裏頭嚇了一大跳。後來大概他們以為這種沙發原是很笨重的東西，所以他們沒有怎麼疑心，

停一會車輛的震動我身體就覺得很大的震盪知道車子開走了。

我當時心裏很駭怕！但結果幸而沒有甚麼事發生，在那大的下午那藏着我在裏頭的沙發，被安置在這飯店的一個房間內。後來我纔曉得那個房間不是個人所住的房間，乃是一個很多人出入的會客或閱報，抽煙室，而又好像是娛樂室的樣子。

妳大概已經明白我的用意吧！我這樣奇突的行爲，目的是想等待沒有人的晚上，由椅子裏面爬出來，在那飯店中潛行做竊盜的勾當。這樣一來誰想得到椅子裏頭能藏下偷兒呢？那末我可以不知鬼不覺地自由自在往來各房間去做我應做的事，等到有人嚷起的時候，我已經回到椅子裏頭停聲息氣地着他們像呆子一般亂尋找多麼好笑。妳大概看見過海濱蟹的一種叫做「寄居蟹」的東西吧！好像蜘蛛的樣子，看見沒有人就爬出來逛來逛去，略聽見人的腳步聲就很快的跑回貝殼裏去，把那可惡的前腳伸出貝殼外面來探聽敵人的動靜。我也恰似這「寄居蟹」一樣，代替貝殼為藏身之所的就是我這把椅子，像海濱一樣我可以任意地逛來逛去的好比這座大飯店。我這樣離奇的計劃竟會出人意外而

得到很大的成功。到了飯店裏不滿三天，我已做了一批很不錯的生意。偷人家的東西那時候我懷着很駭怕的心情，及至得心應手便有點說不出的愉快，他們往往來來嚷着追捕的樣子我在椅子裏面坐着來看真是可笑，妳想想上面所說的事給與我怎樣的魔力，多麼快樂的事。

可惜現在我還沒有工夫詳細告訴妳。因為我在那裏發見了比偷竊東西更有二十倍三十倍使我歡喜的事情！實在告訴妳這項事纔是我寫這封信的目的。

話要說回到以前我的椅子被擺在飯店的娛樂室那時開始的情形纔對。

椅子到了，飯店的主人們皆來看看試坐一下，以後就很冷靜地沒有一點聲息，大概房裏沒有人吧！但是剛到就想爬出椅子來，當然是很心慌而且萬萬做不到的事情。我等了很長的時間，集中了全副的精神來聽外面一切的事及偵察附近的情狀。

停了一會，聽到從走廊方面傳來的脚步声，走近到二三丈後，那個脚步声大概踏着地毯竟消失了，忽然又聽見很粗的鼻息聲，後來就覺有人坐在我膝上，那身體很大好像西洋人，驟然倒在椅子上。那彈性的椅墊把他拋了二三次，他很大的屁股坐在我大腿上，祇隔着一

層皮子的距離所以我感覺到身體的熱度。他很廣闊的肩膀靠在我的胸前，手又壓在我的手上，從皮子的隙縫飄入了他吸那雪茄的香味。

太太假使這時妳換了我的地位，想一想此中的情景！妳必然感覺得很慌張吧！我給他嚇得在黑暗的椅子裏頭一身顫抖着，兩脇淌着冷汗。祇得呆呆地端坐在裏頭，動也不敢動一下。

那天自他坐過以後，便有許多人時常交換着坐在我的腿上，我在椅子裏當然沒有一個人曉得——不過我一雙流通着血液的腿子，他們以為是很柔軟的坐禪罷了——。

我在這黑暗中的天地，恍如在了妖魅的世界裏面。那個世界中所感覺的都是聽見聲音而看不到的人。他們祇是有言語聲，鼻鼾聲，脚步声，衣服磨擦的聲與及兩塊富有彈力的肉臀而已。我用感覺代替着視官來辨別他們的容貌。有的很肥好像腐爛的肉類。有的很瘦好像一把骷髏，其他背脊骨灣的，肩膀骨的闊窄，手臂的大小等等不一，不論怎樣相同的人都有差異，任何人除了容貌或指紋以外其身體全部的感觸也可以分辨得出的！

對於異性也是同樣的感覺，普通加以容貌的美醜來批評，但在椅子裏頭的世界，她們的容貌美醜是不容置議的，那裏祇有對於肉體，聲音及香臭來辨別而已。

### 「太太」的期望 原

「是你的太太？」一個朋友問。

他但微笑。同時，她也微笑。

他們到酒館中，痛快地喝了酒，

喝到三個人人都醉了。

朋友別去了，他倆回到旅舍。她

就醉倒在床上。他還能支持自己，並且看護她。

「我要吃生梨啊！」她說。

他就命茶房去買。一元錢一隻的

，買了三隻來。她吃了二隻，他吃了一隻。

一隻。

「我渴，還要呢！」她說。

他又同樣的買了三隻來，吃着。

她似乎清醒些，輕輕問他道：

「我為什麼喝醉呢？向來沒有這樣的醉過。」他對她微笑。

她繼續說道：「因為——因為我想

起我現在還不是你的太太，感傷了我的心，所以借酒來麻醉一下。將來呢

？我的願望，可不會虛空嗎？……」

## 帶刺的玫瑰(二)

佐山英太郎作  
鳳介譯

### 變戲法的

公寓的高坡下面，有一條熱鬧街道，甚麼電影院咧，百貨店咧，咖啡館咧，彈子房咧，很有幾家。一到星期日，還有些露天的攤子。

有一片空地，每晚有中國人的戲法，在那裏開演。

因為距離這青空公寓很近，所以公寓的小孩小六也時常跑來。

小六因為把林醫學士試驗室的酒，給一個小兔吃了，這小兔像直在那裏跳舞。

小六是預定的計劃，正是這一天小水和林淑郎出來散步，自己看門，這目的算是達到了，眼看看那隻小兔是已經死去了，在她母親的意思，是不讓他出去的，所以把他關在欄東西的屋裏，外面加了鎖。

「這回本所的伯伯不是要和你會面的，你又不在家，若是這樣的把我關起來，等林先生回來，我就是想拚着一死向他賠罪也無法了。」

女主人是以爲這小兔關係重大，從內心裏發了氣，所以不受他的威脅，仍然是不准他出來，這樣的等了一小時的樣子，小六想出了法子，叫下女小清說「你要不把我放出來，我就在屋裏借著這酸菜桶出恭了，」小清聽了吃一大驚，不

由的把門開開，他從裏面衝出來，也不顧小清就跑出去了。

有年紀約在三十上下，穿着中國衣服，在空地上擺一張小桌，站在那裏完全像一個中國人的樣子，這人却是田口榮一的喬裝。

「叔叔！今天一個人？」

小六這樣的問，榮一張開了大嘴笑着

「啊，總是一個人哪」

「你那幫手的小孩呢？」

「逃跑咧」

「那麼，我幫着你好嗎？」

「好的」

「真的嗎，你不說實話那就……」

「真的喲」

小六很喜歡的，把場子的外圍繩子拉上，點起蠟燭來，這時候天氣正像要下雨，很黯淡的樣子，所以點着蠟燭，這變戲法的，拿出一把錫杓子來，變了一兩手招徠那些顧客。「那樣的不能出水，必是這樣的才能流水呢」這是教小六的言語。

小六在那裏作爲教服的樣子，約有三分鐘，果然有許多觀衆圍攏上來，中國人教小六撑起天棚，二人全藏在裏面，待了一會，小六已經穿上中國裝出來，這一來就是天空公



寫的主人也看不出來是日本人來了。

小六提着一大壺開水，拿着洋鐵的小杓。

「這大壺裏邊滿滿的水，要灌到這個小杓子裏來，你們看，這樣小的東西，可是隨便多少水都感的下去，這不是壺裏已經空了嗎，可是這小杓裏還沒有滿，水是逃了嗎，不是，並且這壺是有底的呀。」

大家都以為很有趣。

馬上這水就從肚臍眼裏攢出來」

把上衣脫下眼看着那水從小六肚臍左邊泊泊的流出來。

「這小孩真能幹喲」

大家都在那裏喊着

「這是開場的第一幕，以後還有」

榮一從天棚後面跳將出來，在那裏對大眾說，他右手裏握着一隻麻雀，這時候小永和林淑郎也在觀眾之中，很為吃驚的樣子，小六也像有所恐懼，藏在天棚的後面去了。

「這麻雀是戰地的慰勞品，看他逃去了」

榮一張開手，果然是空了，口裏喊着「連着逮着」到了小永身邊停下了。

「太太，麻雀藏在背心裏咧」

「哼，那有的事呢」

小永拿手腕拚了拚林淑郎的手。

「不，不是在太太的身上，是在先生的荷包裏，先生你開開扭子我看看。」

林淑郎立刻變了顏色，往後退了一步，「先生對不起，這是變戲法呢」

說着就跑到林淑郎跟前把雙扭子解開舒進手去，眼看着是從他衣袋裏取出一隻小麻雀來。

「噢，真是妙咧」

「觀客都在那裏讚美，天已經下起雨來，大家也就散了。

公寓的坡下面，有一條熱鬧的街道，甚麼電院咧，百貨店咧，咖啡館咧，很府幾家，一到星期日，還有些露天的攤子。

趕快的回到公寓，上了門，假華人的榮一給了小六幾角錢，握着他的手說：

「這是今天的手數費，明日仍舊請你幫忙，你家不是很近嗎」

「我就是這岡上公寓的兒子呀」

「是了，剛纔那很漂亮的少年先生和太太就住在公寓裏嗎」

「是住在裏頭，可是並非夫婦哇，不過是朋友，並且是很好的朋友吧了」

### 深夜之公寓

深沈的夜裏，只聞着一陣一陣的菊花香味。

青空公寓的二層樓，只有A室和C室兩間的燈還亮着，其餘的全在黑幕底下蓋着。

A室林淑郎坐在洋式桌上，在那裏寫甚麼東西。

C室雖然是一個空室，可是近日來女主人因為林淑郎時常在夜深的時候用功，所以教小永臨時住在這間屋裏以便隨時可以伺候茶水。

小永很高興的，無論甚麼時候，總是醒着的，有時在那裏讀雜誌，火爐裏添添炭，泡泡紅茶，林淑郎喜歡吃的菓子饅頭，擺在盤子裏端着送過去，這時候走過那三面玻璃格子去，閉着口悄悄的敲敲A室的門。

林淑郎聽見敲門聲，擱下鋼筆，離開椅子，開了門，露



出半身來。

「還沒有完事嗎？」

小永在問。

「這就完事，現在甚麼時候？」

「一點鐘敲過了，茶泡好了。」

「謝謝。」

悄悄的出了房，林淑郎兩手緊緊的握着，進了小永的房，教小永坐在墊子上，吃了一口紅茶，將手搭在小永的肩上。

小永向來沒有經着他這樣舉動，竭力推開他的手。

「林先生？這可不可能，只有這事情是不能做的呀，請原諒些吧。」

「對不住，請你原諒。」

林淑郎說着，把手拿開，仍然扶在他自己的兩腿上。

「不。」

小永說着，可是眼裏不覺的滴了一點眼淚下來。

這個時候，外面已經有人悄悄的在那裏窺探，看的清清楚楚。

這個人，趁着林淑郎離開自己的A室，他不知用甚麼東西早已劃開了A室的窗戶上一片玻璃，就從這孔裏舒適右手去，啓開玻璃門，慢慢的閃進去，神不知鬼不覺的到他牀邊上，開了箱子揭開蓋，箱內有注射器，和高根（麻醉藥）瓶子，從衣袋裏取出一個相類似的小瓶，裏邊盛着液體，把這液體倒在瓶子內，蓋好，仍然從窗子裏攆出去了，這個男子便是田口榮一的喬裝。

第二天早晨，小永醒的時候，已經是九點鐘了，這時候走廊下有脚步声，開門聲，叩門聲，她是正在這個時候起來

的。

自己也像是感覺得起來太遲的樣子，趕快向廊下走出去。

「小永！了不得了，林先生自殺了！」

她母親蒼白的臉，渾身戰慄着說。

「啊！」

把鎖擰壞了的A室，已經有同住在公寓的五六個人圍住林淑郎的牀，在那兒看着，無一不是很驚訝的樣子。

林淑郎已經是穿着睡衣躺在牀上，全身發了暗紫色，冰冷硬直，且看見大腿上帶着有高根的注射針未動。

普通的例子，是應該有警察來的，而這次則是憲兵來了，這必是有人先打了電話的，決不是自己趕着來的，已經渾亂不堪的公寓，心中十分難過的女主人，竟自己沒有工夫理會到這一層上來。

憲兵調驗了屍體和藥品之後，軍醫向着一個大尉階級的說，這是高根的注射，但是針頭刺入的太深了，看這樣子，這人必然常用這藥是毫無疑義。」

這樣說了

於是又進了C室將林氏研究所用的機械試驗管，試驗材料，統同由憲兵隊取出裝在卡車上去了，外邊停着有卡車二輛，似乎是憲兵二分隊大舉檢查來的樣子，於是又向全公寓的加以檢查，自然是把小永母女帶去了。

又有一個姓劉的中國人，和一個國籍不明的歐洲紳士，就在這一早，正逃跑着，也在途中被憲兵抓去。

這是怎麼回事，真是莫明其妙的小永等還在夢中，已經被憲兵帶着走了。

（下期續完）

# 惡夢

(續)

淺原六郎著  
楊叔美譯

## (七) 死日降臨的盟誓

七月中旬的某夜，照例似的在幽會的場所，良三和陽子又相逢。這個場所，陽子是時常來的。這天，是很奇怪，她是提着一隻大的手提箱來的。她的面孔是變成青白色，一點兒的血色也沒有。良三看見了，就殷切的問：

「陽子妹！怎麼樣的？」

「良三哥！我是從叔父家裏逃出來的！」

「啊！啊！是這樣的！」

良三是像將她，說明了來處似的神氣。所以他在那時，一點卑怯和吃驚的情形也沒有。但是，吃驚的神情，雖然是沒有。然而，他自己的精神，是非常的緊張與興奮，這樣的情調，他是感覺到的。

「叔父是像惡魔的人呢！昨夜，他把我嚇

了，帶我到那種調笑弄人的場所去。」

「那種地方去的！」

「幸而我是早已知道的哪！但是，據說僅僅是，只有二天哪！今天，叔父又到那種地方去了，所以，我就帶了這些小行李，飛也似的，就逃了出來呢！」

「在那種地方不是也很好嗎？」他是帶有酸意似的探她一下。

「良三哥！真的嗎？你是如此的想嗎？」陽子這樣的說着，像硬球一樣的，飛也似的，投入良三的懷中。接着說：

「已經是永久的，只是你有的了！」淚是盈滿了她的眼眶。

「我也是這樣子，只是陽子妹有的哪！」那天的晚上，他倆是到熱海地方去開了旅館住的。

在那熱海的旅館中，他倆的事情，是非常的有趣。陽子以着絕望似的神態，乾枯似的精神，在那廣闊的浴盆中，以赤露露的，美體而妙條的，青春姿態，作着人魚似的游泳；陽子哭出的眼淚，用盃盛了，再混合了美酒，給良三喝。酒混合蜜露；氣都沒有透的，和良三長時間的接吻；激烈感情的戀愛行為，凡是陽子所能想到的，她是這樣的都儘情的獻給良三享受。終于，更因她酒後的媚人更盛，男喜女愛的，最有滋味的，同枕共衾的，擁抱着陶醉的事情。他倆也實行了。

到了那時的良三，已是什麼都感覺好的。但是，爲的什麼？他是想不出方法。公司的事務啦！母親的事情哪！奈緒子的事情哪！都是

像變成了曠野上的雲一樣的了。

明天來晚上，他倆還是沒有回去。

「良三哥！怎麼樣辦呢？」

陽子將酒吃得滿頰通紅的向着良三問着。她現在的風姿，比在東京時的吃酒後的姿態是不相同。現在，她是滿飽了戀愛經驗的女子，所以女郎蜘蛛似的，靈感的美態，是更加的增加了。

「無論怎樣辦！已經是什麼都不行哪！」

「我的意思呢！只要我倆揀一個誰都不知道的地方去同住着。」

「那雖然是好的，但是……」

「啊呀！不要那樣的沒有果敢哪！我和你是已經永遠的，不能分離的呢！」

「我也是永遠的，不能分離你哪！」

「那末，我看我們到上海去住好吧！上海，我在小的時候是在那裏住過的，現在，馬上就到上海去好吧！」

「上海？雖然是馬上可以就去，但是，我們的生活，如何辦呢？」

「那樣的事情，是令人生厭的哪！但是，以普通的常識來講，若在你的工作沒有時，我不是可以去當舞女的吧！東京，以及其他地方，做舞女，向來是掙錢最易的事情。」

良三到這時，他又把母親的事情，回想起來了，母親如何樣子的悲哀！如何樣的苦惱！等等形象，就立刻的都呈現到自己的眼睛前來的，但是，現在的良三，他是已深入了百度以上的，愛情漩渦中，任憑他怎樣的掙扎，他是沒有那種強大的力量，能跳出這個漩渦的。

「哪！良三哥！對這銀十字架盟誓吧！我是對了這金十字架盟誓之後，逃出來的呢！」

「盟誓？」

良三起初很懷疑，但是陽子的美麗動了他的心，於是從陽子那裏，將銀十字架拿了，就將那盟誓創立起來。

「好吧！這大我的簽名簿上，簽定了我倆死日降臨的愛情，是由此產生的。」

良三是照了陽子的話寫了，在那下面再簽寫了血誓的日期，年份，以及自己的名字，陽子也在那旁邊，將名字簽了。然後二人在晚上，取了血，在各人的名字上，將這血，像花瓣一樣的附貼着。這就是至死相愛的，血的盟誓，是完成了。

(八)母與子的心

「親愛的母親；請你原諒我這可憐的孩子吧！我現在，因為和某女士發生了某種的關係，就不能不暫時的離開日本，將我倆的姿態藏匿起來。在理性上講起來，對於各種的事情，是不可不加以考慮的。但是，無論如何樣的加以考慮，現在的我，除了這樣的行動之外，別的方法是沒有的了。」

沒有稟告，也沒有得到慈親的允許，而且慈母的事情，我也沒有說，就走了，我每當一想到我親愛的母親時，心中常似在刀割一樣的疼痛呢！到現在止，我是母親一手扶植成長的。但是，我是做出了那種不孝的事，我知道母親是一定非常的悲痛的，那真是萬分的對不起，我現在在哭泣着。慈愛的母親，你一定很詫異的吧！

梁聞山評書帖 采采

乾隆間，梁聞山先生以工書名。頃見其評書帖數十則。極有見地。茲錄其尤精警者。

尚態。孫過庭書多滑。歐書橫筆略輕。顏書橫筆全輕。柳書橫筆重與直同。褚書提筆空。運筆靈。自是絕品。然輕浮少沉著。徐浩書收轉處，嶮強拗折。子昂書俗，香光書弱。衡山書單體格。近怪。祇為名家。張瑞圖書用力勁健。然一意橫揮。少含蓄靜穆之意。

祝枝山書氣骨過董。而落筆太易。運筆微硬。避董一格。文徵明書整齊。少嫌單弱。而溫雅圓和。自屬有養之品。張得天學米以硬筆臨其硬筆。去其軟筆。可謂善於去政。汪退谷書絕瘦硬。頡頏得天。諸子莫及。

何義門書結體雖古。而轉折欠圓勁。

鄭谷口八分書學漢人。間參草法。王良常不及也。然未得執筆法。莫由追蹤先哲。

王良常（按即王虛舟）書。專學歐字。扁削浮弱。而乏圓勁。然結構火候純熟。自是一時好手。

歐陽文忠公書不佳。

山谷書秀挺伸拖。其擺宕處似蘇而遜其雄偉。

我並不是去自殺，無論到什麼地方，我必定還是生活着的，而且，是對於親愛的母親的一切事情，我是常時的會想念到的。在我的心中，最神聖偉大；最漂亮最敬愛的人，僅僅只有我親愛的母親。我雖是到了現在的地步，但我無論怎樣的悲哀痛切，而我仍是愛着母親的。但是，因了沒有辦法，所以懇求母親給予我的原諒，當然哪！警察局的告訴，想來也不致會有吧！

此外，還有那位純情的奈緒子女士，和她的爸和媽，也是非常對不起的。我是十二分的盼望奈緒子女士，像我這樣的男子，早些的將他忘了罷。並且，是很真誠的奉勸她，趕快另選一位賢良的男子而出嫁吧，千萬不要爲了我，而遺誤了她美麗而可寶的青春呢！

不孝者 良三頓首

良三將這樣的信寫了寄給他的母親之後，他就同陽子到上海來了。

良三的母親，接到了良三的那封信，拆開一看，大吃一驚，悲哀苦痛，流淚嘆氣等，那當然是失了愛子時的母親，都是有着這種時表現的，她是將良三的信，返覆的看了再看，她的頭腦中，立即的浮現出，不久之後，良三是從那迷戀的境域中返醒過來，而回到家鄉來的。她老人家是這樣的，不穩地在她的腦中想着。這是因爲在她的兒子的信中，她是看出美麗的良三的心。是並沒有喪失。所以，良三當離開了日本，立即有那樣很強烈的母子愛情的信來呢！

但是，這樣的事，在奈緒子的雙親，是自然不能夠有快慰的事情的。所以良三的母親，就把這件事，和他們商談了，請他們將婚約的關係取消了吧！

(未完)



話劇劇本創作——獨幕劇

# 學 與 戀

匯 光

戀在青年學生們的心理是怎樣的一種情緒啊！雜色的？純一的？在惆悵着零亂的過去；憧憬着一切的未來。

時間：一個星期日的下午。  
劇中人：李勤學 男，一位十九歲的青年。身材瘦弱，為人精明強幹，喜談青年切身問題，乃自強中學的高材生。中服，衣服色彩宜淡素。

張筱梅 女，李勤學的同學。性情活潑，健談。服裝須富線條美。

王麗珠 女，李勤學的密友，二人友誼已有相當程度。性富熱情，乃潔貞女子中學學生；功課平庸。衣服雅緻，合於季節。

僕 役 男，年四十餘歲，老誠。

地點：在李勤學的書室中。  
佈景：書室相當別緻，左壁靠台口處裝一門，門向裏開，門後壁上裝一電鈴按手，門左靠壁處有寫字檯一，上置墨水

數瓶，鋼筆一二，正對台口之壁前置書桌一，上置書本甚多，以缺子夾好，桌左置小茶几一，蓋以圖案檯布，上置插花瓶一，插以應時鮮花，桌右置書架一，分層，各層均置中西書籍甚夥，排列整齊，以上數件均須靠壁安置，沙發三，一長二短，皆置腰枕，居室內中央，取半圓式排列，而向台口，長沙發位中部，二短者在左右相襯，長沙發前置一方形茶几，蓋以紅花圖案檯布，上置光潔茶具一份，衣架一，置右邊小沙發之後，掛以合於季節之中服數身。

台型：書桌上展書二三冊，李勤學持洋裝書一本，斜臥於長沙發上，作讀狀，隣近頭部之小沙發上，置當日報紙。開幕樂：樂譜不定，然須以始為柔調，漸漸轉入強烈之剛調，於極強時嘎然而止，又能在二三分鐘內演奏完畢者為合格。

開幕：於音樂止後立即緩緩揚啓。  
李（將書頁一翻，稍停再連翻數頁，作不耐煩狀）豈有此理！留下這些篇，叫學生自

已看，那懶啊？孫先生太可惡了！（動一動身，再翻二三頁，起身，將書封書桌上）認了！反正是不明白。（拿起報紙，坐在另一小沙發上，無意識地翻開着）

僕（叩門，聲宜輕）少爺！

李（抬頭問）誰？進來！

僕（推門進）少爺！外面有一位張小姐來了，她說是你同學，要不要她進來？

李（略遲）請進來吧！（將報紙放於茶几上）

（門外皮鞋聲，叩門，張小姐入，隨手關門）

李（趨前迎）原來是張小姐，你今天怎會這般閒在？沒看電影去嗎？（不待答）請坐！請坐！

張（落落大方，具有同學氣概，坐於大沙發上）范氏大代數一留就是二十多頁，那有工夫去看電影呢！

李（陪坐於近門之小沙發上）總看電影也有些膩，（轉語氣）真的，現在影片好的很少，可是那些無味的小文人，却百無聊賴地在各報紙上預先代替它們吹得很響，等到看完之後，準會使妳空空洞洞，什麼也

得不着，這種欺人的手段，真是可惡而又

可恨！

張 得了！你又大談特講起來了。那是他們吃飯的門路。你要是那種文人，也不能不那樣辦哪！

李 哈哈！不一定！（轉語氣）啊，我忘了叫聽差泡茶了。

張 不要客氣了！我不渴！

李 （起身至門後按電鈴，回到茶几旁，將報紙遞給張筱梅）這是今天的報紙，妳看看吧！

張 （接過報紙去）謝謝！（展開，翻閱。）

（僕至屋內，李以手指茶壺示意，僕持壺出，移時入，瀾茶杯二，各注茶半滿，退出）

李 筱梅，請喝茶！

張 謝謝！（一手向茶几上取茶杯，目仍注視報紙，突然將手縮回）啊，又是一件自殺新聞！

李 怎麼一回事？

張 讓我念給你聽！

李 好吧！（回坐原處，靜聽。）

張 （字句分明，緩緩地讀着）本京大成中學學生李大剛，就讀於高中二年級，與隣校明華女子中學學生×××友善，二人已至戀愛程度，誓比鴛鴦，願為比翼，但好夢不長，×××女士另戀該校高三高材生孫×，致使李大剛快快失意，終日恍惚迷離，竟蒙自殺之念，乃於日昨至××公園，在後河徘徊數週，淚如雨下，終躍入河中，經警打撈上岸施救，吐水甚多，慶得更生，但該生精神受此打擊，動作言語已均

失常態，聞將送入精神病療養院云。（讀完手拋報紙至茶几上，持杯，小飲，放杯

原處）唉！我以為為青年人在求學的時候，多是血氣未定，情感特別奮興，似乎不宜涉及戀愛；尤其是中國的社會，西化傳入

，突然地從舊禮教圈中狂奔出的一般孩子，受過千百年傳統思想的積壓，有了新的

嚮往，新的解放，滿和在怒濤般的心血中

，縱橫澎湃，若是毫無有截止的方法，真是危險得很。

李 妳的話很對，不過這種存於兩性心中洶湧而純潔的情感，坦白而正確地發出來，也有很多的好處，若一味地截止，那將來一般學子，不要都成了情感狂了嗎？

張 不是那麼講！我所說的截止方法，就是理智的應用，的確，情感和理智是永不能分開的。

李 學生們若只用理智去分析，評價自己戀愛的問題，那不就求學的正事荒廢了嗎？

張 是的，有一些人便在這分析、評價的終了，荒蕪了他們的學業；甚至毀滅了他們

本身，這是一種很厲害的病態，醫治這種病態，有一個很有效的藥方——

李 （接過話岔來說，微笑）我想這個藥方就是把求學與戀愛合而為一，相輔並進，再加上情感的正確運用，理智的清晰判斷作引子，是不是？

張 （微笑）很對！學問是理智的基礎，要想有清晰的判斷力，必須有高超的學問，話

又說回來，學問有時會使你覺得乾枯無味

，但有若有戀愛對象陡起的心頭，那便會立刻努力起來。方纔覺得乾枯的課本，

就會快樂無窮地讀下去，這不是受了戀愛的一種幫助嗎！人，都是有要強心的，尤其是在愛人面前。勤學！你一定相信我

的話，因為密斯王……（笑話）哈哈……

李 （嗔怨的口氣）妳不要以她來打趣我！還是談這個問題吧。（轉語氣）依妳說來，

戀愛是於求學有利益的了？

張 不錯，利益很大！因為學業的優良，在於精神暢快。要想精神暢快有兩方面：第一

，就是情感有所寄託；第二，就是身體有相當運動。在一個有着清潔空氣的公園中，挽了愛人散步，你能說不是一種運動嗎？（一笑）

李 那麼有許多戀人，功課越來越壞是怎麼一回事呢？

張 細說起來，因素很多。不過總括起來講，只有兩大原因：一，就是憶想；二，就是戀愛畸形。

李 張小姐真是多才善辯的人，話語又是那麼深奧，我是一點也不懂得，請妳仔細地講解一下吧！

張 你總是這麼客氣，真令人難以啓齒？

李 （緊語）不，不。請說！

張 憶想，就是不和愛人在一起的時候，總有愛人的影子在腦海中，這樣一來，自己心

魂迷蕩，什麼事便都做不下去，何況是書本呢？那更沒心看它了。

李 那麼方纔妳不是說做學問的時候，想起了

愛人，可以提起興趣嗎？

張 是，那只是戀愛對象引起心頭，戀愛對象是癡，是互相間至誠至潔的勉勵；而不是愛人的皮肉軀殼。若是書本上有愛人，紙片上有愛人，吃飯時有愛人……那非得相思病不可，功課的進步，更提不到了！

李 對，我的意思和你相同！

張 戀愛畸形又分兩類：一種就是互相間有了不滿意的事項，愈積愈深，終至決裂，精神受一番大的打擊，心中便浮起了萬事皆休的意念，學業因之不能進步；還有一類就是角數戀愛了。

李 什麼叫做角數戀愛呢？

張 角數戀愛的情形很多，就像三角，四角；以至多角，這麼一來，互相間的競爭心盛，那有工夫再去顧到求學的事呢！

李 你這樣一講，正是把我心中零碎的片段，做了一番有系統的整理。老師們常常說：「事情要慎於起始。」這真是切身的言語了。

張 是的，在求學的時代找愛人，先決的條件，就是自己必須有着優良的課業，再配上一顆善體世情的心靈，那一定要雙利兼收的了。

李 那麼有人說：「求學不忘戀愛，戀愛不忘求學。」這話不就是不對了嗎？

張 是，不對了！應當改為「求學即忘戀愛，戀愛不忘求學。」（轉語氣）勸學你說恰當嗎？

李 （表示十分滿意的樣子）恰當，着實恰當

！（稍停，轉語氣）茶冷了嗎！再換一杯吧！

張 不，不冷。（持杯呷茶一口。）

（李趨前代為沏茶，張亦持杯回原位坐，小飲。張送杯至茶几上，李亦如之；且又各注茶滿之。）

李 被梅，你看李大剛這件事的結果是因何而起呢？

張 很難說的就是是一些青年學子，在看了兩部戀愛教材以後，便對異性發生一種不可捉摸的幻想，激奮起自己的好奇心和勇氣，於是追求的現象就發生了，完全把學業荒廢，細想起來，真是得不償失。這種人情感易於發洩，所以一得到異性朋友，便極易進入戀愛的階級。可是一到了這個階級，自己沒法子掩飾的惡劣行為，也就一點一點地暴露出來了。結果，互相間必定發生些不滿意的事情，慘痛的現象，也一定就要緊隨其後而來了。我想李大剛的經歷，必是如此。

李 那麼×××女士為什麼另戀××呢？

張 這種男性狂的女子，金錢與虛榮總在她們心裏循環着。她們都是男友成羣，在遺成羣的居心叵測的男子中，挑出一個高材學生來，特別親密一下，不也很可自做嗎！

李 這真是高見啊！

張 你又客氣……

侯 （叩門聲）王小姐來了！

李 （王輕步入，手持一花紋布製成的書包。）快請她進來！

張 麗珠，好久沒見了！（起迎）

李 （趨前迎）這邊坐吧！（手指大沙發）妳來得正好，坐下一起談談吧。

王 （笑着）都坐下吧！

（李坐原位，張坐另一小沙發上；接過王之書包，王坐於大沙發上；靠近張。）

李 麗珠，妳從那裏來？

王 從大華英文學校來的。每星期日下午我去補習英文。

張 王小姐，妳現在的英文程度進步多了吧？

王 （一而翻看書包裏的東西。）

不行，和從前差不多！

張 （從一本書中無意地露出一張紙條）這是什麼？（拿出）

王 （急站起，趨前搶之）不許妳看！

（李見該紙條而發怔。）

張 （推開王）看一看也沒有關係呀，難道這能是情書嗎？

王 （不再爭的表示）讓妳看吧！

張 （展開讀）潔貞女子中學校第二月考成績表……

（李怔神立解。）

張 「繼續」國文九十八，英文九十，算學九十五……「笑」哈哈！「贊語」太好啦！英漢算沒有在九十分以下的！

李 「分外滿意，不自主地喊出」親愛的……

王 「王急以目示李表張在意。」

李 「改口氣」麗珠，妳進步得真快啊！

王 多賴你幫助。

張 「笑聲」哈哈！「戲語」你們倆不用鬧鬼

李 子 張

了，坦白地說一說吧！「轉語氣」王小姐，你能說一說你們二人相愛至今的過程嗎？「轉戲弄笑聲」哈哈！

「怨意」你別胡說，這真是沒影的事！「附言」沒有我事，那裏話！

你們不要嚇我，我早就聽出來了。「轉語氣」我方纔止同勸學談着求學與戀愛的問題。王小姐！你若陳述一下你們二人戀愛的過程，那不是把我們方纔談到的一些空洞的理論；加上一個實確的證明嗎？

李

「含笑退，至門，轉回頭」你們先談吧！

王 張

「王有羞意，面頰微紅。」

王 張

「緊張」說呀！

「片刻的沈思後，面孔突現坦白，朗朗而言」勸學是我唯一認為滿意的好友；當然，也是我最熱心的愛人。我所以愛他，就是爲了他那優良的課業與靈性上的真實體貼。

王 張

「沈吟」噢！

他那努力求學的優點，是沒有因了我們二人相愛而泯滅的。他曾利用環境，我曾體意他給我的鼓勵，一直到了今日。

王 張

「微笑」怪不得你的功課會好起來哪！

「接前言」除去假日有時一起到外邊玩一玩，找些娛樂以外，「急轉口氣」對了，在公園裏散步，在影院裏看電影的時候，我們都會藉題發揮一些課本上所學得東西的。「回原口氣」在讀書的時間，我是從沒臆想過勸學的影子。這一點，勸學會說述是和我相同呢！

王 張

好極了！那不就是一种專心的表現嗎！

被梅！我以爲戀人間的鼓勵是最有力量的。是，我敢確切地這樣說。我善於運用勸學奮勉我的言談，我不以爲他是在羞恥我，就這樣，我纔有了進步。我不相信求學

張

與戀愛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事；尤其我認爲它們有着相輔的必要。至少，我仍是一具有力的證件。

王

「張尚未答言，李急入？衣新製西服，服色仍宜淡素，以米色或淡灰色爲佳。王、張齊立起。李前進於茶几旁，均表現喜意。」

王

「活潑的口吻」是，這是上星期父親給我定的。他老人家說這件衣服是爲了我的功課而贈給我的禮物哪！

「太漂亮了！」

李 張

「微笑」別打趣。「轉疑問口氣」噯，你們方纔談什麼來着？

王 張

「急止之」你別胡說！

王 張

「含笑略停，指着王麗珠說」她揭示了一個喜劇的內幕，這喜劇是一段事實，這事實恰是做了我和你談到的那問題的一個確鑿的證據。麗珠的意思

是……

「急說」是和我們的理想一樣嗎？

正是！

李 我們三人的意思是相同啊！

張 看，勸學穿了嶄新的西裝，一番新的表現；麗珠在功課上有了進展，也算是更新的事實。這兩種「新」，灌滿到兩顆歡愉的「心」裏面，又有着正確的目標來努力，將來何患不……

王 「急止之，笑意」我不要你胡說！「走過以手欲掩張口。」

張 「大笑」哈哈！「急趨，開門出。」

王 「道」我非打你嘴不可！「出」

李 前趨隨出。

閉幕：迅速。

閉幕樂：以最強之樂調演奏，二分鐘左右之時間爲限，給予觀衆一種興奮的情緒。

一九四零，二，二零。初草

六，二六。完稿

南 京 建 康 路 黑 廊 街

綢緞棉布 呢絨服裝

△本局發行精美禮券

**老大綸綢局**

△魏贈親友最爲適宜

零躉批發 特別克己



# 象 羣 僚 閣 之 閣 內 衛 近



烈 田 河

大 藏 大 臣



二 英 井 安

內 務 兼 厚 生 大 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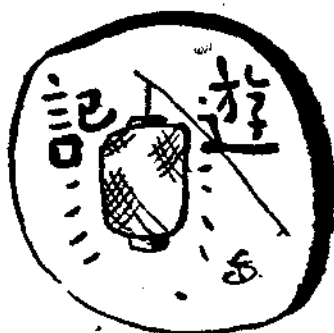
右 洋 岡 松

外 務 兼 拓 務 大 臣



麿 文 衛 近

內 閣 總 理 大 臣



## 紫 金 山

凡 人

紫金山之名勝，照耀古今，關於此類記載，業已汗牛充棟，惟舊有書籍如各種志書遊記等等，多已有名無實，甚至連篇累牘，而無絲毫形跡之可尋，即如近來在事變以前，所出指南導遊裨乘等書，微論記載未必翔實，縱然盡屬翔實，而經此次絕大事變，亦多滄桑之感，茲讀「大陸新報」佐藤大雄氏所著本文，全係本年親身遊覽所記述，與以前刊物當然不同，雖有引用古籍之處而注重現實者為多，國人年來多感看山之不易，用特選擇本篇，以餉讀者——譯者

一、紫金山之梗概（原文本有著者之感想一段從略——譯者）

紫金山為高聳南京市東方之第一峯（標高四六八·六公尺，稱北高峯，普通稱第一峯四五〇，第二峯三五〇，第三峯二五〇，以便易記）第二峯（茅木山，三五〇公尺）第三峯（二五五公尺稱天堡城或天保城）此三峯東西七公里，南北三公里，東接青龍山，北連雉亭山，西通城內覆舟山暨雞籠山，一切丘陵，盡收眼底，可以睥睨華中一帶之平原，南方又可襟帶天目山，九華山，北方山，迤東諸山，西方則遠望大別，慕皇諸山，真有威服大平原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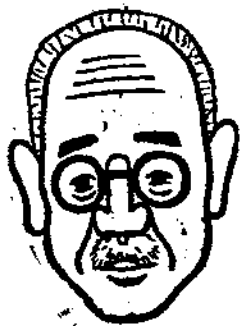
明太祖一登此山，讚為王者之地，諸葛孔明亦稱「鍾山龍蟠」認為要塞。

「北控中原，南制閩粵，西扼巴蜀，東臨吳越，負山帶江，長江流域之沃野

……」

南京如無此山，其重要之價值，自必大減。山形南緩北峻，登山之路北三，東西各一，南方有數路，中國軍隊所築之壘壕，地下室等，至今猶蜿蜒，全山大部分，多由紫色岩而成，故遠望呈紫紅之色，紫金山之名殆以此，朝靄朦朧之中，舉首東望，確現紫色，元帝渡江時，紫雲

# 近衛內閣之僚象



橋田邦彦

文部大臣



風見章

司法大臣



及川古志郎

海軍大臣



東條英機

陸軍大臣

如蓋云云殆指此。中國人亦有名之爲鍾山者，今則紫金山之名，已成固定名詞矣。但蔣山，金山，金陵山，神烈山等仍不失其爲別名也。

據吳錄。

吳大帝之祖諱鐘，故改爲鍾，後以蔣子文（後漢秣陵尉）死於此，故又名爲蔣山云，或又云古名金陵山，楚時以南京之地名金陵云，明嘉靖年間勅改名爲神烈山，當以孝陵在此之故，總之，古稱龍蟠之地，或因樹木暢茂之故，嗣經歷代任意斫伐，加以戰事不已，日見荒廢，故已童山濯濯矣。近自民國以來，知講殖林，大有恢復舊觀之勢，更因植物園之設置，陵墓之管理及陵園農林事務等之努力，山南斜面一帶彩色屋瓦頗多，有體育場，球場，游泳場與石像等爲伍，構成一種公園化之風景，明孝陵之櫻，靈谷寺之牡丹，植物園之杏，以及秋色之紅葉，亦常與跳躍谷間之野兔，追逐嶺上之麋雉，呈現特別逸趣，若夫高塔凌雲，古木參天，薔薇臨風而綻笑，紅梅迎春而飄香，餘如野生之幽草，奪天工之構造，無不足使人流連而忘返。

藏經堂下有池，以隄防之，現雖只有涓涓之水，當年必係清澄一泓，更有要人別墅，雖多傾圮，而仍偃蹇於松丘之上，所惜磚瓦大部分，業經運入城內，此間只留殘骸而已。此等別墅佔地極廣，谷間之水，頗見清澈，其水之南下者，一入前湖，一入護城河，而無一非於地下潛注於秦淮，其中有二水常年不涸，即八功德水與鍾山水是，此二水之享盛名也久矣。

又入玄武湖及揚子江之水，亦在山麓一帶，爲蚊蟲產卵區域，頗有注目之價值。即遊人稀少之紫霞洞是，此間之瀑布，入於前湖，野趣盎然，實爲第三峯谷水之總匯，入前湖處，本預定爲水生植物試驗所者，清淺之池，水聲潏潏，游魚可數，如於其附近一帶，滿植桃樹，當成天下之樂園矣。

前湖舊名燕雀湖，大半多因城牆截入城內，業經填湮，則其小鳥類之繁多，仍可想像。

## 二、紫金山之詩畫

最近以紫金山爲題之畫，有高澤圭一之紫金山水上之秋，增田知貞之紫金山遠望，辻谷勝三之玄武湖，此外有干克己之風景畫，係寫紫金山之全面，令人有

# 象羣僚閣之閣內衛近



天國之感，且以紫為色之最上品（日本亦以紫衣為最高位者所服，佛教袈裟更以紫緋二色為上）此紫字確有至高無上之意味。

關於鍾山之詩歌極多，茲摘錄一二警句以見一斑。

沈約鍾山詩。登地多奇嶺。千雲非一狀。

朱之蕃金陵圖詠中，鍾阜晴雲云。蟠龍天矯溯江流。毓秀凝祥燦未收。地擁雄風治六代。天留王氣鎮千秋。迎將東旭朝光麗。映帶明霞暮靄浮。定鼎卜年綿帝祚。龍蔥秀色繞皇都。

朱使鍾山行，有大江西來日夜流等句，許渾金陵懷古，有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戍樓空等句。王安石有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草木弄春柔等句。

## 三、紫金山頂

### （第一峯及第二峯）

如上所述，紫金山第一峯以標高四六八·六公尺為最高處。登山一望，確為極好場所，第二峯聳於其西，視第一峯約低千公尺，第一峯頂上，可見中國軍之軍事設備，稽古籍所載頂上有一人泉，據「建康志」其容量僅可一勺，又王友亮有「仄徑樹蔭有幽竇，山僧敲火試春茗」句，又有大愛敬寺，「六朝事蹟」侯景作亂，邵陵王綸赴援，營於蔣山，因山顛雪寒乃引下愛敬寺，又「肇域志」一人泉在鍾山絕頂古法雲寺側，此項記載疑誤，因頂上有法雲寺之記事，不見他書，惟有李楔會謂齊世祖所建集善寺，後改呼為法雲寺云，但此寺在鍾山之西，雞鳴山旁，齊代當另有一法雲寺。

山頂建寺，殊堪注目，由山頂之面積觀之絕不能想及山頂上可建大寺，惟朱楔謂頂上之大愛敬寺，係梁武帝所建，在南朝四百八十寺中為最大者，由是觀之，是山頂會建有絕大之寺矣，頗有再度登山一望之必要。

予（作者自稱）於昭和十五年一月一日（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一日，譯者）拂曉，因觀日出，會登此山，由西面而下會拾琉璃黃瓦一枚，頗以為奇，不知與此寺有無關係，大愛敬寺係梁朝普通元年建於鍾竹澗，宋開寶七年移於城內，改名壽甯寺，頗欲知其所在，山之中腹有「彈琴石」據宋書蕭思話傳「從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差令坐石上彈琴，並賜以酒因以名石云。

流西有黑龍潭，現深廣不及數尺，潭上有七佛菴，為蕭統講經之地，菴後有太子巖，亦名昭明讀書台，巖西名栽松峴，唐時有松五百株，宋時令刺史植松三千株，郡守亦有陸續置松之事云。

又有招隱館，楊梅巖，頭陀嶺諸勝，皆在巖西。

山陰有蔣祠遺墓，附近有泉似玉，涓涓不絕，蔣祠又名蔣廟，祀後漢蔣子文者，因其生前會云死後當在此為神，吳大帝乃以鍾山為之建廟，封為蔣侯，六朝時祈禱頗驗，齊永明年間乃封為帝，南唐復追諡為莊武帝，肇城志以為後世崇奉之關廟，今之蔣廟在太平門外三·五公里之李文忠墓側，係清初移建，非復舊觀矣。

#### 四、紫金山第三峯（天堡城西巖）

##### （一）天堡城與地堡城

紫金山第三峯即西巖，又名天堡城，為歷代戰爭之場，此山守易而攻難，逼近城郭，實握南京之命運，第二峯南麓，在城內名富貴山（古名龍尾坡又龍山）高八〇公尺，若以紫金山東西之長山脈為龍，則此當其尾，明初築太平門（自由門）此亦為歷代戰時必爭之地。六朝之末，隋軍亡陳，賀若弼即於此處築壘，齊書崔慧景傳，有於此進兵，騰生意外之事。又同治時，湘軍攻破金陵，亦在此處，太平天國亂時，先破天堡城，復築富貴山為地堡城以為第二要塞，至今天堡城之遺跡猶存。

辛亥革命時，浙軍先陷天堡城，遂破南京，其紀念碑與紀念塔已傾圮，富貴山尚有殘砲五六門，已在荆棘之中，富貴山前會原有大理寺，後移於太平門外。

##### （二）天文台

第三中峯設天文台有赤道儀，子午儀，緯星儀，圖書館，並職員宿舍，為保全此器械之完整，有華中文化資料建設事務員居住之，原屬於中央研究院之天文研究所，所長為余青松，有海軍路一條長約六里寬二丈二，傾斜百分之八乃至百分之十，並有將來延長於第一峯約十六里馬路之企劃，去城一箭之地，有巨石一，天文台人謂其頗似古埃及之天文學者多祿云，天文台庭院前面，有天文器二，其歷史尚待攷證。

甲、渾儀（明英宗正統年間西歷一四三六——一四四九）即今日之赤道儀，漢以後之天文官，全用此器以觀測天文，本來在明正統間，此器原在北京，當時南京所有者，係以木製之模型所仿造，此模型又云係宋元祐時物不知孰是。（西歷一〇八六——一〇九三）清乾隆九年（西歷一七四四）置之紫微殿前，光緒廿六年（西歷一九〇〇）拳匪之亂，為德軍取去，運回德國，置於橫丹離宮，茲民國八年（一九一九）歐戰和議成立，根據梵爾賽條約，由德國歸還中國，民國十年春，乃得重返故國云。

乙、簡儀與渾儀同為決定星之位置者，合地平經緯儀，赤道儀及日時表三者改良而成，此器為元朝郭主敬所發明，明正統間在北京仿原器而製者，清乾隆九年（西歷一七四四）置之紫微殿前，光緒廿六年，因拳匪之亂，為法軍擄去，藏之法使

館內，至光緒廿八年（西歷一九〇三）歸還中國，嗣後移於南京，以至今日。

（三）通於城內之隧道

第三條南麓，現為砂場，其附近處，有一隧道，直通城內富貴山下，此處為出口，城內外以此聯絡，知者甚少，今已不准通行，紫金山之中國守備軍由此可以逃往城內，固不難想像而知也。

日前大陸新報記者，所記該處道路南方發現金礦，即指此處。

第三條附近，依古籍所載，尚有古蹟如左：

招隱館

宋書雷次宗傳京邑西巖下有招隱館

周彥倫

南史周彥倫傳，倫隱居鍾山之西，王儉問其所食何物，答以赤米白鹽綠菜紫蓼，又文惠太子問以蔬菜中何者最美，答以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待續）

珊瑚網

（頤）

九經庫

玉海，唐貞觀中。谷那律淹貫羣書。褚遂良稱爲九經庫。九經之名蓋乎此。

懷餅鈔書

却掃編，趙峻字德進。宋城人。治易。聞龔深甫易解新出。考城一士人家得之。徒步攜餅以行，主人館之。峻晝夜寫錄。飢啖所攜之餅。數日而畢。

病不呼醫

漢書朱雲傳，雲年七十餘。病不呼醫飲藥。

防夙粥

金鑾密記，白居易在翰林，賜防風粥一甌。食之口香七日。

王琨避面

南史王琨傳，尚書僕射顏師伯，設女樂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現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迴面避之。

山中養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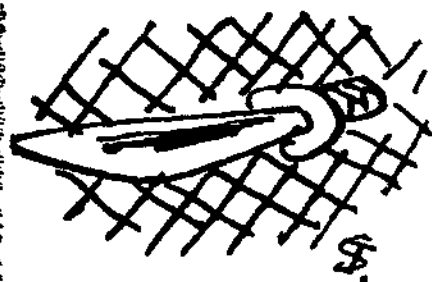
南史桂景產傳，永明中。會稽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

貌似老嫗

漢書蔡義傳，義爲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僂僂。常兩吏扶掖。乃能行。

惡人黨

漢書云敞傳，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平帝時。章與莽子宇謀。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固。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掾。自劾吳章弟子。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



# 文徵明先生年譜 (一)

段 拭 輯



文徵明小像

文徵明，長洲人，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以世本衡山人，號衡山居士，學者稱為衡山先生。父林，

以筆法授之。吳中文士秀異、祝允明、唐寅、徐禎卿、及南濠都穆、相與游從甚密。允明精八法，寅善丹青，

於吳寬為同年進士。時寬居憂於家，使往從之游，寬悉以古文法授之，且為廷譽公卿間。太僕寺少卿李應禎，博學好古，性剛介難近，少所許可，而獨重徵明。一日見徵明書稍涉玉局筆意，即大咤曰：破却工夫，何用隨人脚踵耶。吾學書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矣。因禎卿詩奔奔有建安風，穆博雅好古。皆推重徵明。徵明言於父，薦都唐於當路，都竟起家，為己未進士，唐亦中南京，戊午解元，父在任還書誠之曰：子畏之才宜發解，然其人輕浮，恐終無成，吾兒他日遠到，非所及也。巡撫俞諫欲遺之金，指所衣藍衫謂曰：敝至此邪。徵明佯不喻，曰：遭雨蔽耳。諫竟不敢言遺金事。甯王宸濠，慕其名貽書幣聘之，辭病不赴。學畫於沈周，見所作小幅，亦極加歎賞。山水遠追郭熙，近學松雪，而得意之筆，往往以工緻勝。至其氣韻神采，獨步一時。又善寫花鳥，竹果。楷書師二王，古隸師鍾太傅，詩得中晚唐格外趣。後致仕歸，四方乞詩文書畫者，接踵於道。富貴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與王府及中貴人，曰：此

法所禁也。周徽諸王，以大寶玩爲贈，不啓封而還之。外國使者過吳門，望里肅拜，以不獲見爲恨，主吳中風雅數十年，與之遊者，王寵、陸師道、陳道復、王穀祥、彭年、周天球、錢穀之屬，亦皆以詞翰名於世。（明史本傳 畫史彙傳行略 文先生傳）

明成化六年庚寅十一月初六日先生生

先生初名璧，字徵明，復以字行，更字徵仲。其先蜀人，後唐莊宗帳前指揮使輕車都尉名時成者，自成都徙處陵。傳十一世至宋宣毅郎寶，與丞相信國公天祥同所出。寶官衡州教授，子孫因家衡山，元有名俊卿者，爲鎮遠大將軍湖廣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生六子，長定開，從平僞漢，賜名添龍。以功授荊州左獲衛千戶。次定聰，爲散騎舍人。賈浙江蔡氏。定聰生惠，自杭至蘇，壻於張氏，遂爲蘇之長洲人。惠生洪，字公大，始以儒學起家，中成化乙酉科舉人。仕爲溧水縣學教諭。洪生林，字宗儒，成化壬辰進士。歷知永嘉博平縣事，進南京大僕寺寺丞，後至温州，先生父也。母祁氏，贈安人。繼母吳氏，封安人。叔父森，古僉都

御史。兄雙湖。唐寅子畏生。

七年辛卯二歲

八年壬辰三歲

九年癸巳四歲

十年甲午五歲

十一年乙未六歲

十二年丙申七歲

十三年丁酉八歲

先生生而敦確，八九歲，語猶不甚了之。或疑其不慧。温州公獨異之，曰、是兒幸晚成，無害也。

十四年戊戌九歲

十五年己亥十歲

十六年庚子十一歲

十七年辛丑十二歲

十八年壬寅十三歲

十九年癸卯十四歲

陳淳遺復生

二十年甲辰十五歲

二十一年乙巳十六歲

先生既長，就外塾，穎異挺發，日記數百言。嘗從温州公宦於滁，以文贄莊昶郎中。莊公讀而奇之，爲詩以贈。然先生得其緒於門人，往往舍下學而談上達，因絕口不名莊氏學。歸爲邑諸生，文日益進。温州公以病報，先生爲廢食，挾醫

而馳，至則歿三日矣。慟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察合數百金爲温州公賻，先生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孤不欲以生汗逝者。其郡吏謂温州公死廉，而先生爲能子。因修故却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

二十一年丙午十七歲

先生十六七歲時，喜爲詩，其友都穆元靜，實授之法。於時穆有戒心，不事哦諷，而談評不廢。先生每一篇成，輒就穆請正。

二十三年丁未十八歲

先生服除，益自奮勵，下帷讀習，至丙夜不休。於文師吳少宰寬，於書師李太僕應禎，於畫師沈周先生，咸自愧歎，以爲不如。

弘治元年戊申十九歲

二年己酉二十歲

三年庚戌二十一歲

四年辛亥二十二歲

五年壬子二十三歲

六年癸丑二十四歲

七年甲寅二十五歲

八年乙卯二十六歲

王寵履吉生。赴試金陵，渡揚子江，戲作金焦落照圖。（未完）



# 論山水畫

白水

中國的國畫，一般是指山水畫而言。這在古人亦以山水畫為正宗，花卉翎毛人物是畫的別徑，而山水者，又必是文人；故山水畫，亦可稱為「文人畫」。

我們看山水畫的歷史，王維自然是祖師，五代董源，宋的米元璋，元的倪瓚，明的董其昌，清的王石谷，其他如黃庭堅，蘇東坡，吳鎮，黃子久，文徵明，沈石田，鄭板橋，大滌子，幾乎沒有一個不是於畫之外，同時以詩文著名。

在王維以前，也許尚若干山水畫，但年代太久，或是他們的畫，還沒有形成一種具體的章法，便隨着時代消失了。而王維以詩著名，湊巧他又能畫，於是後起者，便算奉他第一人。實際上，我們從商周的銅器，漢代的壁畫，敦煌石室的發掘

，已經知道山水畫筆法的來源，是很久遠的。

翻着王維的輞川集，幾十首五言絕句，差不多每一句都是絕好的山水畫題，而在那些詩中，也看出山水畫，必然成為文人畫的趨勢。隨便舉一首來證明：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鹿柴這豈是不懂得畫意的人，能夠做得出的嗎？不過我們很奇怪：何以山水畫會特殊的發展，而成為畫派的正宗呢！

籠統一句話，自然文人們的提倡，而只細分起來，却有下述理由：

我國地域絕佳，除了北方而外，東南西各地，都是三里一山，五里一水，國中沒有大海，沒有大沙漠，沒有幾十天爬不完的山，沒有佔幾百里的森林；所以孔

夫子走到了海濱，就有「水乎水乎」之歎，趕緊退回來讚美顏回的「一簞食，一瓢飲」之樂了。但這曲流不盡的長江，迤邐起伏的太行山脈，是處處啓發人們的幽思，涵養了人們的智慧；因為沒有海的渺茫；故有「腳踏實地，實事求是」諸格言；沒有大沙漠的野曠，故征服世界的英雄，必要關外的蒙古人，才有這種氣魄。而風景佳妙的勝地，俯拾即是，一直到現在，還教我們四萬萬人享受不盡，搜尋不完。我們隨時可以聽到：四川山水甲天下，桂林風景甲天下，浙江名勝甲天下，江西也甲天下，昆明也甲天下，好地太多，無論朝野都入了山水的懷抱，見於詩，有「詩中有詩，畫中有詩」的妙境；寫於文，有永州八記，供千古人們誦讀。

加以唐明自要科取士以來，士既為人的重要出路之一，天下英雄自然都入了掌

中。而有漢儒開風氣於前，文以載道的傳統思想成立，文人除了做點傳世的文章而外，一切詩歌繪事，都認為「附技」了。這在聰明的士子們，其靈魂之所寄托，絕不是幾篇道德文章所掩飾。故出其餘緒，吟為詩歌，畫為山水，而後才得舒展懷抱。但他們是共同傾向，都是「以文傳畫」並不是「以畫傳文」。到了宋代幾個皇帝也弄起筆墨來。忽然高興，設院試考，使一般畫家，僥倖才有相當的出路，但仍有詩文等條件控制着。譬如出一個「萬綠叢中一點紅」應試者縱然畫出「一串葡萄使天空飛鳥兒，都凝視着。」但你對於這個題目，沒有深切的了解，是無從施展你的技能了。經了專制帝王的發揚，於是畫才成了文人的「附業」一直到滿清，還留這條出路——宋徽宗畫鸚鵡是有名的，我却最愛看他的山水，覺得一朝天子，能有那麼

疎淡的畫意，也是很不容易的事了。

囿於天然環境，自然落得閉關主義，而交通不便，科學不進步，一切上自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下至不能用抽水馬桶，凡事都不免變些影響。畫自然不能例外，是以畫實地寫生的東西，如動植物，都不能有長足的進展。我們舉出子昂的八駿圖，已經了不得；但從具體地說來，郎世甯的春郊試馬確比趙寬高明得多，而後者究非國產，且已處在中國快要受到科學的洗禮的時代了。再說畫人，我們要用營造尺，標準尺，可以量得出來，自頸以下的身體，約等於七個頭那樣長，一不小心，畫成大腦袋，是要受人譏誚的，畫牡丹花我們要分辨得幾子是圓的，最大不得超過六英寸，畫麻雀，如果畫得燕子般的大，那便是笑話了，並且花必有花的背景，必要透視得過去才好，你想這樣夠麻煩，多受束縛，豈是無須靠此營生文人們要願幹的

事。

還有筆墨與紙張的改進，也在有意無意間，使中國的畫法，趨向於水墨山水的途徑往，後面還要提出來。

我們明白了山水畫之所以構成，所以成爲文人畫的必然趨勢，才有理由說明，我國山水畫，是世界上畫壇的最高尚的結晶品。

作文與畫，最貴的是寫實，是逼真，是傳神，但決沒有一篇小說，和事體完全一樣，無論如何，在客觀中，要演說一些主觀的成分，這是大家公認的。畫畫亦然，純客觀的東西，無所謂高尚，通俗爲奇平坦。而在加入了自我以後，便有了優劣之分，美醜之別，才表現得出事物的精采，如果認文學，音樂繪畫，是人生所需要的的調劑，是人類較一切動物爲起見的表率，則我們就無法壓抑自我觀察的發展。中國山水便從藝術方面，採到最高表現的手段，自然地畫了二千年，而不能窮其奧妙，可見山水畫之不易易之。西洋畫重在寫實，要之寫實，並非難事，其主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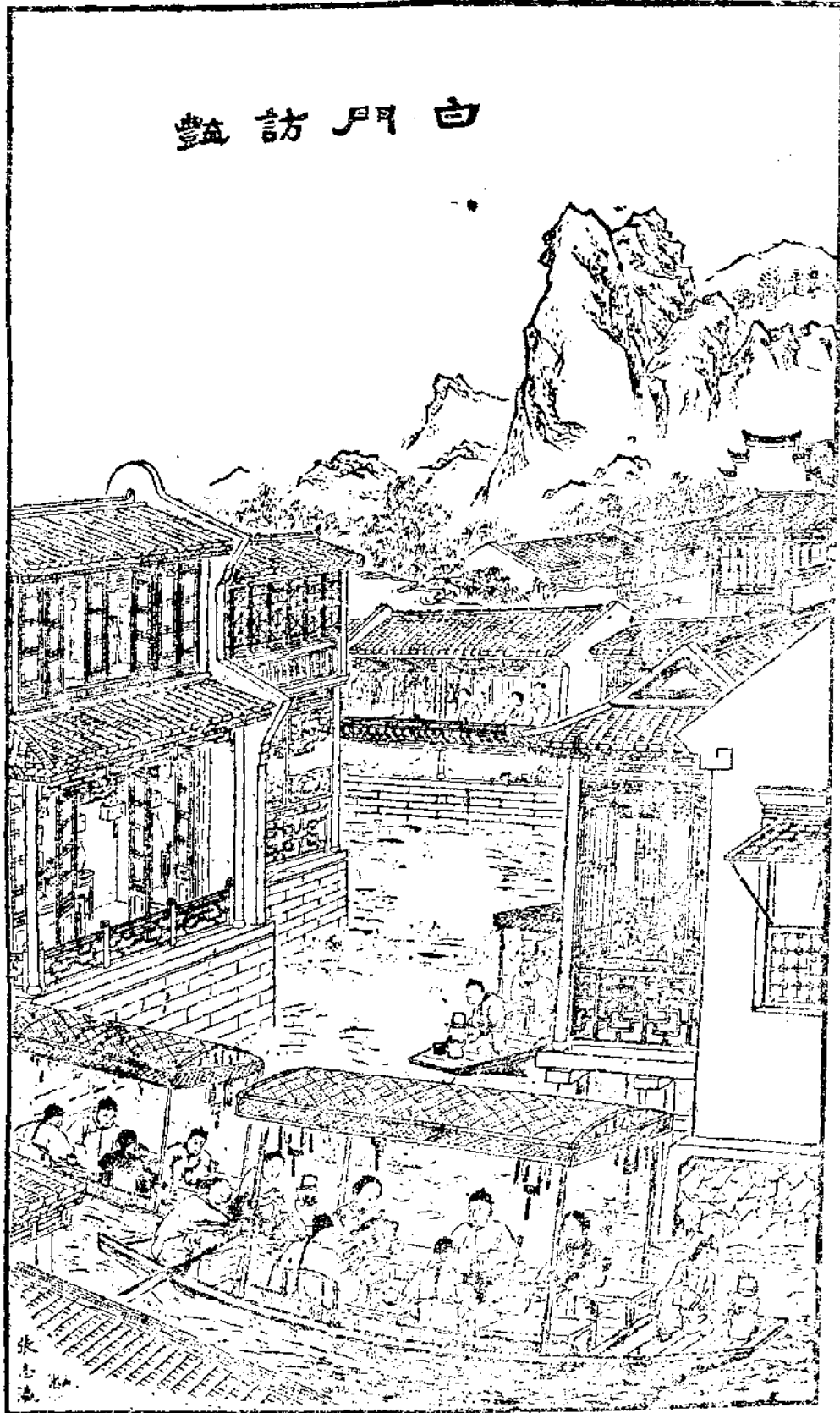
，均爲視透，色彩等所縛束。一張畫的構成，無論是山水人物，總要使全畫面的輪廓，適合於事物的本身，故西人寫實畫，是比好尺寸，縫合身的衣服，所以在實際的事物中，絕沒有存在的可能性。換言之，西洋畫是一望而知，無紙外畫意，無意到筆不到的，而中國的一張立軸，只有八九寸寬，一丈二尺長，上面畫着重山疊水，可以全幅看，亦可分段看，決非西洋畫家能稱奪中國畫家胸中的邱壑。但這確是中國畫的最高境界，故山水畫必不完全與實景相同，但在一般想象中，却能絕對有可能性的，不憑空，不呆笨，可見繪事，亦在說明國民的「中庸性」了。

山水既是文人的事業，而又是藝術最高表現的手段，故其內容又不能不提高，甚而至於與詩有密切關係。唐宋人畫，不見有題款，但我們常以詩情畫意稱之，到了元明，一般畫家不滿於上端空白處，於是增加了款識，而這款識，亦漸漸形成了格式，其好處是觀上了富於

美術的字，觸目的印章，使畫的境界更豐富些，意趣更濃厚些。

筆墨紙硯等工具，也是畫國畫的最重要的機械，並不簡單，雖是一枝羊毫筆，便有無數的用法，書拖泥帶水時，用筆腹，畫小米點細麻是用筆尖，畫亂柴斧劈，是用偏鋒畫荷葉紋，又是用中鋒，唐人和五代山水多濕筆，兩宋多潤筆，元明又多用渴筆，墨有淡，稍淡濃，稍濃，極濃焦墨之別，不只是一般黑白畫而已，並且一個山水畫家的器具，是只需要一管筆，一錠墨，一個水盂，一個磁碟便夠了，而在他們做畫的時候，提筆就幹，近於寫小品文氣味，但其流弊，亦常使我們感覺遺憾：就是在幅名畫中，我們却找得出缺點，或不適當的地方可以指摘。

總之，山水畫只採取了墨和水，亦足以證人生的超越的意味來，這是最經濟的手腕，極合於自然界的「靜」的節奏，而我們的中國山水畫，充分表現了那是在世界畫壇上，值得驕傲的罷？



白門訪艷圖

張志瀛作

# 封面解說

前封面

黎雲

王羲之晉人，字逸少，官至右軍將軍，書法冠古今，曾作蘭亭集序，為後世所推重。性愛鶴，為山陰道士寫道德經，寫畢，籠鶴以歸。本期封面取義，係表示文藝倡導，歸宗於先進之意。至鶴為和之諧聲，獨立平地，亦即表示和平實現，端賴文藝鼓吹，松柏堅貞，長生於宇宙間，以之慶祝國藝月刊，與蒼松並茂云爾。

後封面

十園藏  
馬午錄

後封面之造象，高四寸七分，寬二寸四分，厚二分，面作跌坐大象一，上作从象二，背銘文二十五字云：「熙平元年二月二日成道。因敬上造象一區伯養一心共養侍佛」，熙平者，魏明帝之年號也，伯養者，造象之人名也，字體近俚，刻畫亦淺，非當時工整之作，特以魏時舊物而存之。

近接封面  
稿二十餘件  
，佳作甚多  
，當按期絡  
續刊出，今  
後暫不收外  
稿，望諸大  
畫家督諒為  
荷。編者

## 湘冷唐女士感年喪偶詩以唁之(并序)

湯靖

唐女士湘冷。為荆川先生後裔。工書畫詩詞。素於飲。偶儻雍容。無巾幗氣。學書畫於吳觀岱先生。得其神韻。復不自足。時以詩詞途徑。問道於盲。所作沉鬱清新。讀之心曠。書畫從不輕易落墨。人得其片羽寸縑。珍同拱璧。詩詞自近年與不佞唱和。積稿較多。惜以壓線春申。奔馳衣食。不克專攻。嘗引為憾。而天厄才人。猶不止此。丁丑事變。烽烟彌漫。其夫楊君植枝。自廬山退入重慶。女士自梁溪家煨。避居海上。關山迢隔。萬里魂飛。哀怨之情。溢於翰墨。豈意今秋遽喪所天。釵分不合。鏡破難圓。命途之舛，尚忍言哉。讀女士哭夫文。深悲其遇。予既慰之以書。意有未盡。復唁之以詩。嗟我神州。自罹戰禍。生靈塗炭。顛沛流離。客死異鄉者。不知凡幾。世有如唐女士遇者乎。見其文。誦吾詩。當同聲一哭也。

關山迢遞客愁新。戎馬飄零付劫塵。孤燕多情還念舊。落花無語送殘春。雲中巫峽惟餘恨。夢裏長安恐未真。自古文章憎命達。忌才今到掃眉人。厄才天意太崎嶇。腸斷驚傳寡鵠吟。萬里招魂雲黯澹。千秋照恨月浮沉。空餘德曜青山志。不改姮娥碧海心。欲照悲懷無一語，惟憑翰墨寫清襟。



梅部長的題詞，手書汪甯留別舊作一首，可謂別開生面。

個頗短的介绍，很扼要。

今文選，五篇之多，皆非泛泛之作。

祖光君的「蘇城發現宋代石刻考」，源源本本，很有條理。

本期將所有前人的遺稿，都併作一欄。

采風新錄中，除梁院長

，都分別插入各文中，引起讀者興味。又補白也遷入新穎的地位，版式不落窠臼。

等的詩，為世所共賞外，他如蒼虬龍雙二詩老的近作，見到的人很少。其餘佳篇，強半出於首都名流之手。

希哲君的「詩人與藝術家」，把最著名的作家作一

處，寫得絲毫不遺。諸名士和劉雪蕉夫人諸作，皆出於精心結構。

家」，把最著名的作家作一

處，寫得絲毫不遺。諸名士和劉雪蕉夫人諸作，皆出於精心結構。

## 徵薛廬遺物

如有收藏薛慰農(時雨)桑根老人詩刪，詞刪，筆札與墨蹟，及薛廬用品，如茶壺茶杯文房雜物，肯讓與人者，請逕送本京鼓樓二條巷二十二號之一茶丈人面議，價必不賤也。

中秋之什，自汪主席以下，皆有點景佳篇。

太熟悉了，但你所知道的，沒有這篇的詳細。

耐充君記金陵女狀元，是本地風光，也是紅羊史蹟的一片段。

段拭君對於藝術的貢獻很多，本期的「文徵明年譜」，一般蓋迷，一定喜歡讀的。

散文二篇，重綠君我的故鄉，筆調有情致。

白水君論山水畫，具有見地。

禮君的「雨」，從東京寄來，是新進的有希望作家。

各種銅圖鈔版，都是值得閱者欣賞的。

說部中創作譯著二門，一半是繙稿，一半是新撰。

對於校對方面，雖然注意，仍時有錯誤發現，很抱歉的。

獨幕白話劇，「學與戀」，是青年人一個南針，內容精采。

本刊上期第十二面何嘉君遺羅門引下半闕。「念耿耿母恩長」，誤排「念母耿耿恩長」，合亟勘正。

凡人君所譯的「紫金山」，發現許多新的記載。我們對於紫金山，天天見面，

### 眉苑雜誌

眉內

#### ▲羅癭公題董小苑像

冒巢民有自寫董小苑病中小影，金拱北會摹繪之，羅癭公題詩云：「兵掠揚州事有無。清涼讚佛意模糊。巢民老去傷情甚。自寫秋闈病態圓。」「影梅憶語最酸辛。寫入丹青更愴神。病不分明何藥誤。空房愁對月痕新。」

#### ▲金錢孫題李易安像

楊蔭北藏李易安像，元題茶蘼春去，宋歐陽小更本，至正王繹臨，嘉慶金禮鳳再臨，此復從金本摹出。有錢魯斯題字。嘉與金兆蕃錢孫題詩云：「鎔金合璧喻風姿。正是芝英入夢時。未到綠肥紅瘦日。綠何春怨托茶蘼。」「誰將舞劍擬公孫。絕去尋常斧鑿痕。龍柳嬌花無限意。全憑詞筆駐心魂。」「環佩歸來何處山。平生借隱願終慳。故書金石新詞玉。畢竟同留天地間。」

#### ▲湯蘆仙題馬湘蘭畫竹

山水饒客湯蘆仙，著有書畫筆談。其題馬湘蘭畫竹云：「天池之竹在胸，板橋之竹在手。在胸則竹之精神意氣，咳吐而成。在手則竹之形勢性情，指揮如意。而湘蘭之竹在氣，以絕色佳人，寫此君瀟灑之神，蓋覺蘭韻與竹韻俱化，秀骨珊珊，氣清意遠。少陵天寒翠袖二語，竹耶人耶，此畫彷彿遇之。」

## 中國文藝協會組織一覽

名譽會長 孔憲鏗

### 理事會

常務理事 尤半狂 陳寥士 孫夢花 朱重綠

理事 吳經伯

鍾任壽 郭崇階 陳一峯 陳彥通

王西神 馮乃駿 蔡哲夫 徐公美

甯振銳 朱明

### 編輯委員會

委員長 陳寥士

編輯委員 (本會理事均為當然委員)

(餘以姓氏筆劃為次序)

于潔夫 白堅甫 何海鳴 何韻齋 吳新民

李彌厂 李東佛 汪運之 周海澄 明 淦

姜可生 段無染 胡介人 夏自怡 高鳳介

馬 午 張次溪 張嗜蓮 張魯山 曹見微

曹惺悵 曹緯真 陳歛湖 陳達哉 陳伯治

陳巨來 陳耐充 彭威木 程白葭 程克祥

程 翔 馮叔鸞 黃劫之 楊鴻烈 溥叔明

談月色 劉希平 潘叔璣 龍榆生 關雲山

### 刊編輯

鍾任壽 朱重綠 曹惺悵

# 國藝月刊 第二卷 第四期

## 要目預告

題詞

樊仲雲 陳之碩 馬孟莊

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略

汪會武

祭和運殉國同志文

黃端履

霜根遺札跋

崔龍

倉音

馬林

文學與社會

翟君聖

游天台記

姜可生

蜀遊集

陳衍遺著

懷舊篇

趣園

庚辰重九冷山登高專輯

陳寥士等

黃大癡事蹟考

段拭

記畫人圭一

馬午

小山詞的風格與藝術

雨櫻子

野人語

王程會

靈魂的毀滅

可人

石經斷片

白堅

單雲閣詩思圖

無染

題十園秋思圖

劉雪蕉

會國藩攻太平天國圖(三幅)

萬年少先生墨蹟

清代同登錄

(其他細目 不及備載)

### 廣告價目

附註	普通	專封面及目錄前	底封面		地位	
			一	二	墨色	全面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價目面議廣告如用各式鉛字，均可指定，如另用銅版木刻等，須由刊登人自備。	一套	一套	二〇〇元	二五〇元	半面	四分之一面
	一〇〇元	一六〇元	一二〇元	一五〇元		
	六〇元	九〇元	九〇元	九〇元		
	四〇元	五〇元				

### 國藝月刊

第二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廿五日發行

每月廿五日出版

定價國幣二角五分

編輯者 中國文藝協會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國文藝協會  
 總經銷處 上海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分銷處 南通書局南京分局  
 印刷者 中文仿宋印書館

代表電話：上海四二二二六號  
 南京朱雀路八十號  
 電話：二二二八八號  
 全國各地三通書局分局  
 及各地特約代理處  
 南京珠江路一五六號

### 定價

每月一册	廿五日出版	每卷六册全年十二册
訂購辦法一册數	價格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零售	二角五分	三分
預定每卷一六	一元四角	一角
預定全年一十二	二元七角	六角二分
本刊每年一二次特別增刊預定讀者另有優待	在內	一元八角
	在內	三元五角



准核會委執中

# 文化復興的先鋒

## 標準國旗

特許專賣

### 三大特點

1. 標準尺寸！
2. 質地堅固！
3. 顏色鮮明！

國旗！為各社團禮堂，會場，游行之必備……  
 備有紙質新萬國旗，黨國旗，憑客選擇。廣告科謹白

凡我新政府各院部會，各省政府，廳局，  
 各市縣黨部，各機關學校，各民衆團體，  
 銀行，公司，商店，每逢慶祝典禮，及  
 政府規定紀念日，屆時應一律懸掛慶祝，  
 以示全國民衆共伸慶祝，大小各種國旗，  
 旗，（附和平反共建國小旗）備貨充足，  
 各界人士，歡迎賜顧。

復興製銷黨國旗公司出品：本局獨家總經理：

## 國定教科書

國民政府教育部國定教科書業已出版發售

國語第一冊	定價一角二分
國語第二冊	定價一角二分
國語第三冊	定價一角二分
國語第四冊	定價一角二分
國語第五冊	定價一角二分
國語第六冊	定價一角二分
國語第七冊	定價一角二分
國語第八冊	定價一角二分
常識第一冊	定價九分

國語第一冊	定價一角二分
國語第二冊	定價一角二分
常識第一冊	定價九分
常識第二冊	定價九分
常識第三冊	定價九分
常識第四冊	定價九分
常識第五冊	定價九分
常識第六冊	定價九分
常識第七冊	定價九分
常識第八冊	定價九分
國語第一冊	定價一角二分
國語第二冊	定價一角二分

國語第三冊	定價一角二分
國語第四冊	定價一角二分
國語第五冊	定價一角二分
國語第六冊	定價一角二分
國語第七冊	定價一角二分
國語第八冊	定價一角二分
歷史第一冊	定價一角
歷史第二冊	定價一角
歷史第三冊	定價一角
歷史第四冊	定價一角
地理第一冊	定價一角二分
地理第二冊	定價一角二分
地理第三冊	定價一角二分
地理第四冊	定價一角二分

地址：重慶市都郵街朱家巷八十八號  
 電話：二二一八號

# 三通書局南京分局總發行所

北京市唯一的文化機關，搜羅最完備的書局！  
 學校課本，圖書雜誌，機關用品的總匯！  
 教育界的圖書館，智識階級的寶庫！  
 本京人士，渴望已久，嶄新的書店出現！

魏造象



# 國藝



第  
三  
期

第  
二  
卷

號 月 九

行 發 會 協 藝 文 國 中

中國美術協會

